

陝西鄉賢事略

114
K820.83
6

目次

唐孫思邈事畧 附韓康 六一—六四
 唐李淳風事畧 附馬鈞（見補遺） 六五—六六
 宋寇準事畧 六七—七二
 宋張載事畧 七二—七六
 宋呂大防事畧 附呂柟 七六—八一
 宋韓世忠事畧 附梁婦人 八二—九一
 元郭侃事畧 附寶玉 德海 九二—九九
 明王恕事畧 九五—九九
 明馮從吾事畧 一〇〇—一〇三
 明王徵事畧 附楊嗣 一〇〇—一〇四
 清李顥事畧 附李柏 李因篤 一〇四—一〇八
 清王鼎事畧 一〇九—一一〇
 清閻敬銘事畧 一一四—一一八
 清劉光黃事畧 一一八—一二二
 民國井勿幕事畧 一二三—一二五
 民國胡景翼事畧 一二五—一二六
 民國郭希仁事畧 一二六—一二七
 民國朱先照事畧 一二七—一二八
 補遺 一二七



六一—六四
 六五—六六
 六七—七二
 七二—七六
 七六—八一
 八二—九一
 九二—九九
 九五—九九
 一〇〇—一〇三
 一〇〇—一〇四
 一〇四—一〇八
 一〇九—一一〇
 一一四—一一八
 一一八—一二二
 一二三—一二五
 一二五—一二六
 一二六—一二七
 一二七—一二八
 一二七

陝西鄉賢事略目次

陝西鄉賢論略

陝西鄉賢事略

秦王翦事畧

漢張騫事畧 附班超

漢蘇武事畧

漢司馬遷事畧

漢馮援事畧

漢楊震事畧

漢班昭事畧 附孟光 韋宣文 蘇董

晉杜預事畧 附賈逵 徐遵明

西魏蘇綽事畧

隋牛弘事畧

唐李靖事畧

唐顏師古事畧

唐杜如晦事畧

唐郭子儀事畧

唐顏真卿事畧

唐杜佑事畧

頁 數

一一一〇

一一一三

一一二二

一一一九

一一二四

一一二六

一一三〇

一一三二

一一三四

一一三七

一一三九

一一四一

一一四四

一一四六

一一四七

一一五四

一一五六

一一六〇

目次

陝西鄉賢論略

秦王翦

按清一統志，列王翦於西安府人物之首，蓋

以其夷八國，稱宿將，爲始皇所師。然史記本傳有翦征百越

之君一語，則其開闢疆土之功，及於今之海濱矣。班書趙充國等傳贊，謂山西出將，首舉王翦，則其武勇又實爲雍部先，尤足增國防之重。至其以言不用，卽謝病歸老，屢請美田宅，以釋始皇之疑，去就之間，經權互用，初不以始皇之強暴而稍有所徇，國家思想之深，益彰較明著矣。御批通鑑謂兵在精不在多，固屬正論，然當戰國時，爭地攻城，不恤人命，以平新安之坑降卒，率數十萬，翦之索六十萬兵以去，就爭之而後可，當時亦實有其事。御批斥爲浮誇之辭，是蓋未悉事實之論也。周興嗣文，有起驪顏叔用兵最精之語。而唐人詩亦云，肯令王翦老頻陽。則翦之姓名流傳於社會間者，三千年如一日矣。他如吳氏卓信所云，余嘗過頻水，出頻山，微甚，出山二里卽潤，山前有通川，名端川，王翦求美田卽其地，事關徵求古跡，於所謂鄉賢者闕無，固瑣瑣不足道也。

漢張騫

按西漢書在歷史上，實爲崇尙交通第一家，史記大宛傳，指明三事，一曰，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

二曰，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三曰，於是益益州越僑特輒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又宛傳之首卽曰，欲通使道。又曰，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其末也，卒通烏孫，而達其通大夏之言。至其冒險，則出隴西後爲匈奴所得，亡月氏，而走至宛，又從月氏至大夏，又從光中歸，復獲匈奴，旋亡歸漢，去年十三歲，僅二人得還，且明言曰，今使大夏從光中險。其爲探險家亦昭著無疑矣。若夫騫涉西域數十國，而爲武帝言之最詳者，則以大宛烏孫居居蔡安息大夏于宣諸國。此四邦者分明爲今中亞細亞之地，注重西北，厥志尤遠，足爲今日發展西北之導師，事亦奇矣。王而農先生通鑑論，斥騫恃其才力，強通西域，謂玉門以西，水西流，而不合於中國。然又謂大宛開窮荒之域，

而假手於時君及智力之士，以啓其漸。則又未嘗不有羨於竊也。資治通鑑載竊事最悉，綱目亦絕無貶辭。後人有詩曰：張蒼槎上戴論梳。趙宏松廿二史札記，感稱其出使不撓之節，有遼蘇屬國之艱險。是其民族之思想，亦超越于羈矣。（宛傳地理今釋，見黎劄古文辭類纂。）

漢蘇武

按蘇武本傳，表彰已至，不待博徵旁證。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班氏之贊，厥有明徵。綱目發明曰：武帝天漢元年，遣蘇武使匈奴，至是凡十九年矣。書還自匈奴，則其全節可知。然無優美之辭何哉，蓋亦臣子當為之事故爾。此又綱目之深意也。對於國家思想可謂入細矣。然尊重民意，保持人格之謂何，綱目之論殆失之苛刻焉。

漢司馬遷

按司馬遷，非獨為漢代名臣，亦宇宙間不世出之人傑。當最少年時，為遊歷之學，足跡遍天下，見西京雜記，及史記河渠書贊。中年時，建議行太初歷，為星歷之學，持論堅定，開數千年行夏時之政治。晚年時，修太史公之書，為今文家之學。本春秋法以序事，不虛美，不隱惡，且以中書令兼太史職。天下遺聞軼事，罔弗蒐羅，卒成一代之良史。其沒以昭帝之初，而太史公官亦實武帝置，以尊子長，他說皆非，見漢書律曆志，昭明文選，玉海，兩漢刊誤補遺等書。其撰史始末，廿二史札記考之甚詳，然亦未盡協也。他若水利學，財政學，兵學，醫學，靡不研求實際，加以表彰，集科學之大成。極提倡平文化，而經史學尤獨造精純，論世知人，誠當首屈一指者矣。

漢馬援

按馬援在東漢，邊功甚著。不獨平西羌之功，見於西羌傳。平交趾之功，見於水經注。即其阻止葉金城破羌以西之議，慮患極深，其注國防有非常時諸臣所及者。至於開畜牧於北地，求屯田於上林，導水田於狄道，奏錄錢於隴西，皆於財政有遠大之經畫。說東都時講求經濟之第一人也。後漢書集解，載王補之論，於事實頗悉，深歎光武待伏波之不終。而御批通鑑，謂其於鞠躬盡瘁之義，實為無愧。援亦百代上之完人哉。援之行事散見於東觀漢紀，及後漢紀，水經注，崔豹古今注，顧祖禹方輿紀要，粵湖皖隴地志者尚多，茲不贅述。

漢楊震

按楊震清廉伉直，卓絕東京。其上安帝諛說，於論理政治之學，精研博辯，洞徹淵微，推厥本原，實由問經博覽，無不窮究。惠棟後漢書補注，引楊太尉碑云，公明尚書歐陽，河洛緯度，窮神知變，與聖同符，此可知其經學之精熟也。庾詩紀事，卓融詩自注，阿對是楊伯起家僮，嘗引泉滯蔬，至今阿對泉尚在。而續漢志亦云，假地種柿，以給供養，諸生常有助種蔬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此可知其農學之通明也。所疏上多引毛詩小序，漢人文字，宋鄭樵謂無以小序立言者，而震獨歷歷陳之，此可知其古學之深造也。至於教授二十餘年，孤貧獨與性居，蒞茲養贖，中道竟以身殉。通鑑輯覽，謂胡寅以震自取殺身，在於不能決去，其說非是。明哲保身，在小臣不預國政者，或以辭口，震即欲去，亦當在未為太尉時。否則國之三公，猶不知塞遷匪躬之義，可乎。故謂震有不能弭變之孝則可，謂震不能有引身之志則不可，此公論也。然而清畏人知，策後身後，震之孤忠，千載慄慄，可謂特立獨行者矣。

漢班昭

按班昭之與，出於班婕妤。班氏之家庭學，徵諸前漢書之序傳，已可瞭然在目矣。至孟光之敬，韋宣文之禮，蘇董之慈，其淵源皆自婕妤發素自傷等賦來。雍如女今殆有一脈相傳之緒焉。此西州家庭之所以勝於他部者也。

晉杜預

按杜預武功，以平吳為最，然其推闡古文經學，實有絕大本領。釋例一書，四庫提要極為推重。晉元帝修學校，首立春秋左傳，杜氏博士一人，自此春秋與遂獨存左傳，而公穀皆衰微矣。夷考史傳，預所肆言，皆深明政治之微，雖間有和經義以附和時事之嫌，然其通貫古今，組織完密，實不愧稱左癖。所謂北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古人所云，不我欺矣。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智名勇切，孰如杜翁。以言政治專家，預亦晉代之伊呂矣。東漢提倡古文學，實惟賈京伯，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詩，四經，遂行於世。遠有大力。范史云，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此薛宗特別提重之語。徐遵明在北朝為大儒，史有明文。趙翼二十二史札記，有北朝

經學一節，極端推重，有曰：元魏詩經學以徐遵明爲大宗，皮鹿門經學歷史，以公羊解詁疏之徐彥，謂卽北史之徐廣明，以其文氣似六朝人，不似唐人。爲雖在疑似之間，特其爲一代大師，正無疑義。又按四庫總目提要云：左傳爲春秋之根本，杜解爲左傳之門徑，而釋例又爲集解之門徑，由此以求筆削之旨，亦可謂攷古之津梁，窮經之淵藪。故曰：杜注與孔疏皆有功於春秋。文獻通考載：預上疏決境隄防，以紓水患，其講水利也，又別有辦法，自非精研政治者曷能識此。

六朝蘇綽

按蘇綽以六條詔書，贊成周太祖之治。本傳稱其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其爲政治專家，厥有定論。顧其終取名實，籌畫度支，減官員，置二長，并設屯田以資軍國，蓋經濟學實亦探求有素，故能坐言起行。其在周朝，始終不離度支之職，綽能盡職，而太祖能始終信任，真千古美談也。王夫之通鑑論，謂綽之制治法，非道也，而近于道，言政而及於教，綽實開之先。文章之體，裁以六經之文，綽亦實開之先，有識之言，足資警省，非異論也。王氏因學紀聞，論周禮曰：人君知此經者，唐太宗而已。劉歆始用之，蘇綽再用之，王安石用之，經之盡之也。何義門糾正之云：唐之立法皆本蘇綽，不得目爲經之盡。又係後周書本紀，大統中，命蘇綽虛辯，依周制，置六卿官，魏恭帝乃命行之，是實行周官制者，惟綽而已。詔安不多託空言，以之提倡文化，綽固亦有開先之功，豈國師公，暨介甫平章，所能企及哉。

隋牛弘

按牛弘好學博聞，深於禮經，故其建議，主立明堂，主定雅樂，主除恭練之制，其意蓋欲以禮學修天下之政治。以較後儒若秦文恭曾文正，皆謂禮爲國本，物取足振，國恥足興，觀於聖哲畫像記之言，知牛弘之學，卽曾文正之學，牛弘之志，亦卽曾文正之志也。若夫秦文恭之論郊祀宗廟樂律歷算，更與奇章公先後同符。實足以窺見天人之間，總駁中外之故，爲可以其事短祚之朝而少之哉。五厄論書，亦尊先德，政治之家，斷推巨擘。其間劉焯以周禮

士多府吏少而事治，後世令吏多而不濟，蓋將取法西周，易吏以士，俾一變而成民族思想之天下。惜乎炫之對弘僅以文之煩簡爲言，得其一於宋，而失其一於本。王而農以故識之歟，隋唐數百年之文化，要自奇章開之，厥功偉矣。

唐李靖

按李靖乃李勣兩人，武功俱超軼一代，舊唐書稱其白首平戎，賢哉英衛。古來英主，任用大臣，多注重於儒術黃髮，今之東鄰，政樞之地，率擢置七八十歲者，卽專閫之師，毫髮尤彰，閱歷深而韜略益遠，故往往奏奇開之功效，太宗謂兩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羣寇，惟東有高麗未服，乃靖不從行，而太宗遂有安市城之挫。靖之勸相國家，其思想誠有加人一等者矣。三原縣志，謂靖所著書三十餘種，然多不見。今武經七書，有間對三卷，可知其兵學之大概。唐語林載紅拂奔靖一事，語多附會，毫不足信。然就所識扶與所交契而言，男女才杰，奔倭其門者，正不可以方域計。草澤英雄，收錄汲汲，靖之明識收略，寧獨在國家一方面哉，嗚呼，異已。

唐顏師古

按顏師古在唐爲一代著述大家，所注前漢書，四庫總目提要稱其條理精密，實爲獨到，疏通證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所著匡謬正俗，四庫提要稱其考據極爲精密，又謂古人考辨小學之書，今皆失傳，自顏之推訓音證篇外，實莫古於是書。其邱區禹宇之論，韓愈諱辨引之，知唐人已經重之矣。且復受命於秘書省考定五經，援據詳明，皆出意表，是於倫理文化，皆有絕代提倡，絕大開發。尤可異者，後王每以漢書爲教太子之編，自晉時卽命劉寶侍皇太子講漢書，而太宗以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漢書，解釋詳明，承乾上之。又章懷太子，亦注後漢書，乃悟歷代以來，漢書爲教近皇嗣之專冊，古人爲子淵源，卽教習一端，已博瞻若此，他可知矣。有民族思想者，可勿念諸，又按王先謙漢書補注曰，自顏監注行，而班書義顯，卓然號爲功臣。又曰，顏豈於雜家傳記，採取幕嚴，是師古之道德高尚，禮法通明，於斯益見。推爲倫理學家，當之易愧。

唐杜如晦

唐鄧子儀

按杜鄧二人事蹟，見於通鑑暨本傳者，蓋已備載燦爛，無俟博陳。杜公之以裁斷稱，汾陽王之以威懷

唐顏真卿

著，魯公之以節義終，炳烜千秋，國家民族，兩俱增重。至其遺聞軼事，見於唐代叢書，如唐詩林，及

唐杜佑

按杜佑爲李唐名相，通鑑唐書事蹟，詳。然其絕大事業，實以所著之通典一書，爲千古講求政治學者之主臬，重規疊矩，昭示方來，鄭志馬考，孰從此編脫輿而出，詳博或過之，而精覈竟無有能及之者。書中禮類一門，輯至四百卷之多，廣載古制古議，是乃特具眼光，與漢之馬遷，晉之繁縟，隋之牛弘，暨清之秦蕙田，曾國藩，所主張有如出一轍者，深識卓見，豈疑爲暖姀姝者，所可同日語哉。禮學昌明，中外合一，所謂政治文化，一以貫之矣。張文襄謂，學者當讀通典，以多存古書古制，於經學甚有益。四庫提要謂其詳而不繁，簡而有要，原原本本，皆爲有用之寶，即其書以核其人，允窵政治之木原。議所建設，主於省用，謂省用則省官，蓋亦擅經濟之學者也。然其提倡文化之功，則超越于禮矣。

唐孫思邈

按孫思邈，歷隋唐兩代皆不仕，固富有民族之思想者也。學通百家善談莊老，不獨以醫學名。然四庫提要列其所著千金要方於醫家內，且考其生卒，定爲自開皇辛丑至唐高宗永淳元年，實一百二歲。太平廣記及葉夢得避秦錄等書，多載其事蹟，亦亦有可信有不可信者，要亦千古之異人矣。又提要載有銀海精微一書，亦題思邈名，目爲銀海見於道書，其法補瀉兼施，寒溫互用，無偏主一格之弊。眼科近尤稱專門之學，濟世濟人，民生攸繫。提要云此書療目之方，較爲可取。學者或其留意焉爾。

唐李淳風

按李淳風在唐時久任太史令，有如司馬遷之在漢朝，顧遷學宏博，淳風學精密。治歷明時，太易所許。

遷尊史學，其爲儒林傳，表彰漢代今文之學家，實獨具隻眼。淳風則不免談休咎，辨陰陽，所著乙巳占，見稱於四庫提要，所製渾天儀，見述於通鑑輯覽，而唐書藝文志亦載其，所注周髀算經二卷，西人間有辨論及之者。欽若吳天，敬授民時，今文家此文，作民時，不作人時，今文家之爲民學於此可見。淳風之念念在於民族，有非宋元以後歷學專家所能跋及者。王氏五海云，近代精敏者，皆以淳風之法，千古無差，所載淳風定歷事恭詳，固有足資參考者。

宋寇準

按寇準爲北宋名相，生平大事，自以澶淵一役，爲北宋存亡關鍵。事蹟載於李燾一通鑑長編者，較宋史爲詳。而後可以登王攘夷，必如此而後可以應付古之天下，亦可以應付今之天下。大雅云，訐謏定命，遠猷辰告，謝安石深識此旨，舉以爲言，無須臾之去於心者，無俄頃之眩於目，其密也，所以暇也，其暇也，所以奮起而無所備也。而農先生之論萊公，而不獨論萊公，洵所謂誨人不倦者矣。

宋張載

按張載爲北宋關中大儒，實開洛閩之學派，近刻有張子全書足資考證。四部叢刊目列有張子語錄三卷，後錄二卷，爲宋刊本，四庫全書未曾收入。如取而觀之，或於前言往行尙有可以爲訂墜搜遺之助者，河海不擇細流，泰山不讓土壤，正此意也。

宋呂大防

按呂大防清風大節，本傳具詳。通鑑長編中於其言論行事，敘述尤悉。所謂政治之學，實出元祐諸賢之上。至其禮學見於呂氏鄉約，近人有推闡鄉約之義，著論凡數千百言，博學而詳說之，尤足開人智慧，如能取閱而酌擇之，於呂氏禮學可以熟思而得其故，可以知古而通乎今矣。

宋韓世忠

按韓世忠號南三上將之一，爲今陝西膚施縣人。苗劉之變，世忠首發平江，遂弭大亂，黃天蕩之役，世忠復大敗兀朮，而南渡之局乃定。跡其始終抵禦金人，不少撓屈，可謂能伸民族之志氣者矣。考李氏十朝綱要，載

其紹興四年，破金人於大儀鎮口場，及承州北門，凡三十戰，皆克。綱目發明，於江中之勝，謂世忠以八千人破兀朮十萬之衆，世忠自是不敢復渡長江，世忠之功豈不偉哉。綱目廣義，謂世忠此役雖先勝後挫，不能成功於一時，而自是之後，兀朮卒不敢窺江，延南宋一百五十年之祚，鞏固國防，保守疆土，世忠同南渡諸將中第一人也。梁夫人於苗劉之亂，馳會世忠，於黃天蕩之役，撥紿助戰，屢受大國夫人之封，其事具於建炎繫年要錄中，較宋史爲備。別史又載其江中之戰，皆上疏勸世忠失機，誠中與女界中之英杰。羅大經鶴林玉露，述其爲京口娼，未足深信。蓋其習鞍馬，嫻鼓鼙，非南方柔弱所能，慮亦西州婦女，勇於赴敵，如朱子所云者哉。

元郭侃 按郭侃在元，以將家子征西域，其兵鋒所及，徧於今之布哈爾克什來爾亞喇伯，並直抵兀林，卽今俄羅斯，可稱不世之偉烈。且其人爲今華邑人，功名軼其父若祖而上，孰謂古鄉一偶之地，而七百年前已有此英傑之才，楊旌萬里之外哉，此最動吾民族之感想者也。何秋濤朔方備乘，列之於歷代北徼用兵將帥傳中，而論之曰，博聞得人，戰無前敵，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山川域鑿之形勢，攻取屯戍之事蹟，具在方策，於以爲開地之資，於以增國防之重，汾陽遺教，不亦遠哉。

明王恕 按王恕爲有明中葉剛正清嚴之巨，事蹟詳本傳。四庫提要載有王端毅文集九卷，稱其平實淺顯，無所雕飾，如其爲人。其玩易意見二卷，亦著錄於經部，爲說頗出新意。講求政治寓於學說之中，崇儉黜奢，始終貫徹，就明史全編中論之，實爲闡輔第一流人物。夏聲明通鑑，於恕致仕條下，載王世貞云，劉文泰之舉，出自邱公，然三原止合略陳其事，力求歸休，不當疏請廷朝，又以老學陰謀，肆加詆斥，蓋公北人伉直少文之故，然三原立朝耿耿，大節昭彰。區區小節何損日月之明，世貞之言，亦似不無偏袒瓊山，野史之談，存而不論可也。

明呂柟 按呂柟著述極多，爲明代樞林之冠，明史本傳敘述較略。所著有四子抄釋，刪繁舉要，獨得心源，四庫提要

稱其爲學在格物以窮理，先知而後行，踐履最爲篤實。嘗斥王守仁言良知之非，以爲聖人教人未嘗規三方，今不論資稟，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觀於所言，可謂不失河津之淵源矣。蓋所學本乎程朱，得誠實理家之正派。近人所引情陰軒蓋書，舉四子鈔釋一併刻之，關中文化渾野，子質啓之，飲水知源，固當百世以祀矣。

明馮從吾

按馮從武在明代提倡講學，始終不怠，可謂一大教育家。四庫提要，於其少墟集，謂從吾初爲御史，拒絕閹人，劾罷胡汝寧，禁大許苞苴，又上疏諫神宗不親政事，幾遭厄禍，後廷議二案，亦持正不阿，卓然不愧爲名臣。惟其爭論京師講學兩疏，說頗固執云云。似提要亦屬有激之言，不爲篤論。大約有言，君子以講習居業，此君子非專指在野者，古有明訓倫理文化之提倡，正賴空高一呼，始足收風虎雲龍之感應，若云居田里始可講學，居朝市卽不可講學，則古來稷下淹中，及張留侯學禮淮陽，桓次公論經闕右，何一非都會之地。紀文遠所云，或避時忌而發此議歟。近日有重邱馮恭定全書，足稱該括，而正學樓叢書刻，載東林黨人榜，及東林點將錄，從吾旨高列前名，益可識當時聲實之卓著矣。

清李顥

按李顥及李柏李因篤，皆不仕溷漚，風節高尚，謂有民族思想，洵屬不誣。而立說著書，本身作則，推闡文化，道柄關中，三峯鼎峙，號爲大儒。近人吳懷清新著二李平譜一書，蒐討和宏，良足表彰二先生於百世，似可取資考證，無俟贅陳。

清王鼎

按王鼎在遜清道光時，正色立朝，終以尸諫，清風亮節，炳耀千秋。其奏疏見續陝西通志文徵。其行事見清史列傳，及有獻類徵。其死事情形見薛福成庸庵筆記。關於保薦林則徐，至以去就爭，而斥樞密何爲奏檄嚴嵩，則中國擾夷狄之真忱，有坦然可白於萬世者。宜乎改革以來，五洲人士猶津津稱道不置也。

清楊岫

按楊岫著有知本提綱，函風廣義等篇，學主有裨實用，而不尚空浮之談。燬燬遺書中，極端推重，海內諸

求實業者，多以重價購求其書。尤爲雍即以西人物之冠。其行事載於續通志及縣志者，卓然可紀，農桑畜牧，研究極深，今之主辦實業者，倘能取其書熟讀深志之，富強之計，思過半矣。

清閻敬銘

按閻敬銘在遜清朝，有三大計畫，一則擬練北方之軍，以矯偏重湘皖兩師之弊，一則規畫新疆建設，以消兵燹餉項之憂，一則統計全國歲出歲入，呈進會計總冊，以立度支根本之規摹，其經濟政治諸學，超出於同治中興人才上。至籌款尤力求實際，不分漢宋門戶，刊書至十數種之多，率皆切於實用。新修陝西續通志稿文徵中，載其奏稿約二十餘篇之詳，皆闢經國大謨，非精通財政學者，不能如文介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

清劉光蕡

按劉光蕡，學者稱古愚先生，在遜清末年，教人務爲實學，刊書務求實用，談及國家天下之故，每歎實心任事之才，至爲難得。所成就人材甚衆，高足弟子，多能輔世長民，達乎宣德，無不思振興民族，強我中華，誠亦黔神州中，第一提倡文化之家也。晚年著論，決秦西機器之必行於中國，以爲天欲合五大洲爲一，氣運之所趨，不惟中國不能阻，即西人亦不能秘其術，不令入中國也。今者飛機備於寰中，鐵道通乎陝右，未三十年而科學大明，汽機彌廣，中術云益說之道，可以預知，先生之謂矣。先生撤瑟後，著述頗散佚，弟子王典章辛若蒐輯，刊煙霞遺書若干種，暨文集計卷，關中學派爲之大變。他由西北發達，富強有資，先生指導之功，千載不朽矣。

陝西鄉賢事略

初稿

秦王翦事略

翦之身世

戰國之末，爲秦將而勇武善戰者，翦則白起。後則王翦。然起不能救患於應侯，而翦以秦宿將夷滅六國，促成統一。始皇至以師事之。太史公作史記亦稱秦并天下，王氏之功爲多。名施於後，豈不以戰勝攻取之外，尙有大過人者乎。

王翦秦頻陽人。幼而好兵。事秦始皇帝。繼白起爲將。攻趙。滅除。遂拔趙。其王降。蓋定趙地而郡縣之。會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使翦攻燕。燕王喜出奔遼東。翦遂定燕而還。秦王使翦子賁擊楚。楚兵敗。還擊魏。降魏王。遂定魏地。始皇既滅三晉，定燕薊，且數破楚師。彼時天下侯諸之存者，惟齊與楚。以始皇雄才大略。其統一宇內之期待心理。固已達於極點。且勢必先大舉以擊楚矣。

翦議伐楚與謝歸

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信爲賢勇。於是問信曰：「吾欲攻楚，度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又以問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新壯勇，其言是也。」遂舍翦而使信及蒙恬將兵二十萬南伐楚。翦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東鄉矣。或謂兵貴精而不貴多。固屬正論。然當戰國時。殺人至盈野盈城。長平新安之坑，率數十萬。翦之索兵六十萬。以去就爭之而後可。亦當時事實之需要。斥爲浮誇。誠非篤論。

李信軍敗與翦之再起

信與恬入楚境大破楚軍，於是又引兵而西，攻鄢陵。楚大將項燕隨之三日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入頻陽，謝翦曰：「寡人悔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

。今聞楚兵日進日西。將軍雖病獨怨棄廷人乎？」翦謝曰：「臣老病忤亂惟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仍非八十萬人不可。」始皇曰：「聽將軍爲之。」於是乃使翦將六十萬人行，始皇親送至霸上。翦拜辭。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田池爲子孫業耳。」及行至關，又使使還請美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請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很而不信人。今空全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所以多請田宅爲子孫者，以自堅而銷王之忌耳。願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王翦以言不見用則謝病歸老，及再用聞請美田宅池以釋人主之疑，初不以始皇之強暴而稍有所徇，繼不以始皇之怙而或有所隱，去就之間，經權互用，要其國家思想之深，固已彰明較著矣。

翦之

破楚

王翦東代李信擊楚。楚聞翦益兵而來。乃悉發國中兵，以拒秦。翦至軍。堅壁自守，不肯戰。荆兵數挑之，亦不出。但日休士洗浴，而飲食撫循之。與士卒同甘苦。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翦喜曰：「士可用矣。」楚將軍項燕見秦師仍不出，稍引兵而東。翦因悉銳卒追之，至鄢郢縱兵奮擊。大破楚軍，殺項燕，楚師走。

秦之

統一

秦遂乘勝略定楚地城邑。滅除虜楚王負芻。竟平楚地爲郡縣。於是南鑿五嶺，以征百越之君。而翦子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果於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而郡縣之。以結束上古封建之局，而開公天下之端焉。

論結

竊輯王翦事略既竟。見史記本傳有南征百越之君一語。則其開疆拓土之功，及於今之溥溥矣。班書趙充國傳贊。首舉王翦。則其武勇又實足爲雍鄜光。尤足國增防之重。梁人爲文，有起翦頗牧用兵最積之語。唐人詩云：「肯令王翦老頻陽」。則翦之姓名。流傳於社會間者。三千年如一日矣。甯可以秦祚短促。而忽此偉事偉人乎。方今國難日亟。處處有銅駝將陷之歎。山西出將。健男子其共勉旃哉。

漢張騫事略附班超

總說

自秦之亡，匈奴有單于曰冒頓，東滅東胡，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侵燕八而南犯。漢以高祖之雄才大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及呂后時猶有樓晉之辱，孝文時侵暴至甘泉，乃屈節和親。此實茹苦積憤疾首而拊心者也。孝景武不忍華胄之凌夷，於是議通西域——即今新疆藏中亞小亞細亞及地中海古羅馬屬地——以制匈奴。亞洲各民族之相接，起於中國與匈奴。而實源於華族之自強。湯誓曰：「東夷以昧」，魯頌曰：「戎狄是膺」。民族主義之真義，豈後世迂儒退守畏葸，疲癯尙且，以「無切爲大」者所能夢也。知此義，審此勢，則張博望班定遠之通西域可以識矣。

張騫之身

世與初使

騫，漢中城固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有事匈奴，聞此言，欲通使道。然道經匈奴地乃能達，於是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共堂邑氏之奴名甘父者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以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年，子妻有子。然騫持節不失也。既而與其屬亡向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德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寫匈奴所聞，道脫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路還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心。騫從月氏至大宛。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康居，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康居。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自騫之出也，前後凡十三年，跋涉於冰天雪嶺之中，頓困於酪食毳衣之俗，往往數十日數日不得食。惟射禽獸以自給，初行得與偕者百餘人，及歸惟餘二人耳。其所歷艱險困苦，雖不詳，究不讓於蘇武之北

海風節，且所至宜大漢威德，西域諸國，始知有漢，駭駭謀內屬矣。史稱繼為人驅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噫此非堅忍磊落不屈不撓之概，其孰能排萬難犯萬險以卒達其所志者耶。

(附)西域大勢

戰國末，馬其頓東來，滅波斯，征印度。其部將流喀立旋統治所服亞洲地，稱條支。後國衰，其地地帕德利亞獨立，占阿謨河兩岸地。即大夏，事在秦之統一前四年，同時帕其亞亦背條支獨立，為安息。漢初破大夏，勢大張。未幾，罽伯特族月支東來，逐王大夏地。因月氏於漢秦間，奄有河內，陵轡匈奴，冒頓出。屢敗之。乃西走伊犁。南據塞種而據其地。且以罽苻烏孫，烏孫亦乘機復國。月氏遂南移於鳩水之旁，臣服大夏。建大月氏。同時塞種又南略尉賓地。尉賓者，北印度之克什來兒也。計當時葱嶺西之大國，條支最西，東為安息，更東為大月支。大月支之東南為罽賓。大月氏之北為大宛。(今費爾干地)更北為康居。今比利亞額里頭患)居居之東南，大宛之東，即烏孫國。(今伊犁)烏孫之東南，當匈奴之西邊，小國凡三十餘。其較大為疏勒(喀什噶爾附近)于闐(和闐)溫宿(阿克蘇龜茲)(庫車附近)焉耆(喀喇沙爾附近)姑蘇(吐魯番附近)樓蘭(羅卜淖爾附近)諸國。以前皆服屬於匈奴，置僮僕都尉統之。

張騫所述西域諸國

騫既親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展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俱考其地勢物產，歸而奏之。且曰：「臣在大夏時，見焉竹材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之往市之身毒國，(印度)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以象羂，其國臨大水。以羂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既聞大宛，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重九譯，

致殊俗。威德徧四海，於是欣然。使燕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以熟諳地形，知水草所在處。軍得以不乏。適受封博望侯。燕因獻結烏孫斷匈奴右臂之策。乃拜燕中郎將，使實行之。並西招大夏之屬爲外臣。乃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旂幣帛直數千鉅數。道可便遣之旁國。燕既至烏孫，致賜諭旨，未能得其決。會漢已得匈奴右地，置河西四郡，置接西域。而貳師將軍，討破大宛，得名馬以歸，西域震驚。燕即分遣副使大宛居月氏大夏烏孫等譯。道送燕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燕還，拜爲大行。歲餘，燕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皆頗與其人俱來。自敦煌以西，至於鹽澤。往往起亭障，而輪台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以給使外國者。於是西北諸國始通於漢矣。然燕鑿公諸後使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亦與漢通婚。漢之聲威遠被西北。匈奴失援，不自安矣。

張騫通西域之關係

(一)殺匈奴猾夏之勢 自秦末至漢初，匈奴西結西域，南侵中原，非有以挫之，則小之爲劉石，大之爲金元矣。故欲制匈奴，不可不通西域。張騫首倡通月氏結烏孫之議，卒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斬其羽翼，及孝武末世，景南無王庭。元成以後俯首稱臣。求爲藩屬。此數千年之光榮也。

(二)開亞歐交通之機 秦漢之間，東西民族皆勃伸權力於域外。羅馬帝國將興，而阿利安族文明，將馳驟於地中海沿岸。顯不能越葱嶺以求通於我國。據史家言大宛即大希臘之一部。蓋此地早爲帕德利亞之希臘人所蔓延。史記所載土俗多與泰西古代相類。如葡萄酒宿等即希臘語 *Wine, Melite* 等之譯音。且今世之核桃胡瓜等果。均稱來自西域。張騫路上載葡萄之詩不爲無因。蓋中國希臘兩文明種相接即起於是。

(三)完成中國一統之業 當時滇黔諸國皆未內屬，漢武初，雖嘗從事西南夷，然以費多罷之。其後威博望侯布邛杖之言，始知有身毒國，卒再興作。使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往求身毒國。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柯沈犂汝山等郡，而進

而遂開演進，達交趾，卒使數千年爲國屏藩，雖其事不專設於蕭，而實創始於蕭焉。

班超之

身世

漢武既通西域設官屯守，使問不絕，匈奴之勢寢衰。中國震威於域外者，莫此爲盛。既而新莽改制，匈奴武弗許。諸國乃附匈奴。匈奴益驕。迭侵山陝邊鄙，未幾內亂，分爲南北，南匈奴通款內附，如元成故事，居於黃河之南。而北匈奴方極盛，反覆無常，與寇河西。此時漢與西域絕者，六十餘年矣。其形勢甚似武帝時。漢廷亦知西域不定，匈奴之患終不可弭。於是又有一人傑焉，曰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生於後漢建武間。父彪，爲徐令。兄固，以文學聞。超少有大志，輕細節，然居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幼隨兄至洛陽。儲書於官以養母。久勞苦，嘗綴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久之，戰餘爲蘭臺令史。復坐事免官。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今哈密）戰於蒲類海（今天山南路之巴爾庫勒）多斬首虜而還。超之冒險事業，驚世偉烈，自此始矣。

班超所定

西域諸國

一、鄯善 超既從竇固擊匈奴有功。遂命以假司馬都三十六人，使西域。首至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忽疏懈。超謂其屬曰：「當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也。」

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一侍胡惶恐，具道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殺其所部三十六人，酹飲，因激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報國家，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廣，始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今惟乘夜火攻，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盡殄也。」衆曰：「死生從司馬，初夜超將吏士，往襲虜營。會天風，令十人持鼓，囊勝舍後，約曰見火燃則鳴鼓大呼。」餘悉令持弩夾門伏，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翌晨，召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

諭，告漢威令，納子爲質。鄒壽既定，而域之孔道通矣。固喜上超功，請選使往鎮西域。帝曰：「吏如班超而不用更選使乎。」遂以超爲軍司馬，使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辭曰：「願得前所從三十六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

(二)于闐 時于闐王廣德新破莎車，雄霸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廣德禮義甚疏。且其俗信巫，巫使請超所乘馬以享神。超佯許之。巫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知超在鄯善前事，惶恐。攻殺匈奴使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而鎮撫之。

(三)疏勒 時龜茲王延，倚匈奴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故王成而代以龜茲左侯兜題。超深察疏勒人之不甘也。乃從間道至疏勒，去其都九十里。遣使吏田慮往降兜題。勅之曰：「疏勒人必不用兜題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吏如命。超乃悉召疏勒將吏，暴龜茲無道狀。因立成兄子忠，國人大悅。講殺兜題，超釋而遣之，以示威信。焉耆乘明帝之崩，攻沒都護陳睦。而龜茲姑墨亦以發兵攻疏勒。超與忠嬰守孤城。賭萬死以爭國威。卒不少挫。章帝恐超單危，下詔徵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自刻乞留。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安忍棄之。」抱馬脚不使東。超亦欲遂志。乃西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超至，捕斬反者，疏勒復安。超以三十六人，用區區疏勒，當數國之衝以嬰守者，既五年矣。嗚呼，自非堅忍沉毅之資，安能當此。且超之用疏勒者，以其居西域之衝，不定不足以示威信。而疏勒亦非真向漢，懼於超之威與謀耳。故自茲役後，疏勒尙叛三次。均經超擊平之。於是天山南北盡爲漢有。蓋自超始以至大定，凡十四年。超經營西域之根據，皆在於是。而心力抑已瘁矣。

(四)尉頭 尉頭於超徵還時，與疏勒連兵叛漢。超復至，擊破之。殺六百餘人乃定。

(五)姑墨 龜茲屬國姑墨，屢從龜茲攻疏勒。建初三年，超伐疏勒。斥居，于闐，拘彌丘萬餘。破姑墨石城，斬首七百級。姑墨大衰。

自此役前，班定遠所從漢兵，仍僅三十六人。而手定者已五國。襲從者已有拘彌，莎車，月氏，烏孫，康居等十國。超因此遂欲平諸國。乃上疏陳「以夷狄攻夷狄之法」。以爲若平龜茲，則西域未服者僅百之一耳。則匈奴右臂可復斷。而中國邊患可永弭。且云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不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勞中國，而糧食自足。書奏帝知其功可成。乃以徐幹爲假司馬，將義勇千人就超，超由是益有所藉以行其志矣。

(六)烏孫 超欲固烏孫強兵攻龜茲。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孝宣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遂定烏孫。

(七)莎車 元和元年，超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煽疏勒王忠叛。超更立成大爲王。旋召斬王忠。疏勒大定。乃益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軍合溫宿，姑墨，尉頭，兵五萬救之。超以衆寡不敵，乃與于闐王伴逆。龜茲王大喜將萬騎於西道遮超。溫宿王以八千騎邀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八)月氏 月氏以嘗助漢軍帥功。貢珍寶，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俄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大恐。超誓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險惡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殺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前攻不下，糧將盡抄掠無所得。遣騎賂龜茲求救。超乃遣兵數百要於東界盡殺之。持其使首示謝，謝大驚。遣使請罪。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天震。

(九)龜茲 當時西域諸國，獨龜茲最倔強。以通匈奴屬諸國，敢與漢抗。超既定諸國，通匈奴之路既絕。復無爪牙以相從屬。乃率姑墨，溫宿降。報聞，拜超爲都護。以徐幹爲長史。超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漢廷侍子白霸。又自駐節龜茲它乾城而。使徐幹別屯疏勒。至是西域諸國悉定。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曾攻沒都尉陳睦，懷二心。

(十)焉耆及危須尉犂。六年秋。超合龜茲鄯善等八國兵七萬。及吏士賈客千四百討焉耆。遣使諭之曰：「都護來，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賚。」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轆支率牛酒迎超。賜而遣之。廣陰絕其葦橋之險，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既從他道潛渡至焉耆。營城外二十里之大澤中。廣大恐。欲傾城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告。超斬使，示不信。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言軍加賞賚。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轆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而其相及危須王等不至。既坐定。超怒詰廣，數其罪。遂呼吏士收廣汎等，於陳陞故城斬之。傳首京師。以雪國恥，伸士憤。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撫焉耆半歲。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貢內屬。

永元七年，封超爲定遠侯。詔書有曰：「超安集于闐以西，踰葱嶺，迄孫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資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戍士。得遠矣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獨宿恥，以報將士之讎。」信哉。定遠能踐其言。而漢亦能審其功矣。

班超平
定西域
之關係

西域既定，北匈奴之勢頓衰。南匈奴伐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特其右。漢遂率大軍北伐。降其二十餘萬人。至燕然山瀚石而還。三年既復再舉大破之。單于率餘衆遁於今裏海北岸。北匈奴之地遂空。其留之者皆臣服鮮卑。自是匈奴不復能爲邊患。論者或以此爲衛，蓋，實盡諸人功。而不知皆賴張班之謀勇，以收其成。黃族之盛，震於域外者，以漢爲最。而博望始之，定遠成之，實我民族絕好之模範也。

考是時羅馬方用兵西亞。兩大文明，幾相接觸。蓋後漢書西域傳所謂大秦，卽羅馬也。西域全定後四年。超又遣都將甘英西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地中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著風，三月乃得度，若逢逆風，亦有二載者，故人海人，皆靡二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是時超年且七十矣。其妹曹大家上書謂其「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帝乃詔超還。而以任尙代之。

蓋去卒前僅五年耳。安帝初立，西域背叛，以其險遠難定，意罷都護。北匈奴再復屬諸國，共為邊患。後因不堪其擾，使超子勇再定西域。然嶺西者不至矣。使假超以年，予以精力，則其成就，當不止此。嗚呼！人傑也哉。

漢蘇武事略

蘇武之

家世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其父建以校尉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以軍功封平陵侯。其後為代郡太守，卒於官，有三子，以中子武最知名。

武少以父平陵侯任，與兄嘉，弟賢，得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庶監。

初使匈奴

時漢連伐胡，數遣使相覲覲，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

之原故

天漢元年，匈奴烏維單于弟且鞮單于，嗣立為單于，恐漢襲之，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遣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僉吏常惠等募同行士卒

，及偵探敵情之百餘人俱。

欲自殺不

武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緹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緹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趙破奴擊匈奴，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虞常陰相與謀劫單

願負漢

于毋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當能發漢伏莽射殺之，吾姊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

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殺之，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緹王等皆死，虞常

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適死，重負國。」欲自殺

，勝更共止之。夫不願使匈奴虜犯而使死，欲先自殺免負漢國，重國輕身死節，精神如武者，實足以彪炳史策，他日子九

年之涼深大節，即基於此，實我國難期間之青年模範，亦民族史上之光榮也。

屈節辱命
無顏歸漢
告常思

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胡王號左伊秩訾者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

自抱持武。馳名醫，鑿地爲坎，置溫土，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

義折衛律置
大窖中齧雪
吞氈以明志

武益怒，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實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均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

「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叛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鬥兩主，親敵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汝知我不降則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

衛律，漢將敗降虜者也。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氈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掘鼠搗羊
杖節牧羊
於北海

武既至海上，廩食不給，掘野鼠，搗草實以爲食，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野王弋射海上。武能繕網紡績，染皮鞞，於野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高服穹廬。王死後，人乘從去。其冬丁會盜武牛羊，武復窮厄。時衛律爲丁令王，故使人盜之，欲以困武也。武與律，皆漢臣，律降虜求生，武持節不屈，律以武行爲異己，設計促其同己也，故使人盜武羶，詎知無律之計，不足彰武之節，奸人之謀，無往不顧君子。士處艱窘之境，正所以驗我之節也。

李陵
柳降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相善也。武使匈奴明年，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單于知二人之相善也，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勅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蒲卿（武弟異字）從祀河東后土，官騎與黃門騎馬詣卿，推置蒲卿河中溺死，臣騎亡，詔使蒲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

「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膽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鑿，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

武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登樓望。」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坐今日之驢，效死於前！」

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襟。與武伏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夫陵與武，在漢同爲侍中，且相交善，非與衛律背國降虜，司馬遷以陵欲得當而報漢，其誰欺乎？以是非遷，不爲適當，然遷恨武帝深矣，其爲史於武帝尙得無罪乎？此武之所以獨耀千古也。

漢之底蘊

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遂降捕得雲中俘虜，言太守以下更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兩鄉號哭啞血，且夕臨數月。昭帝即位元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當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鷹足有條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

歸漢時之李陵話別

漢使知武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是下歸還，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在竹帛所載，青丹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薰法，令漢且貴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力摧，士衆誠兮名已隳；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夫全節而歸，與降敵終編異域其榮辱爲何如哉？宜乎李陵置酒歌舞，曹柯之盟，得當報漢，乃飾詞也。

全節歸漢

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奉武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當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當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羸壯出，及漢，鬚髮盡白。

武奉使北庭，慷慨誓死，歷十九年，其不撓不屈之節操，凜然不少挫，足以風世勵俗，醫害發匿，野鼠草實，及其最窮迫之境，藉以苟延旦夕，十九年之久，何以當之。班氏贊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微武孰能當之。

上官安
弘羊謀反
案之牽連

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適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謀反，帝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疑其奏，免武官。以武十九年之高風亮節，烏得有與國之嫌，終因子在謀中，兼與桀弘羊有舊，設非霍光疑其奏，幾涉不測，元固不肖有玷父節，愷安明訓，亦誠不我欺也。

處顯位家
不餘財之
可風

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衛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會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於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

終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左右：「武在匈奴，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死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符二年，病卒。

圖畫麒麟
麟閣

甘露二年，單于始入朝，上思勝胘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著其官爵姓名，圖畫功臣自此始。除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外，武以典屬國，與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車騎將軍龍

領侯韓增，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魏相，丞相博陽侯丙吉，御史大夫平侯杜延年，宗平陽城侯劉德，少府梁丘賀，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皆有傳。他如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當武歸時，李陵置酒賀武，謂：「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而武竟得圖畫麒麟閣，班氏贊其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惟武有焉。如武之保持人格，誠我中華民族之模範，綱目發明，無褒美之辭者，蓋亦臣子當爲之事具有深意存焉。其對國家民族思想，可謂入細矣。

漢司馬遷事略

司馬遷

司馬遷字子長，生於龍門。遊覽名山大川，家學相承。於學無所不窺。漢武帝時，繼其父談爲太史令，後又兼中書令。武帝特錫以太史公稱號。（見漢書律歷志及兩漢刊誤補遺等書）搜羅遺聞軼事，著書百三十篇，世

稱史記。總匯羣經，領袖諸史，曆數水利財收禮樂兵醫語學，咸能達旨述實。且其爲人，敦尚義氣，重勵品節，尤爲世所矜式。非獨漢世名臣實宇宙間不世出之人傑也。若徒識其文章爲世宗法，豈足以知遷哉。

創立史例

遷補金匱石室之書，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史記。其體例至今莫革。縱正史者仍奉爲圭臬。蓋吾國史體雖有編年紀事本末與紀傳三體。惟紀傳一體，最爲畢駁。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敘年爵。書以總括典章。故史記而後二十四史（該新元史言）皆莫能外也。豈僅爲劉向揚雄所云，稱其有良史之材，服其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已哉。

論諸子

文帝以前挾書之禁未除，諸子之學晦澁莫彰。洎武帝時尊崇儒術，罷除百家，諸子之學，大遭排斥。選獨不偏不倚，承受家學。仲述六家要旨。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皆務為治者也。陰陽序四時之大順。儲者彼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墨者強本節用。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名家以正名實。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實易行。蓋欲明一致百慮，同歸殊塗之理也。

闡述六經

六經隱約，其旨難明，遷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因述六經之旨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帝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豁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進化，春秋以道義，此皆以治道為歸者也。

改正曆數

秦以十月為正。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仍襲秦正朔。武帝元封七年，太史令司馬遷等，首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詔遷等議造漢曆，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定期晦分至躔離弦望。其推算法，先稽半日各曰陽曆。不稽名曰陰曆。自此夏正以行。歷代沿襲，非遷深明星曆之學，則數千年行夏之政，或猶莫之開也。

論世知人

遷與李陵趣舍異路，素不相善。以其有國士風遂極薦之。及陵敗。聞武帝震怒，而又極言陵忠，乃至囚閣，下獄室，受腐刑，而猶信守為一。至此遂隱忍含垢以成一察之言。因以表於後世，其氣節之卓絕，與書並諱不朽。及其既刑之後，又不敢等於士夫，讀其報任安書，讀夫有立志矣。

博學特識

誌河渠以言水利，書平準以重衣食，著貨殖以通民用，敘游俠以仗義風。愷君威之莫敢或逆，傳滑稽以啓微諫。痛積惡之勞難懲戒，顯刺客以示驚懼。八書先記禮樂，深明教化之本。世家首書太伯，欲遏爭奪之萌。項羽

非皇帝而列入本紀。孔子非王侯而列入世家。蓋一則政所由出，一則教所由寄。非以亂例，實應爾也。

遷既成不朽傑作，同時莫之與比。及至東漢扶風班固不其體例，而成漢書。一則古今貫通，一則斷代爲章，馬筆圓而班筆方，史漢並稱，已成定論。兩漢史才，皆在雍州。遷固實千古正史不祧之祖也。是後諸作，誰敢與並肩哉。

漢馬援事略

馬援之身世

馬援字子淵，東漢扶風茂陵人也。兄弟四人，長曰況，次曰余，三曰異，並有才能。援最少，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受齊詩不守章句，別有會心。歸漢後，累著戰績。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其靖邊之功，生產之策，識見之高，言行之謹，無不堪爲世法。

至性超人

援少時，以家用不足，且耗兄財，乃辭況欲就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上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不果行。服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室嫂，不冠不入廬。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尋遇赦。

特識明達

新莽時，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甚敬禮。援使往蜀視公孫述，援見述妄自尊大，乃歸謂當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拔奉書洛陽。援至世祖笑迎，與援俱談相識。援歸隴右，謂帝同符高祖，勸囂歸漢。囂不從，援遂攜家屬適洛陽。

懷感魏囂

援屢勸魏囂歸漢，囂感於王元之說，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囂怒遂發兵拒漢。援又與囂將楊廣書，反復伸述利害，謂廣與囂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委腰臂舌叉手從族乎。援雅善筆札，冀其醒悟，免於自斃，惜不得報。

聚米
畫象

器既拒抗漢，乃決計用兵。建武八年，帝自西征至漆，諸軍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前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且遂進軍。羸衆大潰。羸病且餓，素憤而死。

平定
西羌

王莽末，西羌入居塞內，建武十一年，拜援爲隴西太守，援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又與馬成擊羌虜諸種數萬人於寇鈔。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噪，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少數之兵，出奇制勝，使羌人寒胆，可謂名將也已。援奮不顧身，中矢貫腓脛，上聞，以糒糒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陽乘
邊疆

西羌既平，朝臣以金城被羌之西，遠遼多寇，議欲棄之。援上疏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遼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且謂援論兵多合其意。故每有所謀，未嘗不用。乃令金城募民在武威者三千餘口，悉還葭邑。援奏爲置官，教以生產。於是塞外諸羌，皆來和親。建武十二年援又將四千餘人，擊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之爲寇者，援奪其水草不與戰，豪帥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自是隴右清靜，援之注重國防，有非常時諸臣所詭及者。

鑄錢
裕民

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數十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稱便。

立柱
交趾

交趾女子微側及其女弟徵武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都臨寧。寇亂連年。世祖召援伐之。援率諸軍，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至浪泊（今安南國交州

府東關縣）上與側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徵側奔入禁谿穴中，數敗之。側衆散走。十九年正月，斬徵側，貳傳首洛陽。徵側雖死，餘黨都羊等據九真，勢尙盛。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之，賊衆降進入餘發（今安南境）渠帥朱伯乘郡亡，援入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並屬九真郡）並斬級數千百。九真乃清，嶠南悉平。援在交阯鑄立銅柱，爲漢之極界。銘曰，「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漢出鉄馬蹄鑿子孫相連九九百年。」今其柱猶在廣東西舊太平府鎮南關外，安南境也。

銅馬垂相

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略越銅鼓，鑄其銅鑄爲馬式，表上之，詔置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援又製銅馬相法，著明馬之骨節部位，毛鬣澤而別馬之騏驎騫駘。

畜牧屯田

援少時即欲就邊郡田牧未果，嗣繼因亡北地，後雖遇赦，而樂北地畜牧，不卽返里。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與昆弟故舊，而身衣羊裘皮袴。援至洛陽，見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空糜官食，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以資生計。帝許之，援樂此不疲。後征西羌阻棄金城，並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塙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斥人聞之，亦背公孫述來降。援在交阯凡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河渠灌溉，以利其民。是援之所至，悉以生靈教化爲本，非徒以力爲安邊策也。

從容大雅

援征交阯時，軍書旁午，羽石當前，而有是正文字之美。謂其所佩伏波將軍印伏字尤外齶成篆，具令丞尉各印篆字均異形，文皆不正。可謂好整以暇者矣。援在西光時，務開寬信，以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交阯既平，擊牛醢酒以勞犒軍士，從容歸功於衆。

諸志
靖邊

援自交阯還，見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關陵危逼，因請行出屯襄國。次年至雁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遂散去。後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已六十二矣。帝愍其老未許。

援自請曰：「臣尙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清風
亮節

初援在交阯，常御意政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蓋苴質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幾因此罹

罪。

識微
垂訓

援勉故人子黃門郎梁松謂：「當居貴思賤。」並戒其兄子堵王盤及盤子肅，不可交接時貴。後松與王盤父子果均招禍。援次兄余之子曰嚴曰敏，並喜譏議而輕通俠客。援在交阯特遺書誡之，謂聞人過失如聞父母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安是非正法，爲吾之所大惡，願汝曹學龍伯高之敦厚周慎，不願學杜季良之豪俠好義。

結論

御批通鑑謂，伏波於鞠躬盡瘁之義，實爲無愧，的爲確論。援亦百代之完人哉。至以椒房之親，獨不與於雲霧畫像之列，援之功績並不因此而弗彰也。總之伏波立身行事，無一不足以昭示來茲者。

漢楊震事略

家世
與內

楊震字伯起，東漢華陰人。亦泉侯楊喜之裔，高祖敏。昭帝時爲丞相。父寶習歐陽尙書。哀平之世，隱居

仕時，一如其父。

授，居攝二年，與肥勝慶舍爵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震未

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窮神知變，與聖同符。故諸儒爲之語曰：「闕曲孔子揚伯起。」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有請召者，輒稱病不就。

震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皆有助種蠶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其家惟阿對管引泉灌蔬，後世稱其泉爲阿對泉。

暮夜 震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鄧太后兄也。聞其昏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道之，不亦厚乎。」

彈劾 安帝立，帝乳母王聖者，伶人也。與宦者李潤江京共毀短鄧太后於上前。上忿懼。及太后崩。鄧氏坐廢而殺。權倖。鄧騭。聖及女伯榮與京潤樊豐等用事於中。伯榮出入宮掖，傳遞姦賂。震上疏謂：「阿母王聖，出自賤微，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糜黷日月，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惟陛下絕嬖嬖之私，割不忍之心。」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愈甚。

伯榮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璽交通。璽遂以爲妻。得璽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璽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成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有坊，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璽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稱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

安帝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謂：「百姓空虛，大司農帑藏乏，而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飾，窮極巧伎。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侍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圖此州郡，傾動大臣，爲朝結譏。」震連切諫，帝俱不從。

扶持

先是博士舉，多不以實。震爲太常時，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豐暉等見帝抑震疏

善類

，愈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圍池廩穀，役費無數。震又因地震而疏

辭之。樊豐等雖皆側目憤怒，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

拒絕

初震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潤兄於震。震不從，寶乃往侯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

宵小

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又皇后

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

腹誹

永寧三年春，帝東巡岱宗。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都接高督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

蒙冤

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遂共譖震，謂「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惡，且震初爲鄧騭所辟，自鄧太后崩

後，鄧氏故吏有怨恨之心。」車駕還。帝怒，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不服罪懷悲望。遂下詔遣歸本郡。震行至於洛陽城西夕陽亭將欲就。慷慨譚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家次，勿設祭祠。」遂欲就而卒。震死後，竊小益無忌憚。朝事遂不堪問。外戚侍宦互相傾軋。漢室遂衰。

結論

震以清廉正直而遭昏闇之君，外戚閹宦，竊權弄柄，侍婦淫女，出入宮幃。疏不問親，勢固然也。惟震位居太尉。斥惡務姦。乃其職責。豈可律以明哲保身之義，夫震之孤忠固已堪悲，而漢祚自茲凌替，則更堪深

痛也。

漢班昭事略 附孟光 韋宣文 蘇蕙

關中

吾國女子教育古無普及事跡，然其私家造就學行，均有後世不可企及者焉。而尤以關中為盛。班昭學品俱至，固無論矣。他如孟光之舉案齊眉，韋宣文講經說禮，蘇蕙之織錦回文，皆昭永世矜式者也。

班昭

班昭一名姬字惠姬後漢扶風班彪女也。適同郡曹世叔。世叔早卒。昭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數召入宮，命皇后諸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昭昭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

女誡

昭作女誡七章，卑弱第一，明其卑弱下人，習勞執勤，繼承祭祀也。夫婦第二，謂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教男而不教女，則其蔽也。敬慎第三，謂敬順之道，婦之大禮，敬則持久，順則寬裕。持久者知止足，寬裕者尚恭下。否則縱恣侮夫，何義之存，何恩之有焉。婦行第四，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斯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專心第五，引女遊之言曰，得意一人是耐永舉，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求其心，然非謂佞媚苟親，乃謂專心正色，禮義居絜也。曲從第六，謂舅姑之心，豈可失哉。不失舅姑之心，莫如曲從。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焉。和叔妹第七，蓋謂戚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不可失也。而求叔妹之心則莫尚於謙矣。七誠既成，馬融善之。令其妻女從昭學習。

舉案齊眉

班昭因世叔早卒，而相夫之禮弗彰，然觀其七誠所陳，夫婦敬慎諸端，較諸內則尤為切近。其並時以敬夫名者，有同郡孟光字德曜，擇對不嫁，至年三十，謂欲得賢如梁伯鸞者。伯鸞梁鴻字也。鴻家貧而尚節介，掩寬無所不通，聞光賢遂聘之。光與鴻避逃霸陵山中，耕織以供衣食。吟詠以娛性情。後幸會稽依大家

桑楨伯通居樵下。以爲人貧春。每歸，光爲其食。不敢於鵝前仰視，舉案齊眉，所在敬而慕之。

婦 帳

昭東閣讀書后妃才媛，咸奉詔師事。漢書既成馬融閣下受讀，已開女師設教之先。至前秦韋宣文君，又以女師而奉詔講讀，傳授儒生，宣文家造母宋氏也。宋家世以儒學稱。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三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記血語，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宋諷誦不輟。致遠舉仕爲太常，秦王堅禮樂遺闕，他經尚又粗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時宋年已八十，聰聽無闕，堅聞其世業周官音義，乃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自此周官復行於世。

昭之博學大節，夫人而知，其辭賦幾爲所掩。流風遞傳際於前秦，宣文君締其授學之緒，而同郡蘇蕙，又振其辭賦之風。蘇蕙字若蘭，諳知精明，儀容秀麗。默然自守。不求顯揚。歸于宗滔。符堅以滔爲安南將軍，留鎮襄陽，滔攜寵姬趙陽臺往。蘇氏不肯與俱。而滔竟與斷音問。後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爲回文縱

織 錦 回 文

廣八寸，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因以寄滔。滔覽之，感其意遂陽臺之關中，而具禮迎蕙，恩好愈重。蘇又著文詞五千餘言。隋亂不得。而錦字回文祇傳，回文橫斜宛轉俱成三四五六七言詩可讀，至七千九百餘言，前無師承，後難追續，才思之巧，古十一人。

女 學 源 流

門源，蓋皆自婕妤嫫婁自傷等賦來也。

惟曹大家節行文學傳於一身，宜爲大儒后妃師也。後世婦女略識之無，即騁於放蕩，諳列女傳能無愧哉。夷考關中女學之盛，殆有一脈相傳之緒，班昭之興出之家庭，源本於班婕妤，而孟光韋宣文蘇蕙等之學行

晉 杜 預 事 略 附 賈 逵 徐 遵 明

文武
兼資

自古聞人擅政治者，或不悉戰略，闇武備者或不習文翰。再求其能推闡經學，則更渺矣。其以儒林而兼將相才者，惟晉代杜預耳。

平生
政績

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通達，明於興廢之道。曾定律令，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煩。例直易見，人知所避。禁煩難犯，幾於刑厝。秦始皇受詔為黜陟之課，乃訂考核之法。謂簡書愈繁，官方愈偽，科舉優劣，應一任選官。嚴立六載考績之制。預莞度支，奏立藉田。建安邊論區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與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遇霖雨蠶蟲，疏陳農事之要，有所陳述，皆切時要。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

製造
歌器

周柳歌器至漢東京猶存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乃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故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開通
水利

當預鎮守江漢時，激用澗清諸水以侵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裹襄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士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於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倖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

建策
滅吳

預欲滅吳而統一海內，庸碌之徒多違其說，唯預與辛祐張華深合武帝之意。故祐病時即舉預自代，祐卒遂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初至，即繕甲兵，襲破吳名將張政。又問吳邊將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處分既定，乃進上表請伐吳。謂吳都空虛，機不可失。若待來年，則孫皓怖而生計，縱敵患生，阻

之者，蓋因其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驗其前言故守之也。預表至，遣張華與帝圍棋，華極稱讚，帝乃許之。預遂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江陵，遣將出師，旬日之間，累寇城邑。皆如預策。又遣管定周旨等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大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敵心。吳都督孫淑震恐。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欲遣軍出距敗還。旨等發伏兵，隨敵軍而入，敵尙不覺，直至帳下，勝敵而還。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又攻荊江陵，上流既平，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與風靡命，奉送印綬。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黃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士肅然。吳人赴者如歸。預又指授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

精研左傳

預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精研春秋左氏傳。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而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比事，以求屬詞之旨。顯其異同，從而釋之。而成春秋釋例。其大旨以左氏發凡五十爲根，與公穀之例迥異。左氏之得以大行於世，預力居多。蓋自劉歆移書貴讓太常博士，而古今文經學之爭彌烈。東漢以還雖古文經說頗盛，而今文經說猶與分庭抗禮。及集解釋例出，而晉元帝修學校，首立春秋左傳杜氏博士一人。自此春秋學遂獨存左傳，而公穀皆衰微矣。故四庫提要謂左傳爲春秋之根本。杜解爲左傳之門徑，而釋例又爲集解之門徑。由此以求筆削之旨，可謂考古之津梁，窮經之淵藪。故曰杜注與孔疏皆有功於春秋。預之自稱左癖，洵不過也。宜其文治武功，常附經以立說也。然其時常論者，僅長安黎庶一人而已。

賈誼經學

古今文經學其家法師法，皆師承相繼。宗派不紊。預左傳序謂，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則預之學亦本源於東郡。按東漢提倡古文學者，實以賈景伯爲巨擘，景伯名達，扶風平陵人也。父徵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尙書於塗傳。學毛詩於謝曼卿。達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尙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達幼任太學，不問人間事。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爲左氏傳解詁二十篇。國語解詁二十一篇。章帝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詔達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達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達摘出左氏三十事奏之，帝頗嘉許。令達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數以左氏。又詔令達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及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並作周官解故，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故范蔚宗特誌之曰，學者宗之。又曰後世稱爲通儒，杜預序左氏傳稱趙父子爲先儒之美者，蓋以此也。

徐氏
經學

自鄭氏學興，而兩漢古今文經學分門別戶之風稍息。歷魏晉以至六朝，經師固多而所學最博，傳授最廣，且有系統可尋者，實以元魏時徐遵明爲大宗。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幼孤，性好學。初學於鄉於里，後詣山東上黨燕趙范陽平原各地，以求明師。習毛詩尙書禮記孝經論語三禮等。其在平原時，居於蠶舍。終日讀經不出門院者，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本，乃往讀之。後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三十卷。其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學徒效之，浸以成俗。徐氏學派就其大者傳三禮於李紘李業興等，以至於賈公彥輩。傳鄭氏易於盧景裕崔暹等。傳鄭氏古文尙書於李周仁張文敬李紘等。傳服虔左氏春秋於張買奴馬敬德等。傳毛詩於馬敬德馬元熙等。遵明經學傳授，幾遍海內。故北史魏書，均稱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趙翼廿二史劄記，亦謂元魏時經學以徐遵明爲大宗。皮錫瑞經學歷史疑公羊解詁疏之徐彥即係遵明。遵明之爲後世推重可知矣。

經學
師承

原賈徐均爲經學大師，而皆於左氏春秋，尤爲精到。杜元凱自稱其有左癖。蓋元凱之於左氏，實上接景伯之緒，而下開遵明之先也。關中左氏春秋學，殆似有一脈相傳者焉。

西魏蘇綽事略

陝西鄉賢事略

永嘉之亂以後，魏襄之會長南來。時值戰爭喪亂之餘，宇文泰專制西魏。崇儒好古，政治，經濟一切設施，專擬古制。其遺制遂為隋唐所本，其無能襲古昔之文物，以定治具，而開文教。存天下之廢緒，消百戰之兇危，折嗜殺橫行之暴者。其書雖不盡傳，行誼雖不甚著。究其維繫種族，保存文化之功，固不可泯。故其當時計畫之人物，則以蘇綽為冠焉。

家世
力學

蘇綽，字令綽，武功世家子。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為刺史，宇文泰儲於都門外，詢其子弟之可任用者，讓以綽對。泰召為行台郎中。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之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台中咸稱其能。僕射周惠達與泰論事不能對。請出外議之，呂綽為之指定。俄入呈。泰稱善。謂「誰與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自命有王佐才。泰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

知遇與文
程式創作

泰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泰乃召綽問，具以狀對，泰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有口辯應對如流。泰益嘉之。乃與並馬徐行。至池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臥而聽之。於是綽盡陳帝王之道，並述申韓之要。泰乃起整襟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旦。喜為惠達曰：「蘇綽真天下奇才，吾方任之以政」，即令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賬(課役之大數)戶籍(戶口圖籍)之法。後以贊助拒齊功，封美陽縣伯。

六條詔
與大詔

宇文泰方欲革易時政，務宏強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知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其一曰，修心身。其二曰，敦風化。其三曰，盡地利。其四曰，擢賢良。其五曰，削刑獄。其六曰，均賦役。皆藥時要方，而省官均役，尤為犯衆難冒大不韙者。奏請施行。泰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賬者，不得居官。復以前後所定二十四條及十二條。定為中興

永式。命綽爾損益之，總爲五卷。頒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爲牧令，習新制而遺焉。數年間百姓便之也。

依周禮以
建六官

自魏末亂離，孝武南遷，朝章禮度，湮墜咸盡。宇文泰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以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於是與盧辯，依周禮之文，改建六官之職。曰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遂爲隋唐以後六部制度之所本。綽死後，辯又本其章，置公卿大夫士，尋又於公卿之外置三公三孤云。

被除陪
級制度

自魏行九中品中正之制，其弊至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階級之制困之益嚴。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請被除陪資之制。其所舉，頗加精謹。於是乃廣收遺逸。詔諸州縣，舉明經幹理者，縣各四八至六人。選舉之目爲之一變。平民子弟，始有進身之階。

禮立府
兵制度

魏孝文帝時行均田法。戶口始有可稽，漸復征兵之制。至是而魏對峙，戰爭劇烈，乃實行征兵。至秦厲行六詔，戶口既理，乃用蘇綽言，更爲定制編練，倣周典制六，籍六軍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爲之首。盡

文振六

朝浮靡

綽祖訓，而刺史以傳教之。合爲百府。於是略爲繁齊之府兵制度，遂以發生。

朝浮靡

秦又以自有晉之季，文章竟爲浮華，遂成風氣，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庭，羣臣畢至，乃命綽仿尚書體，作大

代以來，文章華靡，逮於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宰物君臨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及

秦之信
任與綽
之盡率

綽性儉素，謙退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宏治道。凡所荐達，皆爲重官。秦亦推心委任，無間言。或出遊，常預書空紙以授綽。如有處分，隨事施行，還則啓知而已。綽又常

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師。故與公卿議論，日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大統十二年卒於同州，時年四十九。秦施惜之，哀動左右。及歸葬武功，又欲全其素志。載以布車一乘。與羣公步送城外。並酌酒舉聲痛哭。不覺墜於手。葬之日，又親爲文，遣人以太牢祭之。後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宇文泰廟廷。

結論

宇文泰，以馬上英雄，提三尺劍，草創百度，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禩於鼎時之治。終能斷難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導。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綽之力也。

隋牛弘事略

牛弘
身之世

牛弘字里仁，隋安定朔州人也。其先晉避難，改姓遼氏。(北史作遼隋書作泰)父元魏侍中工部尚書，封臨涇公。復姓牛氏。弘在周時，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上士掌文翰，修起居注，後襲父封，轉內史下大夫儀同三司。隋開皇初，授放騎常侍秘書監。後進爵奇章公，拜禮部尚書。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

越一年改右光祿大夫。弘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而書不釋手。尤深於禮經。故其議政悉以禮爲攸歸。且寬宏而識大體。

奏請
獻書

弘以典籍遺逸，表請開獻書之路。備論書之五厄，謂秦皇焚書，爲書之一厄。新莽之末，篇籍焚燼，爲書之二厄。獻帝移都東觀，圖書取作帷囊，西京大亂，播蕩無遺，爲書之三厄。五胡之亂，藏書失墜，爲書之四厄。周師入鄴，焚書城外，爲書之五厄。請下詔獻書，兼開賸賞，以期異典咸積。果一二年間，篇籍大備。

修正
典禮

弘在禮部時，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古禮不墜，弘有力也。其在吏部，詔與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稽學時賢所仰，今日之

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嘗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又以三年之喪祥禫俱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期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問劉炫，周禮士多府史少，而事治。後世令吏多而不濟之故。蓋將取法西周，易吏以士。俾一變而成民族思想之天下。惜乎炫僅以文案之煩簡爲言，得其末而失其本矣。

請立明堂

初弘以明堂爲教化之所從出，乃請依古制，修立明堂，因詳考明堂制度，典籍所載，無不引證，而以禮經爲本。其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碑書。惜其時制作未遑，竟未即行。然其後，議置明堂，其制莫明。乃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

考定樂章

開皇九年，詔弘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閔丘五帝凱樂，並議樂事。弘證以禮經，考定五聲六律十二管，皆旋相爲宮之義。謂其時所用不取其正，先用其上，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義。遂詔弘與姚察許善心等，正定新樂。

寬宏識體

時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深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鼓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故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姿質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代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弘弟弼，好酒而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是大異事。」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結論

綜計弘之言行，無不本於禮者。曾濬生曰：「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變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蓋禮爲國本，物恥足振，國恥足興。」曾氏所見，即奇章公之志也。今欲恢復國本，改正民習，其有博通禮樂者正無遠如弘者哉，至其開隋唐數百年之文化，則奇章之功，實居首焉。

唐李靖事略

仕隋

李靖，字藥師，三原縣人。姿貌魁秀，少有壯志。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奇之。曰：「可與論孫吳者，惟斯人耳。」仕隋爲殿內直。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皆稱許之。素嘗撫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

大業末，爲馬邑丞。會高祖擊突厥。靖察其有異。因自因上急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梗而止。高祖旣定京師，將斬之，大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乃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誼士乎。」秦王亦爲請，遂得釋。

宣撫

尋入秦王幕府，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

齋統據荊州，靖陳圖說十策，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集兵夔州。時值秋潦，江水泛漲，諸將皆謂停兵以俟江平。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乘水漲，倏忽至城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必成擒也。」孝恭從之。帥師二千東下，拔荆門官都，進至夷陵。

初虜帥兵營農，縱留宿衛數千人。及聞唐兵至，大懼，倉卒徵兵，道途阻遠，不能悉集。乃悉出稍銳拒戰。孝恭將擊，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恐不可當。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自率師迎戰。果敗。統衆恃勝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遂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城拔之。大獲舟楫。靖使放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爲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銑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撥兵四集，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楫，使塞江而下，撥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

，往來覘視，動淹旬日，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遲不進。銑內外阻絕，乃開門出降。

孝恭入據其城，諸將言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戰，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遂止。南方州郡聞之，莫不爭下。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南方悉定。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優詔勞勉。授嶺南道撫慰大使。撫按貴州總管。

平定

輔公祐於丹陽反，詔孝恭爲元帥，靖爲副以討之。李勣任瓊等七總管，並受節度。師次舒州。公祐遣將馮惠亮

江南

率舟師二萬屯當塗。陳正通徐紹宗領步騎二萬屯青山。仍於梁山連鐵線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與惠亮爲犄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曰：「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惠亮自降矣。」靖曰：「不然，公祐精銳，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剽勇，惠亮等城柵，向不可攻。公祐保據石頭，應豈易拔。若我師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乘機踞後，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戰，特爲公祐立計，以老我師。若出其不意，排攻城柵，破之必矣。」孝恭聽之。先遣融兵誘攻，賊兵出追，行數里，遇精兵與戰，大破之。惠亮等亡去。靖率精兵至丹陽公祐出走。與惠亮相次擒獲，江河悉平。

擊破突厥

突厥屢寇邊，靖均建殊勳，及太宗嗣位，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一日數警。靖候知之。更間離其心腹，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遂以功封代國公，太宗嘗謂曰：「卿以三千驍騎，深入虜庭，威搞北狄，古今所未有。」

折疆雪恥

破定襄後，頡利可汗，退保鉢山，遣使。朝謝，請舉國內附。外雖辭卑，潛懷猶豫，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揣知其意，謂將軍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竄，宜率精騎一

萬，踞二十日報，引兵自白浪襲之，必得所欲。」公諫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督軍疾進，遇其斥候，皆俘以隨軍，逼近牙帳十五里，頡利始覺，再威先走。都衆潰散。靖斬虜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將走吐谷渾，爲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所擒。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往者國家革創，以百姓故，稱臣突厥，深爲痛心，今暫動偏師，單于款塞，恥其雪乎。」於是大赦天下，酺五日，封靖衛國公。

白首
平戎

靖以足疾在箠攝養，值吐谷渾寇邊。太宗謂侍臣曰：「得李靖爲師，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悅，即以靖統率諸將征之，大破其國吐谷渾衆殺其可汗來降。靖又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

洎後太宗將伐遼東名靖入閣賜座計議，志猶不衰，太宗怒其羸老，不許而罷。嘉年七十有九，陪葬陵昭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關象突厥內鉄山吐谷渾內積石山形，以旌殊績，諡曰景武。三原志載 著書有三十餘種，然多不見。惟問對三卷，行於世。

結論

李衛公佐唐，勘定華夷，豐功偉烈，亙古所罕，疑其嗜嘯咤咤脾脫羣倫者，而史乃稱其性沉厚，恂恂然，似不能言，觀於太宗，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靖羣容，獨東伐高麗，而靖未從行，豈有安市城之挫，益以知其明識敏略爲不可及也。

唐 蔣 師 古 事 略

顏師古字籀(新唐書)，或曰名籀，字師古(舊唐書)，或曰以字行(四庫總目提要)，唐京兆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之孫也。初高祖授爲朝散大夫，拜敏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後拜秘書少監，進爵爲子。又遷

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從太宗征遼，道病卒。諡曰戴。以著述見稱於世。

明練治體

師古父思魯以樞學顯。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師古少傳家學，博覽羣書，且善屬文。初薛道衡爲襄州總管，每作文章，輒令師古指摘疵短，高祖即位，拜爲中書舍人，專典機密。而師古賦性敏給，明練治體。時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時無及者。

考定五經

太宗踐祚，以經籍去聖久遠，傳習訛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嘆服。乃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貞觀七年，拜秘書少監，專與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宜剖析，曲盡其源。又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

精通小學

師古尤稱詁訓。自漢以來，皆視急就章爲文字學要籍。然古注或年遠失傳，或略而不詳，頗難誦習。師古乃爲之注，是後注者皆以顏注爲本。師古又著匡謬正俗八卷，前四卷皆論諸經詁音釋。後四卷皆論諸書字義字音，及俗語相承之異。攷據極爲精密。古人攷辨小學之書多失傳，自師古祖之推家訓音證篇外，實莫古於是書。其中邱區禹字之論，韓愈諱辨引之，則其書唐人已絕重之矣。

註釋漢書

太宗又以太子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其注條理精密，實爲獨到，疏通證明，深爲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秘閣，賜師古物二百段，良馬一匹。其時有曰：「顏祕書爲班孟堅忠臣。」蓋自顏監法行，而漢書之義始顯，方爲一般人所能讀云。

深明倫理

自晉以來，多以漢書爲教太子之書。師古爲承乾注漢書，所以教胄子也。即此已可見師古亦必深明倫理者也。且其撰定五禮，非通明禮法者，亦不能也。故師古孝友，亦多可稱。初師古父母常不諧宜，師古每苦諫，至觸

父怒。師古又與其弟相時友愛甚篤，故師古卒，相時亦不勝悲哀，而卒。

結論

師古淵博精敏，有功於文化倫理，唐初莫之與比。推厥原本，蓋師古之學，遠紹其祖之推之績，近宗其父思魯之業。即注釋漢書亦多採取其叔父遊秦之漢書決疑。家風衍遞，至昶卿真卿亦均以節烈著稱，信乎顏氏家學之源遠流長也。

唐杜如晦事略

唐太宗與謀臣

唐太宗雄才大略，乘隋末大亂之餘，廓清宇內，濟世安民，開疆拓土，僭服萬國。吾國民族之偉大精神，彪炳史乘，而房玄齡杜如晦等之計謀論斷。贊襄輔弼，其功有足述者。

杜如晦之身世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祖昶有周隋間。如晦少英爽，喜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崇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令德。」因補澄陽尉，尋棄官去。

參贊軍機

高祖入長安，世民引為府兵曹參軍，徙陞州總管府長史。當時府屬多外遷，世民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心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世民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先舉破劉武周，降王世充，擒竇建德，而定黃河流域之地，更遣將平梁楚，定朔方

，天下遂歸統一。唐之興起，論者歸功秦王，而杜如晦等之參帷幄機密，其功未可沒也。

獻策平內亂

世民威名既盛，其兄建成及元吉嫉其功，協謀誣陷之。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高祖。高祖嘗為所蔽，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外，為書所蔽，非善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驕橫。杜如晦

過其門，阿鼠家僮數人，曳如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其銜恨有如是者。某曰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其後建成元吉等陰謀日彰，並密請殺世民

秦儼屬皆憂懼，不知所出，世民密召還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太子勿疑。」乃與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等，以安國家。世民乃先發。旋受高祖禪而即位，是爲太宗。

創制立法

太宗舉房玄齡杜如晦等總攬政治。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常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用賢退不肖，咸得其宜。時天下新定，一切典章制度，均待討裁。每議事太宗處，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等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成帝業。改官制定選舉法，革田稅及兵刑之法規。盛起學校，獎勵儒學，文學。置府兵，嚴武備。減輕刑辟，賦稅，以撫士民。如是海內無事，德化及於四陲，而貞觀之治，秦漢以後，首屈一指。故後之語良相者，必曰房杜云。

杜如晦 房玄齡

貞觀四年，如晦病篤，太宗遣皇太子就問，並親至其家，握之咽梗。薨年四十有六，帝哭爲痛。贈司空，諡成。手詔虞世南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之意。他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

結論

吾國文化武功之盛，漢唐媲美。唐初感服四方，化及遠夷，制度典章，燦然畢備。倭人來唐之留學者甚衆，典制東傳，至今仍具舊觀。房杜創制之才，果有大過人者焉。

唐郭子儀事略

古之大臣。有立身於庸暗之朝。而言締計從。因以成其蓋世之功者。莫如唐郭忠武王子儀。其一生所遇。皆極艱難困苦。顧能化陰爲夷，轉危爲安，爲開世一出之人者，惟恃忠誠而已。

首振書 室京威

郭子儀，華州人也。身長七尺。體貌秀傑。少時嘗犯法當斬。詩人李白，遊并州。奇其貌。特營救免死。其相賞於風塵之外。賢子儀生平第一知。子儀少以武舉異等起家。迨爲天德軍使。（今吳喇武旗西北）兼

九原太守。(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一百里)其時已過中年，爲天子守邊而已。安祿山反。子儀立功之，以會乃至。不及四日。玄宗幸蜀。南京不守，天下騷然。然當玄宗出亡蜀中之時。正子儀立功河北之日。苟爾稍緩須臾，豈不較易收拾哉。無如守土之官。率皆開門揖盜。朝命子儀爲朔方節度使。率軍東討。子儀乃使李光弼僕固懷恩破賊於振武。(唐軍名單子都督府治其地在今歸化城府)既而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殉難。李光弼率蕃漢步騎萬餘。太原弩手三千。出井陘，至常山。收復七縣。惟九門，蕞城。(藁城縣今直隸九門故城在藁城西北二十五里)尙爲史思明所據。光弼與思明相持。思明絕常山糧道。光弼遣使告急。子儀馳至。與光弼合軍。大敗思明於九門城南。自安祿山反。惟此戰能首挫其鋒。而以見唐之兵威猶在也。其關係豈不大哉。祿山聞思明大敗。出精兵佐之。子儀集將佐謀曰：「彼特加兵。必輕我。戰必克之。」士殊死鬥。遂破之。斬首四萬級。生擒五千人，獲馬五千匹。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將，以迎王師。子儀威名振於天下矣。

結連回
紇收復
兩京

方子儀大破思明後。即欲直搗范陽，以傾賊巢。乃哥舒翰(本突厥人流關失陷降于祿山後爲祿山所殺唐猶追贈太尉諡武愍)兵敗。潼關遂陷。玄宗在宮。不見平安火。知潼關不守。遂與楊國忠等倉卒出亡。幸子儀聞太子已在靈武(今甘肅靈州西北)即位。率步騎五萬。自河北來勦王。時急於收復兩京。招討節度使房琯者。(琯字次律河南人)請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用軍。賊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此時非子儀莫可任者。子儀亦受命而不辭。子儀以爲欲復兩京。必先掃其四郊賊壘而後可。乃先取潼關。復蒲州。收陝邑。自是潼關之間無寇鋒。至德(肅宗年號)二載九月。上勞獎諸將。遣攻長安。謂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破釜沉舟，志亦壯矣。回紇懷仁可汗(回紇舊唐書作迴紇今之庫倫是也)可汗即君長之意，天寶末封其王爲懷仁可汗，)以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來會。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約爲兄弟誓平國難。時朔方諸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共

十五萬，由鳳翔至城西，陳於香積寺。子儀將中軍，李嗣業爲前軍，王思禮爲後軍。賊將李歸仁以十萬兵陳於北。回紇以騎兵出賊陣後，夾攻之，賊軍大潰。官軍入長安。老幼百萬，夾道歡呼，皆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祿山子屍緒聞西京既失，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張通儒將兵十五萬。與官軍遇於新店（在陝州西），聲威甚壯。子儀以大軍擊其前。回紇登山乘其背，而賊潛師山中，絕唐歸路。衆心大搖。子儀揮回紇令進，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來矣。」遂潰。慶緒棄洛陽。渡河保相州（今河南漢縣），子儀率廣平王徹入東京，士庶歡呼於路。尋入朝。肅宗勞之曰：「雖吾國家。實卿再造。」

相州兵潰
與魚朝恩
之阻扼

兩京既復。上皇返宮。時安慶緒在鄴，猶据七郡，史思明在范陽，猶据十七郡，高秀巖在河東，亦擁兵數萬。唐之君臣。未能高枕也。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子儀與焉。朝廷以九節度助位相等，不置元帥。以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安慶緒棄東都之北走也。處必死之地。出奇困門。九節度軍圍之。城中甚危，求救於史思明，諸將主襲思明。子儀主引安陽河水灌城，議不協。終以軍無統帥，士卒離心。思明之兵，蓄銳已久，兩軍激戰。諸軍遇風，遂盡潰。戰馬萬匹，甲仗十萬，遺棄殆盡。子儀行二三里，駐馬以待。斷河陽橋以保東都。有諸軍各還本鎮，以子儀爲東都留守。此時設令子儀爲大將，指揮八節度，何難一鼓蕩平。魚朝恩夙忌子儀功高望重，久思中傷。九節度軍，潰於相州。非子儀之罪也。魚朝恩乃歸罪於子儀，而譖之。遂召還京師，奪其兵柄。子儀受命，即日就道。士卒涕泣遮留。子儀給之曰：「我往餞送欽使耳。」因躍馬去。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吐蕃亦有南侵之勢。有言於上者曰：「子儀有社稷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乃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管使，取范陽，詔下旬日，復爲魚朝恩所阻。

經營
河東

肅宗雖疑子儀，而事勢危迫，又不能不屈已相從。李光弼兵敗於邠山，河陽失守。魚朝恩退保陳州，河中太原軍皆亂。朝廷甚憂其合縱連賊。乃起子儀為河北諸州節度行營，兼與平國副元帥，進封汾陽王。出鎮絳州。（今山西平陽）子儀在投閑置散之中。一聞朝命，即日赴召。其急於君國之心，千載下如見也。

子儀將赴鎮，肅宗方臥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暇矣。」帝乃引至臥內，謂子儀曰：「河東之軍，一以委卿。」子儀感激流涕。京外強藩悍將，聞子儀出京，莫不奉命維謹。無何肅宗崩，代宗嗣位。程元振有寵，忌功臣宿將，遂欲罷其副元帥。改充肅宗山陵使。子儀內不自安。上表進肅宗前後所賜手詔一千餘，因自陳諍。代宗為太子時，與子儀少同患難。覽奏，下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甚自愧。公勿以為慮。」程元振之譖，遂不果行。

河陽警
兵與力
主回京

時安慶緒史思明雖死。思明子朝義。僭據洛陽。雍王适（即肅宗）率師進討，議以子儀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格之不行。俄而梁崇義據襄陽叛。僕固懷恩起兵於汾州，引回紇吐蕃入寇河西。吐蕃至奉天，（今陝西乾縣）京師震駭。急令子儀出鎮河陽以禦之。開廢日久，部曲離散，倉卒招募，得二十騎而行。及至咸陽，吐蕃已過渭水。子儀請益兵，又為程元振所阻。吐蕃遂入西京，代宗出奔陝州。六軍逃散，多往商州（今陝西商州）暴掠。子儀令其將王延昌，徑往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諭，皆大喜聽命，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其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代宗在陳州，慮吐蕃出潼關，命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寇亦不敢東向。」上許之，會白孝德引兵赴難。合勢進擊，吐蕃聞子儀至，不戰而退。西京乃復。此役也。天下皆歸過於程元振，元振懼。見子儀復立功。乃勸天子都洛陽勿還長安，以子儀為西京留守。子儀因上疏論作都之地，莫有善於關中者也。代宗覽奏，諭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可急還京師。」車駕自陳還宮，子儀伏

地請罪，代宗駐車旁之曰：「朕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不戰
退敵

代宗不用程元振。然元振仍衣婦人服，伏處宮中。子儀夢說畏讎，意不自安，常欲棄官歸隱。又以大臣當與國同休戚，徘徊未發。而僕固懷恩之警告又至。懷恩昔助唐收復兩京，有大功。後與魚朝恩不和。懷不能平，遂反。李抱真自邠州還京，召問計，對曰：「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自見汾陽王。懷恩復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子儀謂：『懷恩雖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為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恩信嘗及之。今聞臣至，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子儀至奉天，諸將皆請擊賊。子儀曰：『敵軍深入，利於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潰貳。』因下令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退。子儀還朝，上賜鐵券，命出鎮河中。

單騎
回紇

後吐蕃以十萬自北道趨奉天，黨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自北道趨鞏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子儀奏寇皆騎兵，飛來不可輕視。請使諸軍節度，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會懷恩死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衝進吐蕃披靡，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命嚴備而不出戰。時一二竊聞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子儀因遣牙將李光瓚說回紇。約與共擊吐蕃。回紇聞子儀尚在，不信，謂光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子已棄四海，令公亦損節，中國無主，故從來也，令公果在，可得見乎？光瓚回報。子儀曰：「今秦秦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相契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平。」諸將請選精騎五百為衝。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寇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歿，而家全。」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

藥葛羅，執弓注矢。子儀免胄釋甲，投戈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面藥葛羅而讓之曰：「汝何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藥母。於汝何有？」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子宴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公賊乎？」子儀即取酒與酋長共飲，並執酒爲誓，因說轉攻吐蕃。回紇遣其首領入朝，而率全軍進攻吐蕃。大破其衆十餘萬於靈武臺西原，所獲牛羊駝馬，三百里而不絕。當寇警之迭運也，代宗方與百官講佛經於西明寺。無子儀梁元帝之覆轍必矣。

晚年
威望

唐至肅宗之時，強藩專權，故西蕃之寇屢作。子儀雖以權變說退回紇，擊敗吐蕃，知此終非長久之計，代宗召見延英殿，言之涕零，子儀念制敵非練兵不可。然連年荒亂，籌餉不易。在河中日，先自耕百畝，於是將士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子儀年益高，功愈崇，且尊爲尚父矣，雖強藩悍將無不畏之如神。走卒小夫，無不敬之如父。史思明降將田承嗣據魏州。傲狠爲諸節度最。子儀嘗遣使至承。嗣西望而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屬於人，若干歲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賄賂，皆遏絕，子儀封幣過其境，必持兵衛送，其爲豺虎所服如此。德宗建中二年，子儀年八十五矣，遽薨於位。有八子七婿。皆爲朝廷重官，史稱其一身系安危者殆二十年，信哉。

遺事

武功盛者多驕盈，而子儀特崇謙讓，位重懇辭，失位無懼，不幸危以逸君，不挾憾以報仇，嘗曰兵亂以來俗少廉隅，苟而成即敝，懷恩就擒，當從切侯范蠡以塗初志，察言觀行，固不得以粗暴武人視子儀，宜乎以當貴壽考爲世漢稱也。附錄遺事。

(一)子儀初與李光弼俱屬安思順。不相能。雖同食，睚視不交一言。及子儀節度朔方，光弼懼詣子儀乞免妻子，子儀趨抱上堂，泣曰：「主迷國亂，非公不能東伐，豈敢私債時耶？」因相持拜，更荐爲河東節度，分朔方兵一萬，與之。

後光弼屢立戰功，然非子儀有相如之風安能交歡至此。

(二)子儀出將入相，率以爲常，管還目擊，朝恩邀遊，或告將謀不利，將士堅請從。子儀曰：「吾大臣，彼無上命安敢如此，若受命，汝曹欲何爲？」僅以家僮數人往，朝恩問故，子儀以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三)子儀在朔，管表除縣官一人，不報。或以爲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是疑之也，今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而止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又何怪焉。」聞者大服。

(四)子儀患強盜，吳隆從而諛之，因奏發扇動衆軍，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旣而僚佐多託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荐於朝曰：「吳隆誤我」遂逐之。

(五)代宗歸葬禁宰屠，子儀隸人犯禁，金吾奏之，或勸其爲郭公地，對曰：「郭氏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爲宰臣附之者衆，今故發其小端，以明郭氏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子儀聞而謝焉。

(六)子儀在邪行營，聞楊綰拜相，庾內背樂，減數五分之四。望風從儉者不可勝數。其善於居功處世如此。

(七)御史中丞，盧杞貌陋而色藍，人皆以鬼視之，子儀以尙父臥病，百官道問，不屏姬侍，聞杞至悉令屏去，隱几獨待，杞去，家人問故，對曰：「此人貌陋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得權，吾族無唯類矣。」其精細又如此。

(八)子儀長子暉孝友廉謹，留治家少長得所，以儉樸自處，子儀薨，上獻馮朝御賜名馬珍玩，後楊炎盧杞柄政，最忌勳族，郭氏得以幸勉，亦矚力也。

(九)三子暉，善騎射，累從子儀無奇功，將兵救邠時其繼太姁爲暴，段秀實盡殺之取其首。注粟上，十大譟盡棄甲，秀實固詰暉營笑曰「吾帶吾頭來」因說暴亂爲廢德之累，暉再拜謝罪，其勇於改過成家風矣。

(十)子儀六子陵尚昇平公主，管因反目請公主曰：「汝以若父爲天子耶，吾父薄天下不爲耳。」公主奏訴，子儀執陵廷

請發落，代宗慰之，且曰：「不獲不醫，不作阿翁，兒女閨房之事，無聞可也。」子儀家法，有可法者焉。

(十一)盜發子儀父墓，人疑朝恩使之，子儀自滬陽入，議者憂其構變。上言及之，子儀心知其故，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兵士，殘暴人墓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其識大體如此。或以不能獲盜復仇爲子儀傲者。抑亦小矣。

(十二)子儀弟在親仁里，占四分之一，中通長巷，家人二子相出入不知其居，而閨闈之側，皆有遊人，故雖堆積塗溢不可勝紀，而羣小肆讒，無聞可得，故巷稱安居云。

唐史臣曰：「汾陽事上忠誠，臨下寬厚，所至必得士心。前後遭逢倖臣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時方握強兵，方或臨敵陣。詔命徵之，未嘗不即日應召。以危亡而易慮，故謗謠不能行。麾下老將，皆王侯重貴。子儀隨指進退，如僕隸焉。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富貴壽考。哀榮終始。」子儀一生。此爲定論矣。

唐顏真卿事略

顏氏 顏真卿字清臣，唐京兆萬年人。其遠祖之推，北齊時以文學著家訓一書，尤爲世所傳誦。其從高祖師古博學鴻著，斯於唐初，至真卿與其從兄杲卿，俱以節著。信乎顏氏之家學淵源也。真卿開元中登進士第，累遷侍

御史，戶部侍郎，憲部尚書，封魯郡公，太子太師，諡文忠，贈司徒。

文學書法

真卿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法，筆力遒婉，世寶傳之。所謂顏魯公鈇勾銀畫者也。

以孝 真卿少孤，母殷躬加訓導。真卿事親以孝聞。使河東時，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三十年，殯僧舍埋地，而不葬，有詔延祚兄弟終身不齒，聞者愕然。其在朝廷，亦常以老諍君，兩京後將復宮闕。肅宗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署祠文，稱曰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儲，深

事君

達禮體；時太廟爲安祿山所毀。真卿奏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既爲盜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刑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玄宗居西宮，真卿乃首率百寮請開起居。因遺忌外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車親自陝將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深銜之，後真卿攝祭太廟言祭器不飾。載以爲誹謗。貶岳州別駕。

正色直言

壯立朝正色直言，疾惡爲讎。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湜，謫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湜後乎。」在行在時，武部侍郎崔滂帶酒答入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真卿俱劾之。廣平生總兵三十萬，來收長安。出解之日，王常關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玉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肅宗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始欲優容之。」乃以奏狀還。百官肅然。

力載

宰相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其短，乃給代宗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力詆元載，謂其變亂黑白，閉塞上聰。李林甫楊國忠所不敢爲者，載嘗欲爲，其激切有如此者。於是中人爭寫內本騰布於外，真卿之貶候州別駕，亦因此也。未幾元載伏誅。

出守平原

先是當玄宗朝，宰相楊國忠惡真卿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修城浚池料丁壯儲廩實，日與賓客泛飲酒賦詩。祿山果以爲善生而不虞。故祿山反後，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遣參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乎。」泊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如何所爲乃若此。」

支持河北

真卿守平原，河北兵歸之。聲勢大振。祿山陷洛陽，殺留守李澄御史中丞盧弈判官蔣清，以二首遺段子光來徇河北。真卿恐搖人心，乃詐謂蔣將曰：「我識此二人首皆非也。」遂腰斬子光，密藏三首。異日乃取三首結

芻糶，棺殮祭殯，爲位痛哭，人心益附。時真卿從父兄常山太守吳卿斬祿山將李欽湊等，清士門十七郡同日自歸順，真卿與吳卿約共恢復。斯時河北兵二十餘萬，共推真卿爲帥。會清河博平師大敗祿山兵，斬首萬餘級。祿山乘虛遣史思明等，急攻河北諸郡。河北諸郡俱陷，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乃棄河北，而赴行在，聞關以至鳳翔。

一面斥

德宗時，盧杞專權，忌真卿，罷其禮儀。使改太子太師。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乃見杞曰：「真卿以褊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吾不敢以衣拭，以吾耻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

成杞

若節

淮西

會淮西節度使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榮。密表請留未許。真卿行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將食其肉。諸將慢罵舉刃以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而揮退其衆。乃揖真卿，就館舍。迫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愛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殺汝，尙說邪。」希烈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慚。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俾將阮之。真卿曰：「死生公矣，何多爲。」時張伯儀敗績於安州。希烈令齋伯儀旌節首級誇示，真卿痛哭投地，後拘送真卿於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志銘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

夫老矣，曾寧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希烈復遣其將辛景臻安華等，至真卿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侑在朱泚黨中例伏誅，希烈聞之，怒。遂殺真卿。

真卿忠貞大節，彪炳千古，然非為權姦所擠，則不至見殞賊手。浩然之氣，亦莫由顯也。真卿與其兄杲卿俱以儒生而臨大節，蹈大義，終無貳色。信非家學有素者不能也。是以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其為世所敬仰，可知矣。

同風

唐杜佑事略

承蔭入仕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曾祖行敏，荆益二州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祖愨，右司員外郎，詳正學士。父希稷，歷鴻臚卿、涇州刺史，西河太守，贈右僕射。佑以蔭入仕，補濟南郡參軍。

識賦受知

佑為剡縣丞時，潤州史韋元甫嘗受恩於希稷，佑謁見元甫，未之知，以故人子待之。他日元甫視事，有疑獄不能決，佑時在旁，元甫試訊於佑，佑口對響應，皆得其要，元甫奇之，乃奏為司法參軍。元甫為浙西觀察淮南

節度，皆辟為從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入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轉撫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經略使。

受知後
炎才優
德運

楊炎入相，徵入朝，歷工部金部二郎中，並充水陸轉運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羅等使，時方軍興，餽運之務，悉委於佑，遷戶部侍郎。

盧杞排擠

佑遷戶部侍郎，判度支為盧杞所惡，出為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哀關受之，佑不行，俄換饒州刺史，未幾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時，德宗在興元，朝廷故事執政往往遺脫，嶺南節度常兼五管經略使，佑獨不兼，故五管不屬嶺南，自佑始也。貞元三年，徵為尚書左丞，又出為陝州觀察使，遷檢校讀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

此，充淮南節度使，丁母憂，特詔起復，累轉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

討伐 十六年，徐州節度史張建封卒，其子愔，爲三軍所立，詔佑以淮南節制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委以討伐。佑乃大具舟艦，遣將孟淮先當之，準渡淮而敗，佑杖之，固境不敢進，及詔以徐州授愔，而加佑

兩攝 兼徐泗等州觀察使，在揚州開設營壘三十餘所，士馬修葺。然於賓僚間依阿無制，判官南宮偉李亞鄭元均爭權頗紊軍政，德宗知之，並竄於嶺外。

家宰 十九年，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官使，德宗崩，佑攝冢宰，尋進位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欲前平章事。旋又加弘文館大學士。時王叔文爲副使，佑雖總統，而權歸叔文，叔文敗，又奏李巽爲副使，頗有立。順宗崩，佑復攝冢宰，尋讓金穀之務，引李巽自代。

整理 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稱條頗整，公譁多之。朝廷允其議，元和元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封歧國公。

弭兵 時河西黨項滯吐蕃人寇，邊將邀功，亟請擊之，佑上書論之曰：「臣伏見黨項與西戎番通，限有降人，指陳其事迹，而公卿廷議，以爲誠當謹兵戎備侵軼，益發甲卒，邀其

寇暴，此蓋未達事機，匹夫之常論也。夫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興，獫狁爲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追之太原，及境而止，誠不欲弊中國而怒遠夷也。秦平六國，恃其兵力，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逐諸羌，出於塞外，勞力擾人，結怨階亂，中國未靜，白徒旋起，海內雲擾，實坐譎戍，漢武因文景之富，命將興師，遂至百口減半，章下哀痛之詔，罷田輪臺，前史書之，尙嘉其先迷而後復，蓋聖王之理天下也，唯務綏靜蒸人，西至流沙，東漸於海，在南與北亦存聲教，不以遺物爲珍，匪求遐方之貢，豈疲內而事外，終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納忠之臣，並有匡

君之議，淮南王請息師於閩越，賈捐之願棄地於珠崖，安危利害，高懸前史。昔馮奉世矯漢帝之詔，擊沙車傳其王首於京師，咸震西域，宣帝大悅，議加爵十之賞，蕭望之猶以爲矯詔違命，雖有功效不可爲法，恐後之奉使者爭遂發兵爲國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國家自天后已來，突厥默啜，兵強氣勇，屢寇邊城，爲害頗甚。開元初，邊將郝靈佺親捕斬之，傳首闕下，自以爲功，代莫與二，坐望榮寵，宋璟爲相，慮武臣邀功，爲國生事，止授以郎將。由是訖開元之盛，無人復議開邊，中國遂寧。外夷止靜，此皆成敗可徵鑒戒非遠。且黨項小蕃，雜處中國，本懷我德，當示撫綏，開者邊將非廉，亟有侵略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便賄方物，徵發役徒，勞苦既多，叛亡遂起，或與北狄通使，或與西戎寇邊，有爲使然固當懲革，傳曰，漢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遠略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誠之完葺，使保誠信，絕其求取，用示懷柔，來則懲禦，去則謹備，自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遽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稟君人，覆育羣類，勳必師古，謀無不臧，伏冀堅保永圖置兵祔席，天下幸甚，臣識昧經綸，學慚博究，竊鼎鉉之寵任，爲朝廷之老臣，恩深莫倫，志懇思報，臧否備閱，芻蕘上陳有微旌展，伏深惶悚！」

上河嘉利。

致仕
終老

歲餘，請致仕，詔不許，但令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每入奏事，憲宗優禮之不名，常呼「司徒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卅木幽邃，佑每與公卿講集其間，廣陳妓樂，諸子咸居朝列，當時貴盛，莫之與比。元和七年，被疾，六月，復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憲宗不從已許之，詔曰：

「宣力濟時，爲臣之盛勳，辭榮告老，行己之高風，况乎任重公台，義深翼贊，秉冲讓之志，堅金石之誠，敦諭既勤，所執固固，則當途其莫禦，誰以崇名，尙齒優賢，斯王化之本也。杜佑，嚴廊上才，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

履溫厚之姿，其裕本乎性，何，謀欲彰乎事業，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爲政惠民，審察黎利病之要。由是在司邦用，累代藩方，出總戎歷，入和鼎寶，車膺重寄，歷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詔冊，登之上公，肅恭在廷，華髮承弁，茲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際，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優賜，以徇其情，乃轅鄧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輔導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敬止之鄉，庶乎怡神葆和，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章。」

是日上遣中使就佑第，賜絹五百匹錢五百千。

佑於致仕之年，十一月薨，壽七十八，廢朝二日，冊贈太傅，諡曰安簡。

力任富國安人

佑性敦厚，強力，尤精吏職，雖示寬和，而持身有術。爲政弘易，不尚儉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戎歷變，卽非所長。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爲己任。

纂修通典

初開元末，劉秩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爲陸贄稱賞，房琯以爲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爲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貞

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曰：

「臣聞太上立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遂行當代，其次立言見志，後學由是往咨，遞相祖述，將施自政，用又邦家，臣本以門資，幼登官序，仕非游藝，才不逮人，徒懷自強，頗玩墳籍，雖履歷叨幸，或職劇抄股，竊借光陰，未嘗輕廢，夫孝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倫五教之宏綱，如日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多記言，罕存法制，愚管窺測，莫達高深，輒肆荒虛，誠爲愆度，每念惜學，莫探政經，略觀歷代，衆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臣既庸淺，寧詳損益，未原其始，莫暢其終，尚賴周氏典禮，秦皇蕩

滅不盡，縱有繁雜，且用準繩，至於往昔，是非可爲，來今龜鏡，布在方册，亦粗研尋，自頃續修，年隆三紀，藏書思拙，心味辭繁，圖籍實多，事自非少，將事功舉，罔愧乖疏，固不足發揮大猷，但竭愚盡慮而已，書凡九門，計二百卷，不敢不具，上獻庶明，鄙志所之，塵瀆聖聰，兢惶無措。」

優詔嘉之，命藏書府，其書大傳於時，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掌，大爲士君子所稱。

勤讀 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忘。與賓佐談論，人恆其辯，而伏其博，設有疑誤亦能質正，始終言行無所玷。

結論 佑承蔭入仕，讞獄受知，史家謂其博古該今，輸忠效用，位居極品，榮達子孫，是未足以論佑也。才擅饒運，整理度支，兩攝冢宰，弭兵省用，蓋擅經濟學之要旨，亦亂世之秀傑，致仕優詔，足以知其梗概也。所著

通典，雖廣劉秩政典而作，要以宏才通識博聞強學之助，重規疊矩，昭示方來，鄭志馬考脫卸而出，千古講求政治學者之圭臬，四庫提要稱爲詳而不繁，簡而有要，原原本本，有用之實學。書目答問昭示學者爲當讀之書，對政治文化及禮學上之貢獻，宜乎其超越千載矣。

持身有術，爲政弘易，掌計治民，物便而濟，富國安人爲任之訓，示爲政者之所具瞻，位極將相，手不釋卷，燈下讀書，孜孜不倦，史稱始終言行無玷，我自愛愛國之有爲青年，讀其書而法其人，當知所以自勵。

唐孫思邈事略 附韓康

幼年身世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老莊，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難爲用也。」

思邈弱冠，善談老莊，兼好釋典，固爲其性之所嗜，要亦當時時代所支配。自西晉末年，五胡亂華起，至隋之統一止，

其間經三百餘年之長期混戰，論政治則篡奪相尋，暴君代作，論社會，則百姓流離，經濟破產，誠中國史上最長久之黑暗時期。王充仲統之排斥儒家，有道家主義之傾向，魏武以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羅致人才，公然扶破儒家思想藩籬，士生其間，欲自長期儒教拘執之下，解放趨於超脫活躍境界，此老莊思想流行，發生晉代清談與玄學，西方傳來之佛教哲學，接近老莊，釋理與玄學融合，產生新哲學，齊梁以降，其弊更著。後進少年，轉相仿效，手捉塵尾，自命談士，知擺脫纏縛，而無思想哲理上之建樹，鄙薄營求，而忽略苟且儉樸之弊，此委顧崇有論江惇通道崇檢論之非難清談玄學，范寧著論，至謂何晏王弼罪浮於桀紂，而無法挽回風氣也。蓋因清談而養成柔靡風氣，為民族衰弱之主要原因，此思逸所處時代之風氣，明乎此方足以言思逸也。

隱居
大節

周宣帝時，思逸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乃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漢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

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鄆陽公主邑司，以居焉。

思逸之居公主邑司，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帥資之禮以事焉。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為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先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鄆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逸處士居之，逸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浴下閻安期先生之儔也。」

立言
大要

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逸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逸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

而爲風，凝而爲霜，張而爲虹蜺，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發一竅，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癯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亂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癯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云：

「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起起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

思邈之論聲也，融天地人爲一爐，探源自然界，歸結於施政，其學之精選奧衍，廣博貫通，烏得以醫道而限量耶？至謂膽大心小，智圓行方，垂示剛毅發強，犧牲奮鬥，努力研究，優美情操，創造能力，獨立精神爲何如耶？武夫十城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吾國今日，正坐斯病。人懷私利，官貪於朝，疆土淪陷，士習萎靡，思邈立言，悚民族之淪沒，示青年之勇爲，自愛，愛國，愛民族後起之秀，當聞風興起，頑旌獨立矣。

對齊梁陳周隋史料之貢獻

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語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

異迹

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姪，傲，俊，佑，恮，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恮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

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逸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逸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思逸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諸凡異迹，多此類也。

預知未來，未可全信，見其人而斷其窮通禍福者，就其已然之迹，測其未來之果，大抵皆以人之起居行動，學品器識等，爲推測之資，青年求學，品識爲先，孰謂學養不關前途事業哉。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

著作

思逸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及枕中素書會二教論各一卷。

附 韓 康

誠實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東漢京兆霸陵人，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三十餘年，口不二價。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我名，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

高潔

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柴柴車幅巾，以爲出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述遁以壽終。

結論

東漢季世，宦官外戚，迭相水火，黨錮獄興，士類慘罹刑法，政治昏亂，官吏貪污，康蓋隱於市而遁於藥者耶。抑欲以誠實高潔之言行，諷世勵俗耶？

四十餘年，口不二價，其行甚卓，其心良苦，數却公車，終於遁迹，誠實之操，高潔之行，流風餘韻，足以飄勵現世者多矣。

唐李淳風事略 附馬鈞

家世
幼年

李淳風，歧州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並行於代。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

貞觀初，以駿傅仁均歷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

上言改
道渾儀

「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疏漏實多，臣竊虞書稱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之混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亦據混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靈子周末，

此器乃亡，漢孝武時，洛下閎，復造混天儀，事多疏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績，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滴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四，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真，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

太宗異其說，因令造之。

創造
三儀

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爲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蠶足，以張四表焉。

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變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

度。

第二名三辰儀。圓經八尺，有璇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內。

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玉衡遊山而實約規短，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內。又玉衡在玄樞之側

而向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太宗置其儀於凝暉閣，加授承務郎。

精於術數

初太宗之世，有祕記云：「唐二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以訪其事，淳風曰：

「臣據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

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

「天之所命，必無躲避之理，王者不死，多冤枉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復枉宮內，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殺之立難，若如此即殺陛下子孫，必無遺類。」

太宗善其言而止。

淳風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當此術者，疑其別有役使，不因學習所致，然竟不能測也。

咸亨初，官久復舊，遷爲太史令，年六十九卒。

著述

(一) 法象志：淳風改作黃道渾儀後，又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著書七卷，名爲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稱善。

(二) 晉書五代史之天文，律歷，五行書：貞觀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丞。曾參預撰晉書及五代史，

晉書五代史之天文律歷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又參預撰文思博要，貞觀二十二年，遷太史令。顯慶元年，復以修國史功，封樂昌縣男。

(三) 注五曹孫子十部算經：太史監樞王思辯表稱五曹孫子十部算經，理多踳駁，淳風復與國子監算學博士梁述，太學助教王真儒等，受詔注五曹孫子十部算經，書成，高祖令國學行用。

(四) 撰麟德歷：龍朔二年，改受祕開郎中，時戊寅歷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歷，改撰麟德歷，奏之，術者稱其

精密。

(五)其他：其他著作如所撰之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閣錄，并流齊人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

結論

吾國學術，秦漢以降，主守斥進。魏晉以後，誤於清談。唐尚莊誦，宋尚性理，明尚制義，清尚考證，百家思想，既被壓抑，格物致知，尤遭鄙棄，吾民族創造文化之能力，遂致衰落。晚近以來，談玄幽默，益趨空虛，廢敗頹唐，民志日卑，不知發揚，不能創造，今值文化復興之際，當以增加我民族之創造力，發揮光大固有之優秀文化爲先。願吾東方文化，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如禮義廉恥等，皆西人所稱羨，應發揮光大者也。如社會上所流行之五行陰陽等，乃秦漢緯書之流毒，在在與科學相矛盾，誠科學進步之障礙。至如淳風，其學之精博，概未可全以五行陰陽迷信目之也。史家謂其精於術數，觀其創作與遺著，乃我國最著名之天文算術與律曆家。誠學術上之先進，天文算術上之導師，預知武氏篡唐，史家有「能知女主革命而不知其人，則所未喻矣，」之論。隱寓不可信之旨，不可偏廢，殆存而不論之意也。

宋寇準事略

進之知遇

寇準，字平仲。宋華州人。少英邁，通春秋三傳，第進士，歷大理歸州巴東大名成安等縣期會賦役，不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不後期，本道論荐，有以裴魯卓茂爲比者。累遷至鹽鐵判官，應詔極諫利害，太宗器重之，擢尚書判吏部東銓。奏事語不合，太宗怒起，準輒引太宗衣復屏事決乃退，由是益嘉之，嘗曰：「朕得準，文皇之得魏徵也。」會大旱，延近臣問時政，準對曰：「刑有不平。」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狀，準請召二府至，乃曰：「祖吉王淮同侮法求賊，吉賊少而伏誅，淮以參政河之弟，盜主財多，至于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河，河果謝服受責。於是知準可大用。即拜爲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俄因數與知院張遜爭

事上前，罷知青州，既行，太宗常念念不樂，語左右曰：「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復問，左右素憚準，虛復召之，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在青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太宗默然。且固知準之方嚴鯁亮，有文武偉才，於是召拜參知政事。

準之定策

與入相

自馮拯以乞立儲貳被斥，於是嶺南中外，無敢再言。準自青州還入見。太宗足創甚，蹇表示之，問來何緩，並諸子誰可付神器。準言：「臣非奉召不得至京，陛下爲天下擇主，謀及婦人不可，謀及中官不可，謀及近臣亦不可，惟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因決定襄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呼「少年天子」。太宗不悅。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太宗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後入延準醉極乃罷。

真宗即位，延準工部侍郎。尋改刑部。權開封府，又選兵部爲三司使，時合鹽鐵度支部爲一使，命準裁定，乃以六判官分掌，繁簡始適中。真宗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問畢士安孰可與同進。對曰：「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積蓄，固不爲流俗所喜耳。」真宗曰：「然。」踰月與士安同拜平章事。

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常思所以傾之。布衣申中古告準通安南王元傑，幾不能明，賴士安力辯誣，下中古吏獄，具得姦妄，斬之，準乃以安。

寇準力

主親征

方準初相也，契丹內寇，縱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門意。準知爲虛聲恐喝，曰是狃我也。請練兵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統兵答撻奉其主隆緒及太后蕭氏大舉入寇，陷德清，逼冀州，遂抵澶州，謀渡河而南。邊書告急，一夕五至，準兼樞密使，談笑自如，一不發視，但命請帥簡驍銳，嚴備要害而已。真宗聞之大駭，召準問之，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北幸涇州，同列悚懼欲退，準止

之。真宗聞準奏有難色，將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宰相畢士安，力勸真宗如準所奏，真宗乃議親征，參政王欽若，密請幸金陵，樞密同食陳羹，請幸成都。真宗以問準，對曰：「孰爲陛下畫此謀者，可斬也，今天子神武，將帥協和，若車駕親征，敵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擾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委棄宗社，遠之吳蜀耶？」真宗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智數，準恐其朝夕亂上意。乃奏以欽若出知天雄軍，真宗始決意親征，車駕晨發，夕次衛南，遣使之澶州宣慰諸軍，已而車駕至澶州，南城天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觀軍勢，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虜氣未懈，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方領重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當其左右，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畏而不進乎？」真宗乃命渡河。既至，御北城門樓，張黃龍旂，諸軍皆歡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外，敵軍望之奪氣。

澶之盟

時敵軍有王繼忠者，故中國將也，戰敗被擄，遂仕契丹。數爲契丹主言和好之利，至是因謀者奏表爲真宗言和，真宗之親征也，本不欲行，特爲寇準等所迫，勉徇其請，至澶州，益震敵勢之強，惟懼和議之不成也，乃遣曹利用往敵軍議和，而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牛，乃引去。真宗意始定，遂還宮，留準居北城，徐使人視其行爲，準方與制誥楊億飲酒，歌謔歡呼，使者還報，真宗喜曰：「準如是，吾何憂耶？」未幾契丹使者韓杞，果持其主國書與曹利用偕來，利用言契丹求返關南地在速和，固不欲與之歲幣，且欲還其稱臣及獻幽燕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真宗曰：「數十年後，自有得禦之者，吾不忍生靈之重困，姑從其請可耳。」準尚不可，會有讒準幸兵連禍結以自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真宗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所不惜。」準聞之，名利

用至謂曰：「有敕旨，汝所許若過三十萬，吾斬汝首矣。」利用至契丹軍，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歸，兩朝國書，用兄弟稱，中國爲兄，契丹爲弟，中國之納賄外交，自是役始也。眞宗還京，以契丹請和，大赦天下，竟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二，通互市，葺城郭，招流亡，廣儲蓄，眞宗之氣既懈。準不能止。然由是兩河民得安堵，西夏趙德明失牽制之謀，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西北略安三十餘年。邊無牧馬，準之力也。

寇能之罷相

寇準在書中，喜進寒賤之士，每御史缺，必擇朝士之尙氣敢言者。一日除官，同列命堂吏進例簿，準笑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稽例故守資格，一吏職耳，進賢退不肖之爲何也。」同列多不平，王欽若尤深嫉之。

眞宗待準甚厚，會視朝，準先退，以目送之，欽若進曰：「陛下所以敬準者，爲其有功社稷耶？」眞宗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以社稷臣目準何也。」眞宗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今以萬乘之尊，而聽虜邀盟，是城下之盟也。何恥如之？陛下知博乎？博者輸錢將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斯已危矣。」眞宗愀然不樂，由是顯準少衰，未幾竟罷爲刑部尙書，出知陝州，而以參政王旦爲工部尙書同平章事。有唐賢相，大低皆慷慨任事，恢廓有容，延攬人才，如恐不及，宋祖以僥倖得國，總攬大權，一時將相大臣，本多束身寬過，求免吏議，已成風氣矣。自寇準以風聲罷相。由是宰相益循謹畏事，無復慷慨任事之說矣。未幾詔準移知天雄軍，會契丹使者來聘，過大名問準曰：「相公功高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天下無事，天雄爲北門鎖鑰，非準莫與屬耳。」於時欽若有寵，準所舉丁謂，爲三司使，謂機敏有智略，在三司案牘繁，悉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莫不釋然。眞宗奇其才，屢屢密用，欽若與謂相比，羣邪漸進。五鬼用事。天書封禪之說興，眞宗之志益荒矣。

寇準之
再相與
貶竄

初，王旦繼準爲相。會天下無事，且慎守法度，無所變更，真宗久而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論奏，必問王旦以爲何如，且與人察言笑，及奏事上前。羣臣爭執異同，且徐一言以定，莫不釋然。封禪事起，且不能力爭。以年老多疾，請罷機務。真宗語且曰：「卿倘有不諱，天下事當付之何人？」且曰：「以臣之愚，

莫若寇準。」曰：「準性剛，更思其次。」且曰：「他人則非臣所知矣。」真宗久欲相王欽若，且力言南人如欽若恐非其選。乃止。及旦罷，欽若始相，常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相。」子明者，且字也。久之，欽若以交通術士免官，寇準乃復入爲相。時丁謂已參政矣。賜食戚親，伺人顏色，實則密圖忌間之漸。一日會食政事堂，準啜羹汚鬚，謂起代爲拂之，準笑曰：「堂堂參政，乃爲宰相拂鬚耶？」謂大慚，由是恨準刺骨。會帝有風病，事多決於劉后，后故警敏有才智。準與李迪，深以爲憂。一日準請問言於真宗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念宗社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真宗領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以億剛正有守，欲撥入政府，俾佐己，已而爲謂所偵知，因譖準，時真宗疾已昏聩，不記與準有成言矣，竟罷準政事。準旣罷，謂遂與皇后謀貶準嶺外爲雷州司戶，真宗不知也，一日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左右畏謂威莫敢對。後準竟死於雷州，雷人哀之，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露月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歲時享之。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二十年，又賜諡忠愍。

軼事

太宗取士，多罷年少，準年十九舉進士，或勸其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即此不欺一端，已植忠義正直之基，官平生繫社稷安危，攸留人倫坊表矣。

洧澗之役，準爭渡河之議不決，出遇高瓊曰：「久受國恩，今有以報乎？」對曰：「願效死。」準入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曷問瓊等。」瓊仰奏曰：「準言是也。」曰：「機不可失。」瓊乃麾衛士進鞏，帶途渡河，準赴雷州，過

零陵，踰大陵，讎從前後不相屬，溪夷來問抄掠去，已而會長召告之曰：「聞寇準在道，若等奈何竊賢相行囊，神明其佑若乎。」趨道稱人持所掠還，伏道謝罪，準慰而遣之。

至南海，嘗謂其子曰：「守法奉正，士人之常操，以窮通成敗易之者，非吾輩也。」

畧有偏屋，不敵風雨，準完葺訪材，爲廚樓，設几榻，環列經史老莊天竺書，時或看誦，賓至則憑高敞廬，笑語燕燕，若初無鄙陋之貴者。

嶠南山水峻絕，其道路斬崖瀕溪，曲折高下，馬不能牽進。郡官有伐竹爲輜輿以逆準者，謝曰：「吾罪人，騎馬足矣。」百炎薄，捫險阻，日行百里，左右爲之泣下，準昂無阻礙容色。其風度平易又如此。

結論

準疏通樞密，果敢沈毅，不循細檢，喜風聲，善議論，與人無城府，接物無屋岸。及至外險中艱，斬然涯垠，亦坦坦無退軋意。聞一善，奉道推挽，不進用不已。附離苟合者，疾之如仇讎。官居鼎鼐，宅無樓臺，而置淵一役，抗難犯之色，親扶御輦，建不援之議，屹然如山，百萬貔貅，折筆管之使。及其再相之時，闕閭親政，裕險常路，進密摺本元，深邊萌漸，排邪斥奸，滾死不顧，聞準之風者，心魄駭撼，而後知大正不可干，大奸不可肆，大名不可取，大器不可窺。佞夫忠，懦夫有立志，固不能以不令厥終爲進惜也。君子謂準之慮已也輕以約，謀國也勇而固，義在則死不足畏，義亡則生不足惜，勢無以移其操，利無以疚其心，出處始終，孚合大正。詩云：「樂之君子，邦家之基。」其準之謂乎！

宋張載事略

幼年

張載，字子厚，郿人。爲人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以書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

書遂豁然志於道，已猶以爲未足，又訪諸耆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經，京師聽從者甚衆。

勇撤皋
比不耽
下問

一夕，程灝與二先生至，與論易，二程於熈爲外兄弟之子，卑行也。而戴心服之，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徹坐報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應聘講學

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戴名行之美，以東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

梁巖
政績

嘉祐二年，舉進士，爲鄆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今宜川縣西北）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於縣庭，親糶餽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名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閻有民凶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翁然。

廷對
治道

熙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涇州軍事判官。御史中丞呂晦叔公著薦戴於朝曰：「邪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戴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日月，繼有所獻。』上然之。

按獄
浙東

他日見執政王安石，安石謂曰：「新政之更權不庇任事，求助於子何如？」戴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琢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斯語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按書崇文殿，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伯淳時官御史，裏行爭曰：「張戴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汝問如皋陶，猶且讞囚，此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

陋居橫渠修學即志

會弟御史天祥及伯淳，並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屏居橫渠鎮，至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戒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諸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必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己。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禮爲的，以孔孟爲法，窮神化，

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

勉修古禮敦教薄俗

惠巽祭無法，喪僅降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襲不嚴，於是勉修古禮，爲薄俗倡，期功而下，爲製服，輕重如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親於祭祀，納酒漿，以養滌弟而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者始或疑笑，終

乃信而從之相倣，復古者甚衆。關中風俗，爲之大變。

二次應詔偃復古禮之不遂

熙寧九年，秦鳳帥呂微仲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宜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及至都，公卿聞風爭造，然亦未有深知之者，祭禮，詔下禮官議，禮官狃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載力爭之不能得。

復謁告歸終道病歿

適三年郊，禮官不致，載力爭之，又不得，載知道之終不行也復謁告歸，中道而疾病，抵臨潼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及贖。

氣質

載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勇於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艾，即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私干之。

濟貧及
勵後學

窮居恆以天下爲念，行道見饑瘁，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聞人善輒喜，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聞其端。行遊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恥其成就之晚。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貧者，輒粗糲與共。

論治
先務

載嘗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念。以爲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方欲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教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舊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世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學貴
著德

載始爲學，亦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德，祇益口耳，無爲也。」程灝聞之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至也。」載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

著述

載所著書，曰正蒙。嘗自言：「吾爲此書，譬之樹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辟盤示兒，百物具在，願取者何如耳。」書成揭書中乾稱篇首尾二章，實在左右，曰訂頑曰砭惑，程頤改曰西銘東銘。其西銘曰：

「乾坤父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鯨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滄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屢滿，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

之願，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櫛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會者，伯奇也。富貴腐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在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甯也。」

程頤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謂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結論

敬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橫渠先生，門人私諡曰誠明者也。善乎朱文公贊曰：「早悅孫吾，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夫豈可以概橫渠之學耶。考南亞學術思想，自東漢之初，輸入中華，歷漢晉南北朝隋唐迄宋，始有理學之崛起。張載爲北宋關中大儒，名列五子，實開洛關學派之先聲，先儒謂關中土厚水深，士風尙氣節，競廉恥，今觀橫渠，悅孫吳，取洸西，撤皋比，乘異學，學古力行，卓爲先覺，此獨少墟關學編獨推載爲聖道之大宗也。近人謂宋代理學，爲儒釋融合而蔚起之新文學，然歟否。歟姑置不論，方今東西文化，融會一處，砥礪創造，趨穎出新，正如理學之蔚出，孕育未來之文明，光復固有之學術，士生僑先之鄉而無所觀感起興，以冀力媲美乎前美，此學術之靡，文化之憂也。警嚴施政，經界論治，垂行政之端，示求治之基。蓄德之訓，與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實教育之要綱。公民修養之準繩，烏得漠視而忽焉。

宋呂大防事略 附呂辨

大防身世

藍田呂氏，爲關中望族；史稱呂黃六子，其五登科。大忠，字進伯，登第後，條義勇利害，主與弓箭手擇一而用，可省兵屯，遂使求代北地，力持不可。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又教馬涓以臨政治民之要，其言夏人戍守之外，戰士不過十萬，三路之衆，足以當之，亦有知彼知己卓識。要官實文閣直學士。知渭州，繕秦渭邊事，以關陝民未嘗欲以計橫山以鞏固秦渭，不求近功；卒以興章悼曾布不合，降待制，致仕卒。大鈞字和叔，中乙科，代黃入蜀爲巴西縣

嘗從張焄游，能守其師說，居喪一本於禮，漸行於冠昏飲食慶吊之間，闢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次爲圖籍，載每觀其勇爲不可及。呂氏鄉約，多出其手，而執行之力以大鈞爲最。後因討伐西夏爲從事，曾以代李稷請糧面折神邊，疾卒延州官舍，士論多其胆識。

大臨字與叔，積學的禮學家也；爲程門四先生之一，每欲擬習三代遺制，令其可行。論選舉，主張「立士規以養德勵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進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任考功。」頗中時弊。富弼致政舉佛，書責其不應獨善，元祐中爲大學博士，遷秘書省正，范祖禹荐於朝，未及用而卒。

大防字微仲，其內行與兄大忠弟大鈞大臨相若，性亦厚重悉直。其學自禮樂兵刑，水泉，農政，邊防，均能講求實用。第進士，累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爲相於母后垂簾之秋，雖以直道觸於羣小，死於貶所；而能使當時之治，比隆嘉祐，其清風大節，實在元祐諸賢之上，故分次詳之：

大防之 水利

大防初爲永壽令，其縣無井，必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一泉，欲引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者工水地置泉之法以進之。不及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

及知衛城縣，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訴。大防乃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禮租於官概給之。其關心民瘼。通經致用之端，已於此時見之矣。

大防之 邊防

帝城外控汝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之才。韓降宣撫陝西。大防知延州欲，城河外荒堆柴，衆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保障，有不從者，斬以徇。

會環慶兵變，坐坐麟，大防亦落職，然其見事於先，已同是司馬溫公屈野河西築堡之心也。知華州時，朝廷方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罷，民力比他路爲饒，供億軍需亦無令絕，人猶歎其難云。

館伴吳丹使，其使黠諂，頗及朝廷，大防密摘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避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邊詞。其折服異類振作民族之精神，不可滅也。

西夏使來，詔防以待迺之計，且曰：「向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爲嘗奈何？」大防因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關，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贊登極，以觀其意，足以測情僞矣。新得土地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元祐元年，拜尙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

西方患兵，青唐羌以爲中國怯，使大將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未間致討，生擒之。惟其對邊事無須臾之去於心，故能指揮若定也。

大防之

議主持

大防於濮議一事，猶能力持大端，執政議，英宗生父，濮安懿王允讓稱考事，大防乃上言「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己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大抵一時正人君子，如王珪司馬光等，其意莫不如是。惟韓琦歐陽修力主尊親，會蔡小方爲逢君之技，故雖章十數上，而仍不免於出知休寧，宋之黨禍愈益急矣。

大防之

論時政

英宗卽位，以大防與范純仁爲監察御史。大防卽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五：（1）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2）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3）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4）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5）（彌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時

一、富弼以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
二、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從。

三、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人召之者又再。

四、程戡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樞還家為請亦不許。

大防上言謂：「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為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耶。」

又因京師大水上言：

(1) 主威不立；

(2) 巨權大盛；

(3) 邪議干正；

(4) 私恩害公；

(5) 遂夏連謀；

(6) 盜賊恣行；

(7) 羣慝失職；

(8) 刑罰失平；

八事皆切時要。

神宗以替屏求言，大防乃陳九宜之說，累數千言，其略曰：

一、養比，教士，重殺，此治本之宜三也。

二、治邊，治兵，此緩末之宜二也。

三、廣受言之路，寬侵官之罰，恕誹謗之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

其先後條陳各事均能扼舉事實，切中時弊，故宣仁后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於三四。

大防之
典學與
推闡家
法

哲宗三年，超拜大防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以進學為急。請敕解釋，仁宗邇英御書置上左右。又取乾興以來足為法戒者四十一事，隱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此其用心，殆亦可馬光之心也。

哲宗讀寶訓至漢武籍南山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大防因比次古今，推廣祖宗家法，為(1)事親之法；(2)事長之法；(3)治內法之；(4)待外戚之法；(5)尚儉之法；(6)勤身之法；尚禮

之法：（8）寬仁之法；（9）虛已納諫；（10）子好畋獵；（11）不尚旣好；（12）不用玉器；（13）不貴異味十三端。哲宗深以爲然。

大防立朝標采
其貶節

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朝會威儀莫如，神宗常目送之。其立朝挺挺，不植黨朋，范純仁並進，同心戮力，以相王室，進退百官，不干以私，不忝怨，以邀譽；前後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未許，後爲山陵使，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使

使其鄉社，哲宗愍之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會左右正言等先後攻其墮壞役法，奪學士知隨州，又有言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無誣詆，徙安州，時大忠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愍之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僕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事爲章惇知，於是繩之愈力，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行至虔州而病歿，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徽宗即位，復其官，高宗又復大學士，太師宣國公，諡曰正敏。

呂氏鄉約與藍田禮序

大防兄弟，互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其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繩之。」關中化之，朱子增益爲呂氏鄉約，直合禮教鄉政而爲一。爲後世言鄉約者所取法。近人稱爲藍田鄉

約者，以藍田與案著也。大忠每聽人講論語必正襟斂容，其於諸弟，雖顯如大防，亦嚴厲不假以顏色。嘗望堂上，大防妻以二婢按拜庭下，大忠愾其不病，何用人扶，大防媿謝。及大防爲相，愾於羣小，大忠勸其辭職，以避滿盈之禍，大防亦遭貶謫，又以所進官請爲量。大鈞稱理鄉約，大忠對其從寬，以免鄉人解體。大防且勸其移改爲家儀，改爲學規，免爲外人譏刺，朝廷干涉，而爲身家性命之保全。兄弟之間怡怡切切，人稱藍田四呂。今藍田縣北有呂氏四獻祠，歲時鄉祭不少衰。

呂柟之
學行實
備直

大防後五百餘年，有呂柟，能集關學之大成。柟字仲木，高陵人，自號涇野。少絕僂悟，有志聖賢之學，不妄語，不苟交。入正學書院，與章俊茂游。計偕不第，講學京師，與友約曰：文必載道，行必顯言，毋徒舉業，以要利祿，毋徒任重，弗克有終。其入學儀式，京師傳以爲法。後登正法三年進士第一，劉瑾以粉榆故致賀，却之，瑾銜甚。在翰林，操介益勵，又因西夏事，疏請帝入宮親政事，瑾惡其直，欲殺之，乃引去。未幾，瑾敗。禍延朝紳，人咸服之。壬申應詔疏陳六事：（一）逐日臨朝聽政；（二）還處宮疑預圖儲貳；（三）邪社誦管祇肅欽承；（四）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遣去畿子番僧遊軍令各帶業（六）天下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所陳皆武宗之荒德，其五六兩端尤人所不敢言，不報，引疾去，築東郭別墅於邑東門外，四方來學者日集。與馬理，韓邦奇，李夢陽稱關中四先生。朝鮮國乞頒賜其文字爲本國式，其爲中外敬慕如此。世宗嗣位，首召柟，會大禮議興，甲申奉修省詔，復以十三事上言，頗過切直。下詔獄，一時直聲震天下，人人有真欽漢之稱。

呂柟之
說學派

請判解州，教士子學業聖學爲一，於是諸士皆欣欣向學。尋攝州事，恤窮獨減丁役，勸農桑，興水利，築隄謹國，善政犁然，學者益衆，創解梁書院居之，行呂氏鄉約法，擇少而俊秀者歌詩習小學諸儀，朔望令耆德者，講會典，廉訪孝弟節義者，表其閭，求子夏後教之，建溫公祠，正夷齊墓，政學化行，俗用丕變。後遷南京國子祭酒，先後幾九載，海內學者大集，風動江南，環聽者幾千餘人。猶日講益於甘泉湛若水，切磋於鄒東廓，人呼爲真祭酒。

初王守仁講學東南，當道某深嫉之，有士子對策，請將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火其書，柟以迎合主司，力爭罷之。至是又有論湛若水爲僞學。柟白諸當道，已其事。

震文敏爲南京伯與夏貴溪有隙，時噉妬夏，柟諷以大臣誼當和衷規過，背憎非體，益疑其黨夏，既而夏數短震，柟對震

雖少福，固天下才，公為相管為國家惜才，夏亦疑其蠱惑，桎亦未嘗自白，其忠信篤敬如此。會廟哭，自陳致仕，歸與其徒呂槐軒，講學以終，家無長物，著書極夥。卒年六十四，謚文節。卒之日，高陵人為之罷市，四方門人，聞者為位而哭。

彼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樞能恪守程朱家法以立志為先，慎獨為要，忠信為本，格致為功，而一準於禮。主先知後行，重躬行不重口耳，平居端嚴格毅，接人則和易可親，至義理所執，毅然執烈，置死生利害於不顧，終身未見有惰容，教人因材造就，總以安貧改過為言，不為玄虛重遠之論，故其徒多篤行之士云。

結論

當宋明時，崇尚官權，而呂氏鄉約，獨提倡自治，以行使民權，呂氏兄弟，大防為橫渠同調，餘均同受橫渠教誨，同為關學健者。且以禮義廉恥相勸勉，雖丁蜀黨洛黨朔黨峙立之會，而大防獨懸直不立黨派，整潔簡樸，處處留心邊計民生，秦人不黨，於此可見，宜其他邑倣行，關中化之。方今以新生活詔國人，以發展西北為急務，聞呂氏之風，有不奮然興起者乎。

宋韓世忠事略 附梁夫人

出身及年職功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今陝西膚施縣）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鷲勇絕人，能騎生馬馳。家貧無產業，嘗為省倉負米。年十八，以勇敢應募鄆州，即隸軍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宋徽宗年號）四年，夏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既而以重兵次高平嶺，世忠率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犯，世忠獨部敢死士殊死，門，敵少却，願一騎士銳甚，問俘知為監軍駙馬兀朮，即躍馬斬之，敵衆大潰。經略司上其功，時童貫董邊事，疑有所增飾，止補一資，夫以一世傑，屈於末弁，衆皆弗平。旋從劉延慶築天降山砦，為敵所據，世忠夜登城，斬二級，繼

遇敵佛口若，又斬數級，始補進義副尉，至咸底河，斬三級，轉進副尉，勇績漸彰。

擒方臘之勇略

宣和二年，睦州淳化（今浙江嚴州淳安縣）人方臘反，託左道以惑衆，自號聖公，建元永樂，嘗百官，衆至數萬，江浙震動，調兵四方，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敗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且與定交，如淵者，世忠之知己也。

時有詔詔得臘首者，拔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今嚴州）清溪峒，時臘穴據巖屋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搗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爲國除賊，爲民除害，履艱險，輕死生，勇往邁進之精神，非盡爲功名心所促使也。別將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俘爲已功，幸別帥楊維忠還闕，直陳其事，世忠擒臘之功，始轉承節郎。

廓沱河以少敵多從容勝敵

幽冀雲燕，隴北方之屏藩，中原之故地，遼人侵而佔之。宣和四年，金人強大，出兵伐遼，遼主延禧北遁，宋廷議乘機恢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卒舟集，即命艦舟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風，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夫以五十騎至少之兵，當二千騎強寇之寇，須臾之間，化險爲夷，轉敗爲勝，從容不亂，策劃井井，雖古名將，曷以加焉？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世忠從王淵築方平，討捕禽戮殆盡，積功轉武節郎。

智降潘青翠寇

欽宗卽位，世宗從塗方平屯滑州，（今河南滑縣）金兵奄至，以方平備不嚴，王師數萬皆潰，顧世忠揮戈力戰，突圍焚橋而還。欽宗召對便殿，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金兵濟河被滑州，逼京師，時勝捷軍張師止敗

，宜撫副使李嗣大斬之，大校李附鼓衆爲亂，淄青數萬人復之，山東復擾，彌大徽世忠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鉄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故皆死戰，大破之，斬俘復，乘勝追至宿遷，賊黨尚萬人，方擡子女椎牛繼酒，世忠單騎夜追其營，呼曰：「大軍至矣，爾東戈捲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况我輩皆西人，平生惟殺番賊，幾曾作賊耶，天子使我召汝，若能降，悉赦罪。」賊駭，懷請命，跪進牛酒，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詔入朝授正任單州團練使屯濰沱河。

雪夜禱
之忠義

真定陷於金，世忠知舊友王淵守趙，情勢危急，亟往助之。金人知世忠在，攻益急，縋盡援絕，人多勉其潰營是日被創死，趙危以解。世忠以淵有知遇之雅，故急人之危，臨難不去，其忠勇爲何如耶？以功遷嘉州防禦使。

探都
卓識

一帝北去，康王以天下兵馬元帥，與師勤王，世忠以張邦昌僭竊，因領所部勸進。康王卽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

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夫長安者，國之頭首，天下上游，誠當時謀恢復者之所必資，時論不從，論者惜之。金人再涉河南，翟進合世忠兵夜襲敵營，以丁進失明，陳思恭先遁，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還汴詰一軍之先退者皆斬之，左右肅然。詔授應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合山東兵拒敵，金人聞世忠守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令將粘罕，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兵少不敵，夜引退。

建炎三年，高宗召諸將議移蹕，張俊辛企宗請往湖南。世忠曰：「淮河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它，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關鎖之遠，安保道路無變乎？江淮當留兵爲守，軍糧當分兵爲衛，約十萬人，分平慮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乎？」高宗嘉納。世忠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高宗如錢塘卽由海道赴行在，身

爲國寄，讒莫社稷，跡在江湖心繫君側，卓哉世忠！忠哉世忠！

苗劉之變與師靖難

高宗之遷臨安也，以王淵爲有定策功，命簽樞密院事，淵本無大勛，而屢從統制苗傅劉正彥，尤憤憤，二人因深相結納，是時宦者尿管，履珪皆貴寵用事，妄作威福，中大夫王世修與正彥密謀，先殺王淵，然後盡誅師靖難宦官；議定，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掉而殺之。苗劉擁兵至行宮，分捕諸宦官，皆殺之。上登樓問故，傅厲聲對曰：「天下生靈，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橫恣故耳，不斬康履，臣不還營。」上不得已，執履付之，傅等即燔諸樓下，軍士猶不肯退，帝命宰相朱勝非趨樓下曲諭之，傅更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淵聖若還，何以處之。」上乃下詔，遜位於皇子昀，而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太后出諭傅等曰：「強敵壓境，中外岌岌，吾一老婦人，抱三歲兒決事，其何以令天下耶？」傅等不聽，太后願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還白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正可受之以爲後圖。」於是皇子即位，改元明受，尊上爲睿聖仁孝皇帝，加苗爲武富軍節度使，劉爲武成軍節度使。

時張浚在平江（今吳縣）正議討亂策，會世忠至常熟，將赴行在，浚問之曰：「世忠來，吾事濟矣。」因以書招之，世忠得書，既憂君父，復傷故人，以酒醉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相持痛哭，浚大驚將士，皆感憤聽命，於是命世忠趨秀州。（今嘉興）世忠至秀，遣雲梯，治器械，大修戰具，苗劉始大懼。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苗劉震恐，勝非曰：「勤王之師，遲遲未進者，俟此間自反正耳，若俟其至，公等將置身何地乎？」正彥始白太后，還政於帝，復以建炎紀年，以苗爲淮西制置使，劉副之，而賜之鈔分，以安其志，進次臨安，賊將阻河拒戰，世忠瞋目大呼，挺刀突前，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殺數矢者斬。」賊衆辟易，矢不及發，大潰南走，苗劉以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痛哭曰：「

中軍吳潛往逆爲最，宜先誅之。」世忠卽謁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衝御營左軍統領。

世忠以賊擁精兵，距臨關甚遠，倘成巢窟，卒未可滅，請自往討，於是以江浙制置使，自衛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徒步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苗弟翊，餘行在，苗亡建陽，追苒之，皆伏誅，世忠初卹辭奏曰：「臣嘗生獲賊，爲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黃龍俘來朝」至是卒如其言。高宗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之，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

金山之捷

金兀朮謀南侵，移蹕之曠又起，張俊，辛企宗勸帝自乳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仍持幸吳越議，高宗善之，於是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

兀朮道渡江，諸屯皆敗。建康失守，世忠不得已，退保江陰，尋聞臨安亦陷，高宗幸浙東，世忠乃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吳淞江口之將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命赴行在，奏「上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力一戰。」帝謂輔臣曰：「此呂頤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

兀朮至江上時，世忠駐軍鎮江，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此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勝必登此，覘我虛實。」乃先遣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急起合擊之。」敵果至，有五騎驅廟，伏兵起，獲其二騎，其二騎遁去，有一騎紅袍玉帶，旣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卽兀朮也。

黃天之戰

旣而會戰江中，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大敗金兵，俘獲甚衆，兀朮塔龍虎大王亦在俘虜中，兀朮懼，請盡歸所掠，假道過江，弗許，益以名馬，又弗許；遂浙流西上，世忠循北岸，虜循南岸，且戰且行，時敵將李璿太，復自淮東來援，軍北岸，世忠與二酋相持於黃天蕩者四十八日，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鈎，

授饒健者，明且，敵鼓譟而前，世忠與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艘一纜，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世忠顧答曰：「時於所佩金鳳旗傳酒縱飲之，兀朮見世忠整暇，益沮，求歸，祈請甚哀，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語塞。兀朮窘甚，或策曰：「老鵠河故道雖堙，然鑿之可達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漢成，長三十餘里，遂趨建康而去，世忠亟尾後追擊，又大敗之，終不能濟。宋師乘風仰篷，海舟往來如飛，兀朮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金人皆不習水戰，會有閩人王姓者，爲金謀，教以士鋪舟中，穴船板以權槳，俟風息乃出，且以大箭射南軍箬篷，則不攻自破。兀朮從之，次日果天霽無風，宋軍帆弱，不能進，金人引舟，出江，以小舟縱焚箭，下注如雨，宋軍驚亂，兀朮得從容北去，世忠收軍還鎮江，時建炎四年四月也。

黃天蕩之役，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人，扼敵於江，寢及兩月，每戰必克，幾殲其師，金自渡江從無如黃天蕩之失敗者，乃既生世忠，何生漢奸，功敗垂成，甚可惜也。

世忠與兀朮相持於黃天蕩也，捷奏至行在，高宗甚悅曰：「金人侮侮以來，兵將多望風奔潰，今歲如韓世忠輩，雖未完全功，皆累獲捷，若自此訓卒繕甲，極力措置，今冬虜來，似有可勝之理，朕觀自古恃衆而敗如尋邑昆陽之戰者多矣。」乃出世忠奏，命尙書省以黃榜諭中外，別下詔曰：「世忠蕩平諸寇，運奏大捷，已倏加擢，其告諸軍統制，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冊。」又別賜世忠手札，勞勉之，前後凡六，褒獎甚至，拜少保，遷神武左軍都統制。

大捷之捷

劉豫合兵南下，圍攻楚州，朝命張俊往救，俊辭不行，詔劉光世督諸軍救之，魯惟光世者五，光世畏葸不進，楚州遂破，高宗以御札賜世忠，其略曰：「虜氣正銳，朕甚憂之，建康諸將，皆爲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朝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爲生。」遂自領江濟師，而使統制解元守高郵，營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營金騎兵。代木

爲糧，自斷歸路，示士卒以必死。

會朝廷遣魏良臣如金議和，道大儀，世忠置酒與別，盃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軍守江。」乃命撤幕，班師，良臣去，世忠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標所向。」於是移軍趨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曰：「聞鼓聲則齊起奮擊。」金帥見良臣，知世忠已南渡江，大喜，即行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世忠麾旗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旗色相雜，金軍亂，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入陣，上搃人胸，下斫馬足，時久雨初霽，金兵多陷泥淖中，不得出，世忠麾勁旅，四面蹂躪，金人馬死傷無算，擒其大將二百餘人，而世忠別將董旼亦輟敗金兵於天長之磯口橋，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使水軍夾河陣，決河灌金營，而設伏以待之，一日十三戰相持未決，世忠使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破之，所俘獲萬計，世忠親追至淮上，金兵驚潰，不復能成列，相蹈藉溺淮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高宗曰：「世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運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論者謂此役爲中興武功第一，金人自經此大衄，始有求和之志。趙鼎奏金人遁歸，宗社之福，尤當博采羣言，措置守禦，以終恢復之業，上優詔答之。

鎮守
楚州

六年，奉命移屯楚州，（今淮安縣）以城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高宗以手札勞之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其優異如此。

時楚州殘破之餘，世忠既至，披草茨，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將士有臨敵怯戰者，世忠遣以巾帕，故人人奮厲，世忠撫流散，通商惠工，楚州遂爲重鎮。

劉豫入寇，聚兵淮陽，朝廷命世忠自高郵楚州圍淮陽，世忠引軍渡淮，旁符離（宿縣）而北，至真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勒兵圍城，堅守不下，兀朮及劉豫來救，銳甚，世忠求授於張俊，俊忌世忠功成，

不從，世忠乃勒陣向前，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也。」須臾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賜號楊武討逆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大將賜功號節度開三鎮自此始。

世忠在楚州，前後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當世莫不驚服，岳武穆尤深敬之。在楚計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足食足兵，使民信而國安，其功甚偉。世忠自此爲秦檜所忌，以樞密使入朝，兼之和議事起，世忠力阻講和，檜益深忌，後世忠以樞密入朝，自此不復執兵柄矣。

力阻和議

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會秦檜主和，命世忠移鎮，留兵守楚州，世忠因上奏，其略曰：「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與敵決於一戰，臣願效死節，率先迎敵，如其不勝，從之未晚。」章凡數十上，皆慷慨激切，請單騎詣闕面奏高宗，率優詔褒答，復賜手札曰：「古人有言，闕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尋金遣蕭哲之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蓋由奸臣秦檜當國，上惑於檜說，世忠極言力諫，終未能挽回天聽也。

世忠痛言不見用，國事日非，會使臣之金，復遣使偕來，世忠伏兵洪澤欲劫之，境其和議，奸人告密，事未果行。秦檜以此銜世忠，他日論構甚伏於此。

西湖高隱

世忠自力阻和議，益惡秦檜，自楚州以樞密使入朝，此後，杜門謝客，不言兵事，平時將佐，亦罕見其面。十二年，改封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歸，平居在北方，聞其名，召見，臨軒慰問者良久。世忠疾，將吏往問，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位至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尙哀其死耶。」爲人忠誠，出於天性，管戒家人曰

「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

性極剛直，而作事勇往敢爲，不避橫責，岳武穆之獄，舉朝無敢出「語」，世忠獨力爭之，風樓檣怒，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鉄杖於太祖殿下。」時一「大將，多曲循情，世忠與檣同在政地，一拼外，未嘗與談，其風骨如此。生平嗜義輕財，身爲大將，而奉公守法，絕無驕矜氣，所賜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與士卒同甘苦，每出軍，秋毫無犯，軍行所過，農人皆荷鋤而觀。知人善任，所引如成閔解元等，均起自行伍，擢乘節施。

世忠解兵歸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騎驢載酒遨遊湖上，口不言戰功，故秦檜用事，於他將則雖已廢棄，猶不忘舊，必殺之而後快，於世忠則否，雖云明哲保身，要亦受詩書陶冶一變其當年叱咤風雲之概也。

十三年封威安郡王，十七年，改鎮尙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八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朝追封霸王，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庭。

世忠遺事

甲盛兵利，方能制勝強敵捍衛國家，保護人民，古時將帥，對於製造軍用器械，戰鬥新法，多不講求，世忠平時於器仗之銳窳極爲留意，凡所煮畫，精絕過人，考後世之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鎗，掠陣斧，跳潤習騎洞貫習射，皆世忠遺法也。在淮東時，即以克敵弓取勝，後上其式於朝，詔工部下軍器監選工仿製，一時徧布兵間，賴以制敵。劉光世者，吏官以中興佐命目之，無譏甚矣。而論者不察，亦命爲中興良將，甚有名亞世忠之贊，考其始終未嘗敗衄者，獨一岳飛，世忠雖時見失利，而戰功可指數，他如張俊不過削平內地羣盜，與金池，未嘗不望風鼠竄，如楚州之失，張俊畏縮亂避，劉光世則五降御札，訖不奉行，顯與世忠有隙，薰藉不同器，烏得與世忠相提並論耶？嘗因兵事齟齬，交訴於朝廷，高宗深憂之，後世忠與光世同入覲，高宗諭以「當以氣節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世忠感泣，再拜，且曰：「臣等頃皆有違言，至於安國家，不敢分彼此，况今日已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丁寧訓飾，臣爲惶懼

無所容，敢不奉詔。」大臣風度，固應如此，若光世者，烏足知此，本其無君國之心，明抵其非可也。乃竟得以榮寵倖終，烏得以中興什命名亞圖世忠目之哉。

苗劉兵變時之梁夫人

苗劉明受之變，世忠首發平江也，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苗等所質，防守嚴密，世忠不顧，迨世忠至秀州，修戰具，苗等始大懼，謀諸宰相朱勝非，勝非給苗等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撫慰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宗，梁氏疾驅去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夫人勇健，急君父之憂，迅速會師，爲何如也。

桴鼓助戰時之梁夫人

黃天蕩之戰，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以勵衆，衆致死，始大敗金兵，俘獲甚衆。世忠能以八千人破兀虜十萬之衆，金酋自是不敢復渡長江，延南宋一百五十年之祚，鞏固國防，保守疆土，世忠固南渡諸將中第一人，而梁夫人抵禦金人，不少撓屈，可謂能伸民族之志氣，巾幗中之奇女子也。夫人屢受大國夫人之封，其事具載建炎繫年要，錄中別史又載其江中之戰，會上疏劾世忠失機，誠中興女中英傑也。

世忠鎮守楚州時之梁夫人

宋之山陽，當時屬淮南東路，當時楚州，即今之淮安縣治也。時刻豫合兵南下，楚州被圍，張俊劉光世畏葸不進，遂致破陷，世忠受御札，感泣自鎮江濟師之楚州也，際殘破之餘，披草筵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又遣人結山東某傑約其乘機遙應，宿州馬葵及太行拳盜，多願奉約束者，金將趙榮王威又以宿亳二州來歸，雖云世忠事前設策之功，亦梁夫人躬親勞苦，善助世忠，激勵士卒，有以致之也。觀夫人在楚州時，親織蓐爲屋，佐世忠立軍府，示士卒以勞苦，以故人人奮厲，遂得蕪集流散，通商畝工，楚州於殘破之後，得爲當時重鎮，固世忠之功，亦夫人之助，而羅大經鶴林玉露述其爲京口孀，未足深信。蓋其習鞍馬，嫻鼓鑼，秀州會師，桴鼓助戰，江戰之勳世忠，楚州之習勞苦，非南方柔弱所能，慮亦西州婦女，勇於赴敵，如朱子所云者哉。

元郭侃事略 附寶玉德海

家世

郭侃，字仲和，華州人。祖寶玉，字玉臣，通天文兵法，善騎射，仕金封汾陽郡公。金亡由木華黎引見元太祖，謂關中原不易，可取西南諸藩以圖金。元初所頒條畫，如出軍不得妄殺，刑獄惟重罪處死，其餘雜犯量情笞決，限蒙古，色目，漢人，軍民，僧道無益於國，有損於民者悉行禁之類，皆寶玉所陳。太祖伐西蕃，患其城多依山，寶玉謂其城不在天上，至則取矣，太祖壯之。令從木華黎出燕南，破太原，平陽諸縣，又從太祖破契丹遺族兵三十餘萬，中矢，割腹牛腹，少頃復戰，以次取別失八里（迪化北）等城及馬里四城，駐大雪山，封峴崙，及大鹽池，從柘柏，速不台收契丹渤海等國，死於斡蘭山。父德海字大洋，資貌奇偉亦通天文兵法，從柘柏西征，渡乞則里八海（即科布多西南之赫薩爾巴什泊）斬首三萬級，躡雪嶺（即俄境雪嶺）西北萬里，進軍大答里國悉平，還帥又斬吐蕃回紇叛帥，後從闕闐經略關中，請太宗，詔試僧尼道士，選精通經文者千人，有能工藝者，則命小通事合伴等領之，餘皆爲民。又昭天下置學廩，育人材，立科選之入仕，拔都由漢中庶荆襄，德海孤軍轉戰於白河間，破金兵五十萬，於三峯山，以功名顯，後死於砲。

史言郭子儀八子七培，並爲重官，不言以將略著，乃宋元之交，兩大名將，具紹汾陽之緒，而侃又從旭烈兀，揚旗張旌，於亞歐非三洲間，雲霧相繼，不墜家聲，蓋臣兩州之民族，佐成空前之統一，此均吾國之奇人也。

初出立功

侃幼奇異，丞相史天澤器重留養之。弱冠爲百戶，鷲勇善謀，金虜徵欽而北，取汴都而居之。衛州（今河南之汲縣）爲京師之門戶，設戍爲重鎮，旣爲元奪，而金將伯撒謀恢復，侃擊破其兵四萬於城下，遂渡河襲金主至歸德，又敗之於關伯臺，卽從速不台攻汴，降金帥崔立，累功授把總，屯太原，以下德安功爲千戶。

木乃
立奚功

蒙古在憲宗以前，即兩入阿維思之莫斯科，進攻孛烈兒，（即波瀾）馬扎兒（即匈牙利）破波斯特，直抵義大利之威尼斯，歐洲大震。惟裏海南之木乃奚，及阿剌伯東境內之報達等回教國未服，雖以太祖之雄威，猶未能下，憲宗位，遣其弟旭烈兀率師西發，專西亞之責，侃送兵伏至和林，旭烈兀留之，爲助，侃從攻木乃奚（其國暫道置毒水中）破其兵五萬，下一百二十八城，斬其將忽都答爾兀朱算灘，（算灘蘇丹譯音猶華言王也）進至乞都卜城在担塞山上，懸梯上下，守以精悍，築城圍之，莫能克，架大砲攻之，守將卜者納失兒降。

報達
立功

旭烈兀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灘來降，其父阿力拏曰：「城破，侃破之，走據東城，復攻破殺之，西行至兀里兒城，設伏令曰：『問鉦則起。』敵至伏發，盡殺之，海牙算灘降，又西至阿剌汀，破其游兵二萬，得抄答而算灘降，至乞食迷都忽里算灘降。」

大食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父子傳四十二世，勝兵數十萬，侃從旭烈兀攻都城報達，破其兵七萬，屠四城，又以大砲破東城，其殿宇皆沉檀木，焚之，香聞百里，得七十二絃琵琶，五尺珊瑚燈檠，東西兩城，夾體格力斯河，西城外市廛，內子城，東城峻厚，敵台百餘，侃度旦夕難下，預造浮橋防其逸，城破，其王木司塔辛（或稱樞斯太沈）登舟，見浮橋，乃自縛詣軍降，侃令以毯裹之，而萬馬踐死，其將紉答兒遁去，侃追之至暮，諸軍欲頓舍，侃不聽，又行十餘里乃止；夜暴雨，先欲舍處，水深數尺，衆皆服；明日縱斬紉答兒拔三百餘城。

自砲火興而軍事一變，說者謂元太祖得之於西域（史稱蒙古軍中有西域人亦司馬能造百五十斤重砲）是西域固已有此利器，乃元人以其法還攻之，西域不能抗，如報達及乞都卜其兩堅城，皆阿剌侃之砲所破，是西域學守古法，蒙古人更擬新式耳。世有以國防之具購之他國，而不知日出新意以製造者，其有鑒於斯焉。

天房立功

又西行三千里至天房，(亦回教國)其將村石致書降，左右信之，不為備。侃曰：「欺敵者亡，古有明訓。」乃嚴備以待。柱石果來襲，侃敗之，下其城百八十五，自是葱嶺以西，至於裏海，元兵所及，戰無前敵。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紅海東岸)會日暮已休，留數病卒，復西行十餘里，頓軍下令軍中，銜枚轉箭，敵不知也。密昔兒潛兵夜來襲，殺病卒，乃可算灘，不見大軍，驚侃為神人，遂降。

富浪立及班帥

旭烈兀命侃西渡紅海收富浪，(Ferd)又名佛郎，阿喇伯人對西歐之公稱，此時之富朗即西歐之騎士團，或言即埃及耶部)侃喻以禍福。兀都算灘亦來降，師還，道經石羅子(波斯海東)敵人來拒，侃直出拔陣，一鼓以之。換斯干阿答舉算灘降至賓鉄，(波斯海東)侃以奇兵掩賊，大敗之，加葉算灘降，又破兀林(即俄羅斯)游兵四萬，阿必丁算灘懼來降，得城一百二十四，西南至乞里海忽都馬丁算灘來降，西域平。搃至釣魚山，聞憲宗病歿，乃還鄧開屯田，立保障。侃征西域前後七年，誅名王一，降國十餘，得城以千計。十字軍居留人惶恐，求救，奉法震怖。羅馬皇帝謀至重與十字軍以禦之。向非憲宗之要，則蒙古西南兵鋒。尚不止此矣。

上建國策

元世祖繼憲宗即位，侃請建國號，築都城，立省臺，興學校等二十五事。其策略曰：「宋以吳越為家，當先取其要地。荆襄，彼揚麻諸城，彈丸地耳，直趨臨安，迅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後皆如其策，尋擢江漢大都督府理問官，益都李璣徐州總管李杲哥反，朱夏貴復來犯邊，世祖召問計，侃對曰：「羣盜竊發，猶押中虎，內無資糧，外無救援，築城環之，坐待其困，計日可擒也。」帝然之，賜向衣弓矢，馳至徐，斬杲哥，夏貴焚廬舍，徙軍民南去，侃追過宿遷，奪軍民萬餘而還，賜金符，為徐邳二州總管，杲哥之弟驢馬與夏貴以兵三萬來擾邊，侃出戰，斬首十餘級，奪戰艦二百。

屯田
軍興紀

至元二年，天澤遷地官，侃亦調同知滕州三年，侃上言：「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計一屯所出，足供軍旅一日之需。」四年至七年徙高唐令又改白馬令，先後討平吳乞兒及道士胡王僧威羅漢與赴當驢之亂。帝以侃精於軍務，擢爲萬戶從軍下襄陽，由陽羅上流渡江，江南平，遷知寧海州。

侃行軍有紀律，野炊露宿，雖風雨不入民舍。所至輿學課農吏民畏服，觀此則侃不僅以武略過人，亦謀勇足備者矣。夫侃幼任編練，卽與金人對壘。獨當大敵。未嘗敗北。宜其立功，著於宋金，而乃不世偉烈。乃在萬里之外。豈不以馳騁中原。何如乘上立功，如漢之衛霍，勒石燕然。封狼居胥山之爲快也。噫寧不愈於自殘之英雄耶。

(註)百戶、千戶、萬戶、元代兵制中之指揮者，一萬戶轄十千戶，一千戶轄十謀克(謀克卽百戶)一謀克轄兩蒲服(蒲服卽五十戶)

明王恕事略

初仕
治興行

王恕，字宗貫，號介菴，陝西三原人。第進士，條刑罰不中者六事，皆議行。知揚州，發粟振饑不待報，作資政書院課士，擢江西右布政使平贛寇。憲宗初，覈黜天下方面十三人，以恕代河南布政使，荆襄之亂，內地兵禍之最烈者也，恕與尙書白圭共平之。發大盜千劬劬通，及其黨和尙石龍，嚴東所部不得濫殺，於是流民復業，父喪服除，以刑部右侍郎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諸湖，修雷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關，每因災變，講求對策，蓋志在經濟，初仕卽愛民育才，已與志在溫飽者不同。

漢滇之
與錄遊

雲南鎮守中官錢能貪恣甚，大學士商輅等以雲南西控諸夷，南接安南，議遣大臣有感威者爲巡鎮撫之，改恕爲右都御史以行。初能伴妾安南兵入雲南境，遣指揮郭景遺安南王黎灑珍物，灑遂欲逼雲南，幾釀邊患，諸臣不敢奏，能又頻遣景交干崖孟密諸土官，納其重寶無算，恕遣騎執景，沒之以輸京師，因劾能私通外國

罪當死。能又驛督黃鸚鵡，恕請禁絕，一時勅臣世帥，無不效跡。所役官軍士民，皆遵部業，使人至裔，無敢索賄，勢家假驛傳運私貨者，皆自雇役。時安南瀾江四叛人王某爲謀主，遣諜入臨安，又由蒙自市銅鑄兵，將伺隙襲滇，恕請增二副使傍邊備，其謀遂沮。恕居雲南才九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揚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且盡發能貪暴狀，能大懼，急屬近貴請召還恕，會商輅等方以忤注直罷，遂改恕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乃解。憲宗昏庸，生子六年而不知，固無足怪，特惜漸長中官之驕橫耳。

南畿之政與時論

恕還南京數月，遷兵部尙書，參贊如故，考選官屬，嚴拒請託，以抑僥倖而厲名節，中貴無敢干謁，雖舊輔萬安等，亦不能有所軒輊，同事既皆不悅，加以發能之屢贖，憲宗亦銜恕直言，遂命巡撫南畿，恕乃與利除弊，力阻權倖。如：

(一) 量移官民田租使平；

(二) 又以羨米補夏稅及鹽鈔；

(三) 水災廩行振貸；

(四) 江南歲輸白米，民多破產，中官橫要供輸羨入，織造繪影及花卉禽鳥者，絡繹道路，恕皆抗言論列，

(五) 中官王敬挾奸人王臣南行，採藥索玩，所至長吏被辱，並誣蘇州諸生拒寫妖書爲抗命，恕亟疏爭之，下敬獄，戍其黨十九人，而殺臣傳首南京，並釋諸冤麗，時論稱快。

(六) 林俊以劾佛寺移民下獄，恕救之得出。

先後陳建至六十，雖忤旨無少避，天下傾心，奉爲宗主，遇朝事不決，皆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而果至，時有「南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之語，其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之耿耿大節，已昭彰矣，於是近貴側目，憲宗亦

頗厭苦。旋又起用傅奉官，恕諫尤切，憲宗愈不悅，因批落恕官保，以尚書致仕，朝野大駭。有比恕汲黯，竟子杖讀者，恕於憲宗季年最負時望，而坎屹最甚，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數爲巡撫，歷侍郎尚書，皆在留都。其歸也，名益高，臺省推荐無虛日。孝宗即位，首召恕爲吏部尚書，同時降黜傅奉官二千餘人，蓋恕之志，未行於

進用
備直

憲宗者，得行於孝宗也。時年且七十有三矣，力圖報稱，有愆於前。或言恕賢且老，不應任劇職，宜參大政，孝宗曰：「恕有謀識，未嘗不聽，何必內閣也。」會湯鼎訐恕請曹停經筵失職，恕迭奏請解職致還，優詔不許，恕感激奔逃。益以身任國事。如：

- 一、陝西缺巡撫，恕推河南布政使蕭禎，詔令別推，恕執奏，卒用禎；
- 二、孝宗頗擢用宦官，至有賜蟒衣，給莊田者；
- 三、中官黃順請起復匠官潘傑供役；
- 四、徽王見沛求歸德田；
- 五、盧溝橋成，中官李興乞進潘傑等官；
- 六、修京城河橋，興又請授四人官，五人冠帶；
- 七、喬寧伯張楷，請助號誥券；
- 八、鑄鉢塔通收經歷高祿，起邊本司參議；
- 九、御醫徐生，起補院判；
- 十、中書舍人杜昌等，奏緣遷秩；
- 十一、御醫王玉自陳乞進官；

均已得旨，恕皆力爭寤之，雖以疾在告不少休，其奏有云：「夫事求其當，設未嘗雖十易何害；不然流弊有不可救者。」又云：「天下之官，以待天之士，勿私貴戚妨公，」先後以星變災異條陳二十餘事，咸切時弊，史稱恕卒之半，武宗執朝士三百人下獄，君子小人之消長，捷如影響，於以見恕之憂心悄悄，剛方鯁亮，有古大臣節概矣。王余州論明之大臣，以端毅爲巨臂，蓋許其忠直任格，孜孜爲國，發於至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有大事，死生以之，固不僅碎魏公終日不食己也。

開臣之
相致任

憲宗時，中外劾劉吉者必荐恕，無所舉，吉必陰撓之，孝宗初，言官劾總督宋冕邱鼎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物望，吉取中旨允之，章不下吏部，恕乞去不許，嗣吉又陷劾周紘張昂陽鼎禹綰等，恕又抗章救，吉益悵恚，乃合魏璠等共排之，恕先後推用羅明熊懷益珍陳壽邱鼎白思明等，咸諷璋等糾駁，恕知志不行，連章求去，孝宗輒慰留，且以恕年老免朝。初，邱濬以禮部班恕下，及濬謫劉吉入閣，恕以吏部，與濬不相讓。恕考天下庶官已黜，而濬調官留九十餘人，恕屢爭不得，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濬私人也，求遷爲恕阻，許恕屬人作傳爲估直辭君，恕以奏出濬指，抗言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於先帝也。孝宗下文泰獄，鞠之得實，恕請廷鞠不報，乃力求去，聽馳驛歸，不賜救，月廢疏隸亦頗減，廷論以是不直濬，及濬卒，文泰往弔，濬妻叱之出曰：「以若故使相公麟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爲？」聞者快之，王阮亭云，邱濬著世史正編，持論嚴正，而爲相則逐三原王端毅公，何其明於論古而關於立身如此，噫可爲三原瓊山之定論矣。

晚節
學與派

當恕之歸也，年且九十矣，諸生秦諱馬理雒昂輩從之學，假僧舍以居，題曰：「學道書堂。」嘗集名臣奏議一百二十四卷，又取經書傳註，再三審認，行不去者，以己意推之，名曰石渠意見。晚尤好易有玩易見，謂意度之見，未敢自以爲是，恕爲文平實淺顯，不雕飾，似其爲人，然於羣經無所不涉；尤精於書詩，能識其

大，如倡祀啓聖王，非學有本源，何以及此。

武宗嗣位，遣行人存問，饗羊酒益康祿，且諭以議論無隱，恕陳國家大政數事，僞詐報聞，平居食兼人，卒年九十三，進太師，謚端毅。子承裕，有怨風，毀瑾專權，羣臣多出其門，承裕獨遠之。致仕後，創宏道書院講學，弟子多成名儒，樹三原學派之高風焉。

軼事

恕撫雲南，不法中官百方求悅不能動，政不便者悉革之，並翦其羽翼，中人銜之，令刺客乘隙刺之，恕於馬上見多人，檢得短刃，客吐實，因具爰書杖道之，中人聞欲自殺，恕借二司謂之曰：「我所行不過爲民除害，毋過自疑。」中人惶恐謝罪，不敢別行非義，百姓以安。恕改南京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之而已。」恕坦懷待之，能卒斂跡。

恕將赴粵南時，年已六十一，不挈僮僕，惟行篋一，竹食羅一，服無紗羅，日給惟豬肉一觔，乳豆一塊，時菜一束，醬醋鹽水，皆取主家，結狀出示云：「欲攜家僮隨行，恐累民怨嗟，是以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攜人壞事。」及爲吏部時，署於門曰：「宋人言受任於朝者，以餽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勳曰贊儀，寧不自恥耶？」一時帖然，其以儉養廉，崇樸黜奢，類如此。

結論

王恕歐歷中外，疏六十年，剛正清嚴，憂勤惕勵，始終一致，所荐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賢才久廢草澤者，訪恐後，弘治之盛，比美明章，論者以爲恕力，其自撰後樂亭有曰：「余自游邑庠，則憂學業之未成，

登進士爲庶吉士，則憂詞翰之未工；

爲評事爲寺副，則憂讞議之未明，而冤抑有未伸者；

爲郡守，則憂閭吏之不守法，而民有受其害者；

爲布政，則憂田宣之未至，膏澤不下究；

爲都御史，侍郎，尙書，或撫治流亡，或總理漕河，或巡撫地方，或參贊機務，或掌管部院事，莫不隨寓而憂庶績之未熙，有負重託。

及再起典選，則憂知人之未明，銓選之未當。

加宮保，又憂禿亮之無能；

忌之者不遂其私者合謀排擠，中以奇禍尤不能不爲之憂，終始如一，無一日侈然自肆，怡然自樂，范仲淹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朱子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王恕其近之矣。

明馮從吾事略

家與世
立志

從吾，字仲好，學者稱少墟先生，長安人。九歲時，父友手書王守仁「箇箇人心仲有尼」詩，命習字，並學其爲人，便覽原有願學之志，弱冠，以恩選入太學，比歸，許敬庵督學園中，開正學書院，拔志趣向上者講明正學，聞從吾名，延之講切關洛宗旨，識力之卓犖大爲許重。

初出時
之儼直

萬曆十六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觀政禮部，謂士君子卽釋褐不可忘，做秀才時，書壁自警，時入朝者多飾中貴家，從吾獨攜茶餅往。尋選庶吉士，應館課不規於詞章，嘗以文人何如聖人著做人說兩篇，廣勵同志，其於一切翰題浮華徵逐概謝絕不爲。惟與同志諸人立會講學。改御史巡視中城閩人修剗謁拒却之，禮科給事中胡汝甫爲政府私人傾邪狡猾，前後累劾不去，從吾發其奸，列狀劾之，得旨摘劾調外。時當大計，或結首揆綱紀爲屬，從吾

嚴遜慎。權貴敘迹，苞直絕情。神宗中年，倦於朝講，酒後數斃左右給侍，從吾齋心草疏抗言：「今當入觀之期，萬方畢集，咸欲一觀清光而不可得，前必疑而相讓，不曰皇上困麴藥而厭飲長夜，必曰倦於窈窕而宴眠終日。」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試觀戊子以前四齋效順，已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淪盟，勵精效爲彼忌敷之患如此，近頌敷諛謂聖體違和，欲藉此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宴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廟幸甚。」奏入神宗大怒，傳旨廷杖，會太后壽辰，閣臣趙志舉力解得免。一時直聲震天下矣。命巡按宣大不拜，尋告歸，與齋禪之等講學寶慶寺，著疑思錄，起督長蘆鹽政，清國課除積弊，潔己惠商，雖忤權要而不計，於是奸宄做跡，所至必進講諸生，著訂十篇，既還朝，適新建用事，神宗大黜言官。從吾削籍，猶以前疏故也。

關中講學

從吾生而純慤，既能官，則策蹇抵里，日事講學，不關外事，著學會約，善利圖說，既而以怔忡處斗室，足不至闕者九年，藉養病以謝絕親知交遊，一意探討學術源流異同，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遠，既出仍講學於寶慶寺，燕寢三椽，竟日危坐，親則罕觀其面，惟問學者至一童子肅而入坐，久，襍麥粥黍非爲供，更端問難輒置不倦，遠近執經問業來者日益衆，當道於寺東創關中書院爲同志會講之所，林居者凡二十年，非會講則不輕入城市，至於櫛干公府則一字不屑也。

力持大獄

從吾講學既久譽望日隆，世推南鄭北鴻，前後疏荐者數十上。光宗即位，起尙寶卿，進大僕少卿召，均以兄喪未終不起，次年嘉宗改元，始與鄧元楨同應詔，歷左都御史，適京師戒嚴，朝官爭遣其妻孥，從吾獨盡室以行，從吾之再起也，目擊時事，內則旱荒盜賊，連綿糾結，而士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顧慮，日惟植利結黨爲汲汲；外則遼左危急，禍且剝床及膚，而有事則將帥棄城背遁，不知有死綏之義，無事則總兵巡撫各自結黨互相排陷，不知和衷共濟

之道，於是挺身而出，冀以直道大義挽回之，及出則權所不屬，勢不可能，徒當日時艱，殊無救濟之良策，於是遇可言之時，則明目張胆，剝彈不避，儼然以一身彰宇宙之公道矣。

一、會遠左陷，經撫入關，疏劾置之法。

二、廷議之案從吾謂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必。

三、謂挺擊之獄凡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卽奸人也。

而於一切大獄則力任之，確乎不爲人言搖奪，於是與要人左而羣小切齒矣。

首 都 講 學

從吾既持各大獄，又見士大夫不知節義，臨事抱頭鼠竄者相望，深知欲喚起親上死長之心，非講學不可。因與鄒元標、集同志。相切劘，會講首都城隍廟，概稱發明人性本善，堯舜可爲之旨。以應斯人固有之良，冀以作其倉庫爲國之正志，兼欲藉以聯絡正人同志濟國也。縉紳士庶，環聽者至廟院不能容，或曰：「首都講說，謠諑之聞也。國家內外多事，宜講者非一，學其可已乎？」從吾愴然曰：「正爲國家多事，大義不可不明耳。」元標曰：「馮子以學行其道者也，舉舉禍福願與共之，於是十三道奏建首善書院，院甫成，而兵科給事中，朱童蒙疏詆建壇講學之非。從吾疏請乞休，並上言：

「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牛臣下守仁於兵事修德，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所以不極毀譽而爲此也。」

熹宗溫語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復相繼詆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

「臣壯歲登朝，卽與楊起元輩立會講學，自臣告歸乃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詬厲？」先後與鄒元標相繼去。

權璫

從吾之告歸也。時權璫尚欲收拾人望。次年即家起少宰不拜。又明年起南京右都御史，仍不拜，尋拜工部尚書，會趙貞吉高攀龍相繼去國，正人不能立朝，連疏力辭，家居杜門著書，逆璫恚恨諸正不已，黨禍益烈，於是魏忠賢黨硬誦等疏詆從吾削籍毀天下書院，會忠賢黨王紹徽（王媳婦）素銜從吾，及為吏部作東林點將錄，列從吾為地強厚鏡毛虎，與鄒元標同為守護中軍大將。上之忠賢，又使逆氣齊應甲撫陝，應甲欲借從吾以媚逆璫，日以窮迫為事，播弄百端無所得，乃毀關中書院，曳先師像擲之城隅，從吾不勝憤懣，正襟吁嗟，得疾臥坐，二百日不就，飲恨而卒。時年七十一，臨終時，猶以講學做人勉其子若孫，是歲逆璫誅，詔復原官贈太子太保，諡恭定，復關中書院祀之。○明季魏閣當權，黨禍滔天，生祠徧於各省，甚至以忠賢配享孔子而韓城閭可陞給諫矣。韓閩中人士，沐少墟廉恥之化，獨無聞，有至死不肯往拜者，一時人稱西北士勁，於以見講學之激發人也深矣。（見陝西藝文志）

甘泉學派

明自神宗倦勤，公道不彰，朝議紛然。東林諸儒，持名檢，勵風節，嚴氣正性，侃侃而立，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一時講肆林立，徧於中外，以清議持於下者二十餘年，極豐而弊，蓋有胸無經史侈談性命者矣。少墟之學，始終以性善為頭腦，盡性為工夫，天地萬物一體為度量，出處進退，一介不苟為氣操，其秉性剛毅方嚴，既賴伊川，又其經際深久，洞見前此講學流弊，不無逾於空寂之習，故一歸於正當切實，如梓朱恪守知短不變也。然所守雖嚴而秉心洞虛，初不執客成心，以灌大道之公。於姚江四無之旨，不少假借，而極服膺致良知三字，蓋統程朱陸王而一之，集兩學之大成者也。嘗謂學者曰：「非無善無惡之說，並非致良知之說者，俱不是。蓋不欲以虛無寂滅。令後學步趨無據，而於本領頭腦之確不可易。則又未嘗苟同世儒門戶之見，妄築垣墼也。」生平自讀書講學立朝建白之外，惟不廢書法。逾此則產菜不營，妾媵不畜，宴飲不起，即園林花木之玩，亦不留意。從學者至五千餘。論者謂閩學自楊伯起張橫渠呂滄野三人後，惟從吾一人，信哉。

清李 頤事略

附李柏 李因篤

家世
立與
志

李頤，字仲孚，自號曰二曲。生室病夫，懿匡人，學者稱二曲先生。先世無達者。父從可，字信吾，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帥汪公喬年，征闖賊，從可從行。臨發，扶一齒與其婦彭曰：「戰危事，不捷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亡何，督師死事，從可亦戰死於河南之襄城。

彭聞報，欲身殉，以子幼制淚穩之。然家貧甚，無以爲生，或謂彭曰：「可命兒婚，取直以養，或令給事縣庭。」彭不可，令從師學，以修脯小具，皆謝絕。彭曰：「經書固在，何必師。」時頤十六，粗解文藝，母日言忠孝節義事以督之，母子相依，或數日不舉火，泊如也。

頤年十六，刻厲自學，逢人問字正句，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家無書，從人借讀，自經史百家及二氏之書，數年無不貫穿，忽悟曰：「學之道，吾心而已，豈他求哉。」

學主躬
行實踐
悔過自
新

由是學一以躬行實踐，悔過自新，反其性真爲主。嘗曰：「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治亂，視人心，人心邪正，視學術。凡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而必自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乃能悔，悔乃能自新。」

「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及康齋、敬軒、涇野、整庵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否則醇謹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異端，無論言朱言陸，皆於道未有得也。」

於是關中士爭向頤問學，關學自橫渠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自頤而復盛。生平坎壈百端，志略不移其始，人多怪之，至不敢與近，久乃莫不信之。雖兒童亦稱李夫子。

當事慕其名，躡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輟謁，曰：「庶人不可入公門也。」再至，并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或曰：「交道接處，孟子不御，唯何甚？」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生平足不及城市，雖達官貴人，造廬而問，無答拜者。

講學關中書院

當事請主關中書院，願容謀以馮恭定公設俎豆，軌就之。已而深悔，急去之。

歐撫白君欲薦諸朝，哀懇得免。督學許君孫荃，議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未嘗不爲當事力言也。少墟高弟隱論，不爲世所知者，言之當事，表其善以傳之，論者謂顯山林隱逸，成德而未達材，觀其爲少墟設俎豆，主關中，表彰其高弟，其徵重振兩學，繼往開來之精神，誠不可概以隱過目之也。至利害在民，力言當事，尤爲二曲之奇偉，與顏習齋之實用，實殊途而同歸也。

孝行

初母夫人葬信吾之崗，曰齒塚。以待身後合葬，二曲屢欲至襄城招魂，以母老不敢遠出。康熙乙巳，母棄養，哀毀骨立，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按聖賢之道，孝弟而已。人能孝弟，即可聖賢，二曲幼孤，母子相依，備學窘迫，刻苦自學，母氏啓蒙，母而兼師，患難相共，哀毀骨立，勺飲五日不入口，二曲之孝行可知矣。

母亡，服闋後，二曲於康熙庚戌，泮跳之襄城。循覓父骨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以血。襄城令張允中出迎，請適館，不可，乃亦爲之禱，卒不得，二曲暨招魂之祭，狂號，允中請立信吾祠，且造塚故戰場。以慰孝子心。

講學南方

揚州守駱鍾麟，前令繁屋時，師事二曲者也。聞二曲至襄城，謂此事未能旦夕竟請南，謁道南書院，以繁屋高諸公苦，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二曲應之，從者雲集，開講於無錫，江陰、靖江、真興，晝夜不獲休。

襄城立祠
附塚十

二曲之講學南方也，忽靜中涕如下雨，袒胸自言曰：「不孝汝，此行爲何事，竟喋喋於此間，尙爲有心人者乎？」雖得見高顯諸公書何益，申且不寐，即戒行，時祠事且畢，急詣襄城，宿祠下，夜分鬼怪大作，悽愴

悲涼，蓋二曲祝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魂同返闕中故也。

允中乃爲二曲設祭，上祀齊師任公盛紀孫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徧及死事者，二曲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維林，奉招魂之主，取塚土而歸，告於母墓，附窆塚中，更持服如初喪，崑山顯甯人作襄城紀異詩，傳寫徧海內。按學問本性情而出，有真性情必有真學問，二曲之父，從軍毀齒，義勇可風，二曲撫起孤童，依母苦學，苟非真性情之人，孰能履艱如夷，無師自通，孰能徒跣數千里外，窮覓父骸，觀其詣襄城，宿祠下，夜分鬼怪大作，願五千國殤魂返闕中之至誠感應，烏得以迷信目之哉。

講學誌要

二曲性情，不求顯聞，足跡鮮及城市，對於顯貴，從無有答拜者，惟應同州諸耆儒請，至同。應前邑令賂公鍾麟守常州，請至常，應總制郭公善園中書院聘，至會城。其在同也，李文伯、馬仲足等，年倍二曲，北面執弟子禮。党雨一八十餘，冒雪屐冰，徒水就學，一時極人文之盛。問答載東行述。其在常也，講學明倫堂，會者千人，

郡人說爲江左百平來未有盛事，問答載南行述，於是鄰郡爭邀，仰若山斗，毗陵鄭公珏有詩云：「斯文幸未喪，絕學起關西，欲矣李夫子，南遊屐屨迷。」其在同中書院也，鼓蕩學腐，士習丕變，論者謂其力破天荒，默維人紀，視馮少墟功爲尤鉅。

抗旨不仕

康熙癸丑，（十二年）陝督鄂璠以隱逸薦，二曲誓死辭，書八上，皆以病爲辭，得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屢歲來問起居，二曲稱廢疾，長臥不起。康熙戊午部臣以海內真儒薦，有旨召對，時詞科薦章徧海內，

二曲獨被旨問絕學之目。中朝必欲致之，大吏趨行，益急，二曲固稱疾篤，昇其牀至，得省大吏親至榻前德惠，二曲絕

粒六日，至欲拔佩刀自刺，於是諸官駭大駭，得予假治疾，二曲嘆曰：「生我名者殺我身，是皆生平洗心未密，不自能晦之所致也。」當道知其不可屈，姑置之，自是荆扉反鎖，不復與人接，齋巵以通飲食，即家人亦多不見，惟顧甯人至，則款之。

已而天子西巡，欲見之，命陝督假旨，二曲聲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遺子慎言詣行在，進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細書：「關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大令令表謝，亦終不肯，而家如故。督學許公孫荃劉倬爲易負郭田如顏子之數。

晚年 著述

二曲學識博，四十以前，嘗著十三經糾繆，廿一史糾繆，以及象數之學，無不有述。既自以爲近於口耳之學，不復示人，而門下士讎其講學語爲二曲集。門人鄧熙王心敬，又錄其講四子書反躬切己要語，爲四書反身錄，二曲惟以反身錄示學者。

二曲晚年因兵氛避富平，學者日至，然或才士，著書滿家，二曲竟扃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或出自市廛下戶，二曲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二曲既避富平，與富平李因篤，鄜縣李柏，稱「關中三李」門人王心敬傳二曲之學。

李柏之遊 試田游與 樞葉同志

李柏，字雪木，鄜縣人，少孤貧，稍長讀小學曰：「道在是矣」遂盡焚帖括，而日誦古書。柏既鄙視帖括，薄功名，家人強之應試，遂出走，西瞻汧，南入棧道，東登首陽，拜夷齊墓。

後以母命就試，補諸生。旋棄山服，入太白山讀書十年，遂成大儒。柏名日彰，公卿多欲薦之，度不獲行己志，卒辭謝，听夕謳吟，拾山中榭葉啣之，門人收其著作曰：「樞葉集。」柏山居力耕，日食粥，或半日食無鹽，意夷然不屑也。嘗言古之人有七日不火食者，有三旬九食者，有食木子橡栗者，有屑榆者，有一日長坐者，有十九年齋跽嚼雪者。蓋有主於中，不勦於外，所謂不忘澹寂也。其高寄絕俗如此，年六十六卒，子曰棧女適二曲子慎言。

李訪 字子德，號天生，陝西富平人。明季諸生。見天下大亂，走塞上，訪求奇傑士，與殺賊報國無應者，

求奇士 歸而鍵戶讀史，貫穿注疏，負重名，因與嚴厓李二曲友善。崑山顧亭林至關中，常主其家。康熙甲申（四十二年）乙酉（四十四）間，相與冒鋒刃，開關至燕京，兩謁明莊烈帝撰宮。顧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因篤走三千里入都泣訴，當事脫其難。

應聘學鴻詞及 康熙己未（十八年）因篤被薦博學鴻詞。以母老辭，乘鉤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令敦促，因篤將固拒，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檢討，甫就職，以母老且病，具疏乞終養，格於通政司，因篤自齋

疏跪午門外三日，遂得旨許歸養。論者謂：「當時有兩大文章，」即葉忠節公陝榴之絕命疏，與因篤乞養之陳情表，皆令讀者油然而生忠孝之心焉。因篤予告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後遂不復出。

因篤之學

因篤之學，以朱子為宗。時李二曲提倡良知，晚年移家富平，與因篤過從最密。然各尊所職，不為同果之說。博學，能彈詁，初入都，向人多易之，一日宴集，論杜詩，因篤應口誦，或謂偶然，語其他，輒舉全部無所遺。時阮亭葵老北盟壇，拈，因篤與抗讀，蕭山毛帝北面稱弟子，因篤獨序齒稱之曰兄。亭林著音學五書，因篤與討論，所著詩說，亭林稱之曰，毛鄭有嗣吾矣。其春秋說，幾峯亦心折焉。著有『壽祺堂集。』傳世。

結論

有明末造，政治腐敗，風俗頹靡，達於極點，其結果舉數千年之神州禹域，幾淪於夷狄，故瑰奇絕特有血性之君子，咸惕然於天下之亡，匹夫有責，奮然講學。至有清初葉，學派大興。北則孫夏峯，南則黃梨洲，西則李二曲，當時論者，咸推為海內三大儒。然夏峯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為石交，其後孫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代後，聲名益大，梨洲為忠端之子，蕩山之高弟，又從亡海上，資稟皆崇高，獨二曲起自孤童，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饑清苦，耿光四出，無所遷籍，拔地倚天，認孫黃二先生為尤難，昔馮少墟謂「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橫渠而後，諸儒繼

起，二曲而後，頓吹定和，濟濟雖隆，三李繡輝於前，柏劉賀三儒爭鳴於後，橫渠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靈立命，爲往古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哉。

清王鼎事略

尸諫

吾國自清季鴉片戰爭後，對外則弱跡暴露，啓列強侵略之端。對內則煙禁廢弛，國窮民病。遺害至今。積重難返。論者皆指林則徐之妙造而冒穆彰阿琦善之妨賢誤國，而知不其時藩王鼎適位居中樞，曾憤揚外患，憂慮國防力薄則徐而尸諫以爭者也。

平生政績

鼎字省崖，由翰林仕至東閣大學士。心地淳樸，辦事認真。筭刑部最久。不畏權貴。多所平反。於長蘆兩淮鹽政積弊。均釐革有方，國課商運。兩得其便。河決祥符派鼎臨塞，鼎至劾河工員弁，分別奪職遣戍剝期合龍，鼎之深識則徐，即在河工時也。

疆奸

先是道光十八年冬，則徐以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次年春，強迫英商輪船，起獲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每箱百二十斤。悉數焚於虎門。與英國兵艦相持海上。宣宗倚仗甚至。既而中變。命直隸總督琦善

憂國

馳往查辦。嚴劾則徐革職遣戍新疆。善至力反則徐所爲，盡撤守備，與英講和。於是輿論譁然。皆指琦善之媚外誤國，及樞臣程德阿之媚賢忌功，而恃則徐之不用也。鼎乃忿忿以弭患防外爲慮。

不能聽

則徐遣戍之命既下，適鼎總理河務，悉緩期圖釋。乃以林素熟悉河工情形。深資得力入奏，得旨着督飭工員趕辦，工竣仍遣戍。林至期以說結約，自言還朝必力薦之，及大工合龍。林仍須往新疆。鼎還朝遂力薦林賢，上

在諍

是時鼎與穆彰阿同爲軍機大臣，每見輒厲聲詬罵，穆輒笑而避之，或兩人同時召見，復於宣宗前盛氣詰責之。斥爲奏槍嚴詰。穆默然不與辯。宣宗笑視鼎曰：「卿醉矣。」命太監扶之出，明日復在諍甚苦，上怒拂衣而起。鼎索擗力陳，終不獲伸其說。歸欲仿史魚尸諫之義，其夕自縊。

破抑

時有軍機章京陳孚恩者，性機警最爲穆所寵任。方早朝軍機大臣惟鼎不到。孚恩心知其故。乃急詣鼎宅。其家方搶攘無措；戶猶未解下。蓋凡大臣自縊，例必奉聞驗視。然後敢解也。孚恩至，命其家人，急解之。檢衣帶中，得遺疏。其要旨皆措意國防。防止外患。勅穆而薦林也。孚恩悚以危詞，謂「上方震怒不願再聞此言，若奏之，則禍不可測，不如屏生勿奏，且可邀詞典優旨。」時受屬會卒悲痛，不暇擇思。孚恩遂代爲起草遺疏，以塞疾聞。晉阿太保，證文恪。入鄉賢各祠飾終之說隆焉。孚恩即袖公原疏呈穆。穆大喜，於是孚恩不十年，擢至兵部尙書。

外患

鼎薨未幾，內琦等反則徐防東，卒迫訂南京條約，而五口通商門戶開放，外力深入內地，損失國威，此爲嚆矢。北京條約。俄美亦紛紛要求締約，自是各國交涉日繁，而外患益迫，琉球，安南，緬甸，暹羅諸藩屬，先後喪失。中日戰爭以起。此皆鼎所逆料而以身爭者也。遺志厄於宵小，以致外禍日亟，國勢岌岌，讀史至此，寧不心痛嘗裂。文恪英靈亦必曰：懸吾目於海口，以視外艦之駛入也。

清王徵事略附榜題

事跡

王徵，字良甫，號了一，涇陽縣人。生而穎異，立志落落，不與世伍。嘗爲文自誓，以天下爲己任，曰：「范文正公所爲，分內事耳。」

以理廣平，白蓮教興，有司擊斷爲武，連無辜以千百計，公恚爲辯釋之。游清河水關築石田者千頃。教民以武侯陣圖，曰：「天下不可以無事之治治也，猝有變，何恃哉？」後補辰陵，直三王之國，從舟執事者如林，胎人脂血爲食，公挺身白王，王爲折節。及魏閣構黃山獄事，連巨室數百人，黠者乘機構害，一時側目，公毅然曰：「某在必不敢廢法，以一身爭之」。當事卒不能奪。建祠役奠，公與淮海道來陽伯先生、力持不可，竟不往拜，一時稱公關也二劫。登撫孫初陽以公具邊才，疏募山東按察司簽事，監遼海軍務，公赴任，規劃進取金復海蓋諸道，擒叛將劉興等，未閱月，有登萊之變，遂回籍。值流寇充斥，公居鄉練勇，策畫防禦，創爲運弩活橋，自飛礮諸器，涇原嚴邑，卒得保全。

公賦性純篤，敦勵大節，幼逢母病，徒跣百里，至耀縣藥王山，十武一叩，以禱母病。及李闖入關。羅致薦紳大夫，公懼不免，手題墓石曰：「明進士了一道人之墓。」又書「忠全孝」四大字，付子永春曰：「吾且死，死豈爲名，欲汝繼吾志耳。」及闖使促，公引佩刀自誓，有司乃繫公于永春行，永春喜得代父，急赴賊所。公亦強自慰勉。調聞京師失守，遂七日不食，而死。門人私謚曰「端節」，至清高宗追謚「忠節」。

「憂國每含雙眼淚，思君獨抱萬斛愁。」此端節公臨別誦讀之句也。蓋明季，外患日亟，災荒連綿，海以內無寧處，公嘗蓄目而憂，講經時濟變之略，屢工水利之術，以期有所挽以，而終於獨木難撐，費志殉國，忠烈耿耿，於今肅然。

著述 公著有兩理略，了心丹，「百子解」，學庸解，山居詠，士約，兵約，奇器圖說諸書。

兵約，爲公佐理練兵時之心得，共分爲三，曰兵制，兵率，兵誓。兵制言陣局，兵率言賞罰，而兵誓則倣古誓師之意。與文武將吏材官嚴張，共習兵制，共遵兵律，共奮忠勇，共雪國恥之誓詞也。其時國勢岌岌，彷彿今日，故公之忠貞，溢於言表。

奇器圖說，爲公從西洋人鄧玉函所口授，譯以此書，大抵爲力學及其應用。先論重之本體，以明立法之所以然。次論各

色器具之製法，並附圖以說明之。於農器水注尤爲詳備，裨益民生至便至溥，聞之父老云，公未通籍時，每春夏播耕，多爲木偶以供驅策，機關轉捩，宛然如生，至收穫時，輒製自行車以裝載禾束，事半功倍，鄉人頗多仿效。情仿倣者不能知其所以然，而以爲神奇，能知其所以然者，則鄙夷爲奇技淫巧，而不屑學，此公能倡之於三百年前，而我國科學教育猶在萌芽時期之原因歟。

楊嗣，字雙山，興平縣人，少就學於終原李二曲。二曲許爲命世才。學務實際，子應科舉，自性命之原，以逮農工禮樂，靡不洞究。乾隆戊午，兵安門人鄭世鐸，慕風初謁，叩以所學，嗣曰：「造化生人，原有其本，苟知其本，則事物條晰，燈若指掌而不紊；至於知本之要，首在推明生人始中卒三序之理，明序之實，尤在詳究帝性君親師五帥之化，則生人之道，備盡於此，小而修身齊家，大而治國平天下，以及修業盡倫，全仁復命之功，靡不概括。」

著作要義

嗣著有知本提綱十卷，以帝性君親師爲五本，分爲五帥，帝以帥元，性以帥形，君以帥著，親以帥家，師以帥學。全書之中，不獨言農，而君臣士者之中，所帥在養，趨注於農，意謂有農而事帝全性，以及親師所帥，方有依藉。因農而蠶桑，而而牧，而種樹，爲全書之主旨，卽一生之最得力者，而又恐其未詳也。作修齊直指，申言農，幽風廣義專言桑。晚年又開養素園，凡蠶桑，畜牧，蠶田，灌溉各事，靡不精心研討，躬親實習，爲治生之張本，作鄉邦之表率。

創說獨見

自古言治理皆爲有位者言，未有下及庶人者，講學術皆爲士人言，未有適及農工者。嗣獨曰：「耕夫織女，治天下之人，未耜耨耨，治天下之具。雖殘廢之人，均須兼施講教，卽農工胥兵，並要使其向化。」

又古稱士農工商爲四民，而嗣加兵胥爲六民，古以金木水火土爲五行，而嗣以天地水火氣爲五行。他如三序四命四規四典四功四業各名目，均自創造，不襲則古。

至在二百年前，開婚姻論財之非，倡識足宜禁之議，視豪強兼併，田連阡陌，終為社會之害，而擬有立限田，給官田之限制與救濟辦法，均為實際體察，獨紆已見之一斑。

教育 言論

勸容曰：「師物者聖，師聖者賢，師賢者士，無師者愚。惟其餘物，故學不為古人所限。」又曰：「明哲首務崇師，崇師然後道尊。是殆又戒自作聰明者。」其曰：「格物窮理道必自明，而後人信，修業盡備，功必自立而後人從，與化徒肖已賢。恐先察乎自身云云。」均為學不修己好為人師者之鑒戒。至其對於教育效率之見解，則有曰：「因材施教，世無廢人，至愛而化，人無頑質。」其感化之方法，則有曰：「愛如子姪，保存似骨肉。」又曰：「關注推及父母，奉愛不遺妻子。斯教者學者，精神團結，不啻一體，宜其無廢人無頑質也。」其所謂因材施教者，如云：「才不逮而莫強思，力不勝而莫強舉。」又「身弱神衰，惟求一本之學，年富力強，廣讀經濟之書，人各當材世無廢事矣。」

盡倫 方法

盡倫之務，居家居官二者可以概之，總其大旨，不外人為組合家國之個體，如能各盡責任，鑒諒他人，嫌怨不生，則自然群倫攸攸，治化流行，而仍歸結於律身嚴則畏敬自生，行檢虧則怨尤即起。茲就所著略舉數則，一例其餘——官民各負己功，男女明修厥職，集謀併力，共安天下之民，同心一德，互遂爭畜之願，蓋謂男女官民既各盡則，非特民安而個人事而之願亦遂矣。——既盡能而盡職，尤盡誠而任事，惟恐己職之或曠，反致彼職之有累，是又視家庭與社會為一個體，如機械然，一人或不盡職所關雖小而影響全體，責任甚大，其垂戒為更深也。——忘己從政，果稱其職，雖畢生繁劇而不以為勞，公家無私苟當其能，即終世瑣瑣，不以為憂，視人之能，如己之能，以己之才，濟彼之才，如子性之佐親，何分貴賤，若官僚之應性，奚論輕重，則又指示服務者，應以事業為前提，忘小我以存大我也。

積抱

積樂農工，謂之四業。帥嘗曰：「吾備處而學，即備此四者，出而運才，即運此四者。」又曰：「身居廊廟，莫忘耕讀之志，身居耕讀，亦懷廊廟之心。」可見先生實熱衷於用世者，格於制度，不事舉業，因未得位，

實踐

以耕讀終老焉。」然吾聞與平秦鎮印以先生提倡實業得名，紀文選稱四方往往有秦紗行銷，殆先生講求之力。猶憶光

復之際，每年春秋，恆見關中大道，有駒駝成羣，驅赴山西河南山東等省，聞父老云，是均購自與平醴泉者，及今思之，或亦先生講求畜牧之遺風。先生講學無所不包，無所不精，即調養攝生亦講論備至，終身健壯，老猶當年，卒於乾隆五十年，享年九十有八。

結論

古者學以致用，聖在利民，故大禹治水，后稷教稼，世皆崇之。咸周盛世，致工有紀，射御書數，亦為必習之

藝，洎後世工商賈均失其學，士居特殊地位，專研求不甚闕切國計民生之學，乃形成麻木不仁之社會。

雙山先生出而新古今講學之面目，以體察事物，分科致習，普及六民相倡率，而王端節公更早雙山百年，已開其端緒，行徑雖略有不同，然其具卓識，遠時尚，以圖挽救民族國家之亡言則一也。願三百年來，不以二先生學雜西說，不純師古，相誤議者有幾人，此我國有文藝復興之萌芽，而終不免於淪胥衰落之原因歟。（此篇應存獨從吾事略之次誤排此處特以注明）

清閻敬銘事略

奇與知遇

閻敬銘，字丹初，陝西朝邑縣人，狀貌短小，且一高一低，恂恂如鄉老。試大挑及中書教習皆被預：常慨然曰：「一歲三落第，而會試不與焉。」道光二十五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尋以主事分戶部，辦事嚴整，不

可干以私，為胥吏所畏。胡林翼巡撫湖北，兼籌東征軍，聞其能，奏調總辦糧台，兼理營務。疏中有敬銘氣貌不揚而心雄萬夫之語，敬銘乃力艱鉅，於製造工作認真，刪節浮費，綜覈名實，歲可省錢十餘萬緡，林翼奏稱其公正廉明，實

心任事，爲湖北通省僑見之才，然無位無權，僅能節流，不能督率府縣以開其源。未幾起撥臬司，則準情酌理，嗣轉藩司，則弊絕風清，會丁父憂，總督官文奏請仍留辦糧台，其依重如此。

軍事 建樹

敬銘在湖北，卽累參軍功，時山東，捻幅棍教各匪，紛乘機竄歸縣，曲阜，陽穀，聊城。先後軍務吏治，竄敗已極，乃奪情起用敬銘爲山東巡撫。敬銘不得已，乃於次年抵任。卽命將探蹤截剿，並飭沿途州縣嚴密防堵，而自督軍規濰川，親見東省兵勇騷擾，不諳紀律，乃與僧格林沁力求整頓，先將最不得力刻難姑容之勇，盡行遣撤。又見東省團練恃功抗官，積弊已久，通檄郡縣探其捻惡素著者，嚴緝正法，由是始知有官，團亦馴順，於是泅令嚴明，督調保德丁寶楨歷次剿捕宋景詩，匪黨三千餘人，又會同僧格林沁，建統北方軍之議，以矯專用南勇啓輕視朝廷之弊，詔如所請。時捻匪北竄，官軍尾追往來如織，勢甚張，有以復團練之說奏，敬銘抗疏有云：「彼鄉里之財以爲餉，集耕種之民以爲團，於事有害無益，本籍之人，不宜再辦團練，惟有嚴督地方官，嚴行堅壁清野之實，無再附會團練禦匪之名，以掩頹風，而彌後。」患其事遂罷，會僧格林沁致於曹州，匪將南犯省城，敬銘帶病相度守禦，增礮刻，辦礮船，又與僧同會國藩建分段扼守運河黃河之議，並率屬露宿河隄者多日，於是匪始失利西遁，東省乃定。

教飭 吏治

一、沂兗曹濟四府遭匪損失太重，敬銘因奏請停止畝捐，以行民力，從之。
二、捐納之例爲清代末葉最大弊政，敬銘以道府州縣以上寄託地方百姓，城池府庫，錢糧徵收，責任尤重，不宜准其捐納，奏請嚴行限制。
三、當時東省萃吏，以詐僞輕捷爲才，以期飭彌縫爲計，以誑誣誹謗爲能，圖計民生，罔知念及，敬銘乃嚴禁捏災，督催交代，每見屬吏則極口誥誡，稟牘則手自批答，貪猾之吏，漸知忌憚。

遷居待之關

山東既定，敬銘乞病解組，以故居患黃河，徙解州之運城。光緒初年秦晉大飢，奉命會辦晉賑，奏斬侵振吉州牧段鼎耀以徇，諸官皆惕息，莫敢疏法，晉人歌頌之，以比包孝肅。又疏請申明種煙舊禁，又奏督豫陝蜀各省差徭苦累，及無名科派。自是過境流差，始不累民。

邊疆建樹

敬銘辦事實心，任勞任怨，遂於振差竣後，與張之萬同被召命，長戶部。知遇之隆，一時無二。廣東布政使姚璉元，因前任戶部司官，聲明貧劣，奏罷之。尋長兵部，以餉款艱難，疏陳新疆南北路屯田事宜。又慮屯田抵餉，每年節省不過數十萬金，難以爲繼，因籌全局疏陳二事。一曰定額餉，二曰定兵額，三曰一事權。於是勇有確餉，餉有的款，留兵四萬，就左宗棠原議三百數十萬之餉，量入爲出，新疆經久之計乃立，兵驕餉賤之患以消。敬銘入軍機，或請規復烏魯木齊舊制，敬銘以新疆改建郡縣，左宗棠原有請設督撫之議，此時實難規復，其事遂罷。

外交財之草議

越南事亟，高陽李鴻藻降黜，敬銘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即奏停各省都統等官來京路費，時塔爾巴哈台大臣錫齡，私與俄人定議，奏請飭部核撥俄商積欠銀十二萬兩，敬銘力爭其辦理不合，請旨懲辦錫齡，以昭炯戒。先後疏陳開源節流數十條，均次第施行，有裨於濟李之國計民生者不少。

呈進會計總冊

初全國賦資總匯，皆戶部檔房司之，而北檔房向無漢司員行走者，以故二百餘年漢士大夫，無知全國財政盈絀之總數者。敬銘爲戶部司員時，夙知其弊，及爲尚書，即首建以漢司員掌理北檔房之議。謂滿員多不諳樞算，事權半委行吏，故吏權日張，財政日紊，欲爲根本清釐之計，非參用漢員不可。時滿員無所可否，惟督吏百計阻之，敬銘毅然不少動，竟從其請，於是邦計之贏納，乃大變於天下。非具有真知灼見，而忠於職務者能如此乎。

未試之維持與放逐

敬銘既爲大學士，守地礪俗，才可救時，官乎久於其位，有所展布，惟以杜弊嚴斯小人怨，植節竣則同官猜。於時孝欽后方興三海頤和園之役，敬銘以海軍經費，關係國本，斷不與款，朝議整頓鑿法，敬銘以不能仰體其

所謂眷國便民之意，於是蔡小朋比傾之，所以齟齬者備至，敬銘以久疾得解機務。郡下駭然。會贛藩李嘉樂，陝藩李用清皆一時廉吏，被罷，敬銘力爭不得，於是遂決浩然之志。疏請開缺得准，又請回籍，亦允之。歸後三年卒。僅贈太子少保，聞當時孝欽后以餘愷猶存，幾並謚介而斬之。憶！專制之世爲臣不易矣。

軼事

一、官文總督湖北，胡林翼爲巡撫，初甚批牒，轉而結納，一時過從無間。會官有門丁，頗爲姦利，奔競無恥者，敬銘時以戶部員外郎總理糧台兼運帷幄，謁胡請問言事，胡屏人告以官事，曰：「方今籌餉如此艱難，而彼用比泥沙，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也。而彼動輒乖謬，今不參劾，恐誤封疆事，爲朝廷憂，吾子以爲奚者？」敬銘對曰：「二百年來，不輕以漢人司兵柄，湖北勁兵良將所萃，豈肯不以親信臨之，夫督撫相勦，就使能勝，保後必勝前邪，公能復勦之邪？且糧之資或勵清操，勸廉務，而不問遠略，未必不專己自是，彼亦欲自行其志，若是則掣肘滋甚，何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以使相而提兵，又爲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一言以得所講，今彼於大事惟公走聽，失祇在私費奢豪，誠於大事有濟，卽歲捐十萬金不爲失計，至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則以事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逆也。此等人共事，正求之不得，公乃欲去之何邪？」胡面許之曰：「微子言吾幾誤矣。」於是益與官交驩，官亦敬服，終其身許讓所定，志行計從矣。人但知敬銘耿介，而不知宏整通達，遇大事亦有如胡翼林者焉。

二、敬銘以湖北藩司兼營務處，故能節制諸將領。官文弁某，恃寵張甚，視兩司叢如也，一日帥親兵數人迫殺民女，府縣莫敢如何，敬銘聞之怒，急詣督署，官固辭以疾，且遣某弁，敬銘曰：「病必有痊時，吾將以司道官應，爲藩司行著矣。」出糧被，居而待之者，三日，官寮甚，弱司道勸之歸，必不可。又延巡撫嚴消春，知府李千山，以鄉誼督諭百端，終小曲，官無所爲計，乃出見長跽，敬銘仰視不爲動，嚴李責其太過。敬銘不得已，與官約杖菜四十，立改遣以行。

事訖，仍詣官前長揖謝罪。官由是益敬懼之。且密保俾撫山東，人以官之休休有容，與敬銘之執法不阿並稱。嗚呼！豈可求之於今日哉。

三、敬銘長戶部時，奏結雲南報銷，與樞臣問奏對三時許。孝欽后以其事問恭王，王奏曰：「此事丹翁知之最悉。」后所敬銘曰：「丹翁以爲何如？」敬銘皇悚免冠叩首，后笑曰：「汝以吾誤稱汝字耶？吾敬汝德望，宮中語及汝，未嘗不以字也。」一時聞者以爲異數。

結論 有清一代陝西三相國，韓城有其才與遇，故以富貴終，蒲城當清運交替之會，故以尸諫。惟朝邑丁多難之秋，適用人之際，歷三朝善任之主。故其任戶部也。竭力整頓，日有起色。凡議撥陝西，甘肅，關內外，伊犁，烏魯木齊，古城，收支軍餉俸餉，及防勇口糧，雜支，章程。與各省製造善後等局經費，有裁減者，有刪除者，有歸併者，有酌定額數者，有停止部墊者，有復額餉而符舊制者，無不力求措節，以紓餉原。或各省藩司督催交代不力，委解餉項遲延，均請旨議處，以爲通同循隱者戒，紀衰振弊，一時大有江陵復生之目，無何而孝欽鴻樂之念一生，羣小之譖易入，於是而截留海軍經費，放逐老成宿望，摧國本國脈以循之而不惜。中東一戰，畢情盡露。豈僅敬銘之不幸也哉。

清劉光贊事略

幼進
之序讀

劉光贊，字煥堂，號古愚，陽人。少失怙恃，倚諸兄居，嗜讀書，過目成略誦。稍長，回亂，避寇輿險間，夜轉磨房麥，糞糶餅於市，而夾袋常挾書，不擇時擇地，暇即誦之，雖或脫笑弗顧也。

師友
之序讀

回亂平，入府庠，肄業闕中書院，爲院長黃子壽所深器，開以學問之途，以大學衍義授之。由此益博極羣書，究經史百家之要，探歷代治亂之原，尤嗜王文成傳習錄，謂本良知以經世，其治有本，而收功甚速也。

果光緒乙亥科鄉試，一赴禮部不第，卽絕意仕進，退居教授。當是時長安柏舉人景偉，同邑李編修貢，各講禮學，談經

濟，負時望，得光資恨知晚。三人均人豪，均以天下士自命。既相交，志益舒，日夕砥礪，互相勗勉，凡古今治亂，國家興敗，民生休戚，靡不一一深究之，尤注意地方利病。非特言之，必實行之，雖忤官府，觸時忌，弗之顧也。

歷主溼干味
經崇實各書
附三十載力
倡實學。

光資以陝士空虛，與景偉創求友齋，以天文，地理，掌故，算術等學課士。大吏學憲欽仰之，降聘主溼干味經、崇實各書院。時外侮日熾，光資痛憤，鎔中外舊新於一治，以次為學，即以次為教，分課按時，躬親督訓。以性理考證詞章皆不克以救危亡，思以經世之學倡天下，使官兵農工商，各明其學，以捍國家。

。而其事則自關中始。蓋其道本諸良知導諸經術，天地民物，一貫以誠，而不矜古祠，凡列國富強之術天算地輿格致經緯萬端，靡不體諸身而因以授其徒。同光之世，科制既深，關學多寒，光資歷主溼陽，味經，溼干，崇實各書院先後三十年，首刊經史以致用為倡，續之新籍新圖以廣其神智，從而受業者千數百人，關學廓然一變。

創立行
書處是
倡校讎

光資又以陝士愚陋，由於書籍少，漢惠柯遜菴學使，奏擴求友齋為『刊書處』倣阮儀印法，選高才生司校讎，而身為總校。光資督校勸生鑿校書籍，味經大門外右為售書處，左為刊書處，刻室繕九，數十累百，充滿隙地，光資一人總督之，肅靜勤奮，各事厥事。光緒中葉，味經文化之盛，不惟本院及秦會書院未有，西北各行省，百年來未見也。於戲盛已。

博大文
儒學
以後鎮

光資俯矚長身，目近視，書去目二寸，而數行並下。初李緝修寅延教其子岳瑞，盡讀其藏書。繼館胡氏，古月軒書廚，充三間樓棟，亦盡閱之。每讀書即獲新義，證解出前儒遠甚。其撰著探理哲精蘊，比傳時變，甚奇甚確，多前人所未發，康南海稱為博大文儒，梁新會推為關學後鎮，洵知言哉。

建義倉，製棉堡，
捐義塾，設汽機，
開織業，創製蠟。

關中古稱天府，海通而後，災竄迭侵，民生日蹙，光資既勸躬勸士復懲懲為鄉人故故習詩久遠，賑災撫寇，因患寇災，迺建義倉，製棉堡於咸陽，防世變，久之復捐義塾於咸陽渭泉扶風，導之

科學餘則練槍械寓兵，謀以風列縣，要使一鄉一邑，皆有禦乎一國之風，鄉邑既安，則益募鉅金二十萬，謀代機，開職業，以與民利，紡織之罪，製獵之版，靡不殫心力爲之，精誠所積，一絕版私，故上下翕然迅如流疾。其認定救國必自經營鄉村、學校始，卓哉偉識，其愛鄉愛國爲何如也。

隱居煙洞

洞請翠

煙霞洞者，鄧子真棲隱，九陵山下勝地也。戊戌政變，新法若仇，光黃嘆曰：「國不可爲矣。」則遣生徒歸茲土，諸弟子築煙霞草堂，講學其中，於是萬山岑寂，天地蕭寥，痛黨禍之猖獗，憂宗邦之隕滅，恆至悲歌痛飲，泣下沾襟，悲鬱既深，目輒昏，蓋其身愈隱而志愈悲矣。

歸營關中

爲清室西

甲午敗後，光黃督饒京師濟大海，津沽有警，必徙關中，則東走潼關，察地形，謀戰守，北顧河套，籌禦牧以扼蒙邊。慘淡經營，爲清室西遷之備。聞者笑之，庚子聯軍陷京師，光黃言驗，北望垂輿，朝夕哭，嘔血幾亡。其關心國事之切，識見高遠如此。光黃歿後，不三十年倭寇猖獗，東北失陷，河套震驚，豈光黃所能及料，必痛哭於地下也。

任教蘭州

爲國家經

清末，開經營特科，貴州學政趙維熙，薦光黃，辭不赴。繼四川甘肅大吏，均請爲大學總教，光黃私忖邊地回漢之爭，關大局安危，宜以學化其犢悍。而河套肩背京師，屏藩關隴，經營西北，莫先治套，治套莫先屯田。欲說疆吏試爲之。故辭蜀就隴，任蘭州大學專教事，弟子難之，光黃嘆曰：「吾安忍去此土哉，顧念隴西之患，莫

大於回漢之爭，禍且中於西土，誠得回漢諸生，掖而導之使相締結，隴事其有豈乎。」卓矣光黃，經營西北，治套屯田，屏藩關隴，籌邊講學，締結回漢，孰謂文人，事功不建，文士積習，亟宜改換，嗟我後學，務希勉旃。

病終

蘭州

既至蘭總督岑春煊甚，光黃殫精講授，時蘭州高等學堂總辦爲楊增新，一日甘督棧華來訪，光黃即請棧督勸閱大學中庸使楊宜多讀孟子。經營西北之苦心爲何如也。旋痛咯血，門人勸少休，曰：「吾樂此，不疲也。」

再請休，即厲聲曰：「國事至此，敢惜身乎。」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竟歿，年六十一歲。歸葬咸陽奉政殿，弟子王典章刻其遺書，搜其軼事十六夫上之史館列之儒林矣。

遺著

光賈生平言政主鄉官，言學，重鄉學，其法見煙霞遺書。煙霞遺書者，弟子王典章出資刊印於南方，與其門下士舉印煙霞草堂文集均行於世。性耽文人，天秉奇傑，讀書盡數行，惟書畫，文則浩氣縱橫，不加雕飾，嘗謂「六十後當合經史百家獨作成著」今所傳者大都因時抒寫，未嘗以著作目之也。那家不造，喪我儒宗，至乃並著作而斬其一洩豈非天哉。當光賈高隱煙霞，遘疾臥煙霞草堂，因悟聲音轉注之奧，欲以聲統義，合中外文讀法爲一，成蒙童識字捷訣十餘卷。書成而目復明。

軼事

一、剛毅誠潔，樂天知命 光賈言學言政，其法見煙霞遺書，而制行堅苦不欺，雖處困窮，一介不苟，與人談，永不及家私，而憂國如焚，甲午敗聞，繞床以泣，被髮纓冠，竟遭亂辱，戊戌後大府媚嫉處之若素，久或悔其無狀，聘使交歡，未嘗一答，蓋其剛毅誠潔樂天知命之精神，實非尋常所能窺測。

二、宅心律已接物愛人 光賈一赴任官不歸，即教授以終，而名乃重於天下，獨其宅心之廣，律己之嚴，接物愛人之誠，則有非親炙莫能知者，粗衣惡食，處之泰然，冬不爐，暑不扇。自少至老，黎明即起，終日危坐讀書，或批答諸生日記，至內夜乃休。所言無非經世治民之道，飢寒貧窘，泊然相忘。晚年東甬所入，盡歸諸軋機製蠶及義塾之中，未嘗一私版室，黠者或相侵蝕，亦置不言，或告之則曰，吾以開風氣也。諸生實者愛護推揚靡微弗達，否則調斥必嚴，諸生敬獻致酒米，則受之，金帛綵錢未嘗一納，或怪之，則曰，吾已貧官歟矣。故弟子畏而愛之，親如父母。

三、大道爲公獨愛鄉國 光賈之講學味經，淳于書院也，一日，某生問何以不仕？曰：「余非不仕也，須仕之有道，若朝廷下詔，指問某地方非知某人不可，余即奉命而往，若使余學一般人衣冠楚楚日登當道門求官，余不爲也。」

光賈之赴蘭州任教職也。適伊子瑞驥在蘭州候差，光賈面斥曰：

「余讀書多年，對於作官，猶愧不能勝任，爾識幾字，豈可存此眷念，宜速棄官就商，免爲祖添。」

並謂該省各當道云：

「雖給吾子官位，委狀朝發，余夕即東返長安，免得貽人口實，余爲吾子作官而來。」

觀此，可知光賈守心之廣，律己之嚴矣，人謂光賈天懷浩落，剛毅誠潔，大道爲公，獨愛鄉國，豈虛語哉。

結論

關中自橫渠倡道，名哲代興，大都明體爲宗，而時措或寡，晚近騫名之士，號通時變，而行誼或不忍言。光賈懸平，誠生，用歸時措，孤寒特立，靡此罔撫，行賤不移，威武不屈，嗚呼，可謂百代真儒矣。

民國非勿幕事略

身世
志概

非勿幕字勿幕，陝西蒲城縣人，望族也。幼時以能誦詩讀書，聞於邑中，博學強記，性剛傲，沈毅有大志，茲班定遠傳介子之爲人，閑於辯論，工劍術，尤精拳棒等技，重然諾，尚義俠，士無賢不肖，皆以禮接之，未嘗以富勢凌人，人以故多歸之。雖體貌非甚魁梧。而志氣，則超然遠矣。

清季瓜分之禍，日迫一日，勿幕每言及之，未嘗不喟咽憤悲，淚涔涔下，奮然曰：「大丈夫生當斯世，宜効死於疆場，否則亦當轟轟烈烈做一場，如荆卿劍博浪椎諸偉舉，其事雖無成，然亦足寒祖龍之膽，壯河嶽之色，爲社會留生氣，爲國家延命脈，安肯仙位偶偶忍辱事仇，俯首於異族統治之下哉！」其視富貴如浮雲，等功名於敝屣，以浮遊於塵埃之外，儼然泥而不滓者也。因抱澄清天下之志，思交海內非常之士，遂遊尋重鎮，遨遊於隴蜀之間，跋涉於江漢之上，繼而被浪東下，歷滬浙而粵港，而東京，與海內諸英雄相交接，時年才十七歲耳。

經營
同盟會

當此時也，西學東漸，民權民約之聲，益證騰於國人口中，如江河之下流，浩然莫之能禦。各省有志之士，奔走呼號，前仆後繼，圖山河之再造，冀與列強共生在於競爭劇烈之場，以見於二十世紀之大舞台。其進行最速者，以西南兩省及長江一帶爲特甚，秦地僻處西陲，風氣閉塞，交通阻視，言械匪接濟爲艱，築餉更呼難無門，又值黨禁方密，人皆危言危行，勿幕則處之有道，毅然歸陝，籌設同盟分會，招朋呼儕，以隱隱相鼓吹，其時在下層社會之組織最廣最普者，雖有哥老會，而人方競逐於世俗之榮利，孰肯於竊伏危殆以求生活，勿幕乃挺身入會，以鞏固三十六兄弟之秘密團體，浸假而發揮同盟會旨，鼓舞其精神，開通其智識，聯絡其感情，舌敝唇焦，無或少懈，而新軍內之勢力始克充足，又羅致渭北刀俠，以挽其仇殺之風，使歸於正，以相息相養，而河北之勢，又告成功，惟各部分涣散，不能一致，非有總機關統治駕馭，難收指臂之效，安奏奠定之功，於是所謂陝西同盟會者，以之成立，勿

幕其領袖也。

辛亥之
成功
成身退

方式具首義之起也，沿江雖搖動，黃河一帶無恙也，迫秦中於九月初日暴發，晉齊新進，相繼響應，始為清廷所憚，時勿緝以事前赴北山買馬，歸次三原，即在河北招集河北健兒，六七萬人，遂以十餘營之衆，駐三原，而革命後起之胡景翼，尙歸部署焉。旋受命安撫河北，兼北路招討使，即分兵扼守各要隘，藉資鎮懾，繼又援河東，下潞城，窺平陸，以擾毅軍後路，解流關之圍，時錢玉球率甘軍南下，三淳告急，又折軍而西，命胡景翼營佔守張戶原一帶壁壘，而以勁旅殿之，丁鶴泉於除夕陷，陸洪濤進攻咸陽，省垣惶恐，人心危殆，三原亦同處於極擁擠之境，又分兵守要口，竊遣石象儀王守身諸營，暗渡臨澧，直搗醴泉，克之。時當道多忌勿幕能，特以東路招討使節鉞假陳樹藩，佈並峙於三原，藉分其權，及至共和成，勿幕首倡減政主義，故所部十餘營之衆，同時解散，屯田於北山，旋又被舉爲國民黨陝西分部部長，後復子身赴滬，以從事學業，攻德意志文，日夜孜孜不倦，泊討袁軍起，遂由漢陰，而蜀，贊勸軍務，及歸陝，袁氏舉卒，舉國頹廢，共和旂幟復飄揚於全國，而勿幕仍遂其浩然之志云。

民國以
來之乾
綱實志

於時，秦民之困苦已達極點，勿幕慨然憂之，關於民收教育各端。屢有陳獻，冀當軸之覺悟，庶乎國事可以措手，而人民始可安枕，然皆不果納，六年春，李根源長陝，勿幕膺關中道尹，即以治績顯，值煙禁期，屢英負蒞陝會勘，遂親往南北山，以竟其事，未幾復辟變起，宋相臣樊雲山導與郭堅渡河作北伐，根源被留，勿幕亦陷入滯臺中，無由得脫，雖處困危中，而其辭色自若，神采煥發，有不勝滄桑之概，嘗言：「予今形同俎上肉，任人分割矣！然不料同志者之味於大義，竟至此極，曠局前途曷堪設想乎！」七年九月，乘間奔三原，被舉爲總指揮官，十月朔，漢軍克鳳翔，勿幕馳驅西上，會商攻大計，時勿幕指揮靖國軍將領，意氣之盛，西北不足平也，會李棟材嘗郭堅，駐權不動，漢軍至，力竭乞降，葉軍長遂納之，便其共攻與平，勿幕職六路總指揮官，督師勦敵，十月十七日，

李棟材以東招勿址及董李等五人，渠南仁優商議軍事，勿幕隻身先往，遂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遇害，春秋三十有一，勿幕以同盟始，以靖國終，蓋始終忠於國民黨者也。

結語

慨自滿清之季，鋼蔽方深，新機甫開，民黨信徒，殆落落如晨星，其時先總理呼為後起之英，黃克強引為指臂之助，以冀貫徹三民主義，蔚為西北革命之先覺。若井勿幕其人者。誠不多觀。鴻圖未展，單騎陷賊，惜哉！然揆諸鄉賢馬革之志，勿幕亦無憾也已。

民國胡景翼事略（節其事略墓誌）

身世

景翼，字勵生，姓胡氏，世居陝西富平西北陵懷村，後遷莊裏鎮。祖諱德鼎，率鄉團禦叛回，破於陣，保全甚重。祖母吳，苦節撫孤成立。父彥麟，德高閭里，平生以三原大儒賀復齋為法，母侯氏，麟於耀州藥王山笠師佛前，生景翼，故又號笠僧。幼而魁梧奇偉，受業於三原趙汝篤之門，聞鴉片中東諸役，則大憤，誓雪國恥，晝夜日形以別之，居恆大言自負，自鐫印章曰：「頻陽將軍是同鄉，」人或目為狂士，非笑之，弗顧也。年十五入西安健本學校每試輒冠其曹，暇則讀孫吳書及中外名人列傳，及鼓吹革命之雜誌。或率同學作戰陣部勒以兵法為戲，讀史慕中山徐達驅元之功，每以自况，朋輩戲呼為「中山王」已亦笑應之，因改號中山，嗣因與孫公中山同，廢不用。

宣統元年冬，風傳列強有瓜分中國之議，景翼即印傳單，警告西安各學校學生，主張青年救國。自是廣交遊，結死士，苦無費財，欲組織苗莊牧羊場於北山，效馬伏波故事。未果。

加入同盟結連家傑

宣統二年春，景翼因井勿幕，于右仁，宋元愷，楊銘源等之介，與同學尙武等入同盟會，是時陝西民黨多文士，未能大有為，公乃倡議近結新軍中哥老會黨，遠交渭北各縣刀客，以期集事。刀客者，陝人稱綠林豪傑之號也。適其友孫茂林等在新軍中，景翼托其介，見會黨崔俊傑，雷貴，劉復漢，余彥彪等，同時與同學界

同志李仲三，馮毓東等，密盟于長安城南小雁塔寺，闢大舉，會暑假，公旋里，與同志楊雲龍，計超等計畫聯絡刀客事，復與李仲三尙武等，遊同州蒲城二華蒲朝一帶，窺測關河要害，並運動鹽梟王獅子部嚴飛龍，及刀客王守身等，便准備異日在省外響應革命軍。暑假後，景翼歸省校，又與會黨領袖張雲山萬炳南等結交，且介井勿幕李仲三鄒炎等入會，景翼以身周旋其間，暇則習手臂藝，技擊日精，同志莫不傾服。景翼恆對衆演說，俾會黨知革命真諦，秦中革命軍基礎，由是日益鞏固矣。

潛行

辛亥春，景翼慮同志團體漸渙，貽誤大計，遂約井勿幕，宋元愷，鄒炎，李仲三，及諸同志與張雲山，萬炳南，王振海等復盟於雁塔寺，以堅其盟心。又於渭北約胡應文楊雲龍等，以耀州為中心，陰連馬正德，胡彥海，石象義等，諸相機舉事，是年五月，以第一名畢業於健本學堂，出校時，與同志約不升學，以奔走革命為職志，旋期於六月六日起義，因大吏已有所聞，防範甚嚴，且不要新軍子彈，未敢輕動。景翼遂改計赴渭北，至耀州，與宋元愷，胡應文，馮毓東會議，以鄒庠崔俊傑等為第一路；向陝北購槍買馬。約期舉事，以鄒炎在耀州西北柳林子所創辦之牧羊場為根據，集合渭北健兒，先省城舉事，為第二路；又因準備未周，不果，復入省城，密有所圖。

辛亥大舉時之轉戰

會井勿幕得黨本部消息，謂各省大舉，在八九月間，陝吏亦偵知，事急，密探捕景翼，景翼乃潛渭北，欲在北山登難，俟省城新軍子彈發後，即行響應。謀定，而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陝軍亦於九月初一日起事，倉卒無主，惟張鳳翽為復漢軍大統領，景翼遂率王守身，馬正德，胡彥海等與所結各方豪俠，樹幟於耀州之藥王山，井勿幕入西安，見張鳳翽，張任勿幕為陝北安撫招討使，駐三原。勿幕委景翼為第一標統帶。景翼素重勿幕，應召，率部至三原，而同官耀縣為會黨張南輝所據，部曲雖衆，無紀律，人民相率呼籲，使署求救，景翼奉率四十騎往剿，從者皆四方英俊，直入耀縣，與南輝會使率部離城，強部數倍於景翼，皆震懼遵命，景翼歸館甯臥，聞張部離城過半，乃

寧惠來登城截剿之，無不以一當百，乘勝追逐，斬獲甚衆，百姓歡聲雷動，威名大震，婦孺皆知景翼姓名矣。時山匪民軍失敗，求援於陝，勿幕率衆渡河援晉，而升允以甘軍攻陝進至三水澆化一帶，景翼率部，應戰遇敵，張戶恒所部槍械無多，子彈尤少，敵勢甚銳，景翼血戰終日，不遑飲，倉卒大敗之，凱旋入營，疾呼取飲，立盡半缶，其激烈之概可池見。

首次解甲東渡

未幾，共計告成，升允遣使求罷兵，旋引去，勿幕自請解甲，陝北各部隊，悉願屬景翼，景翼自謂學問不足，難肩大事，而請於省政府，立解兵柄。民國元年秋，與張義安等赴日本求學，道上海，于右任等聞而歡迎，景翼對衆演說，以大無畏相勉，聽者謂名下無虛士。抵日本，欲入陸軍學校，格於例不果，乃入成城學校，是時外蒙獨立，留日黨人，欲恢復主權，大會全國留學生，推景翼征蒙軍司令，歸至上海，勿幕府別有用意，擬入北京，資斧罄罄，或餽之五百元，景翼曰：「嘻！若財不義，吾不願以此自污。」釐却之，餽者慚而去，其後張勳入南京，大掠數萬，陝西留學生在南京遇難者，乞助於景翼，立募二百元濟之，平生慷慨赴義類如此。癸丑之役，黃克強有書約張鳳翽鏘，以陝軍響應，張不聽，景翼聞而嘆曰：「陝軍若出關駐洛鄧，舉足天下軍輕，然後通電主和，民國事尚可爲也，今不此之圖，而苟安一時，必助長袁氏帝制自爲之心，天下從此多事矣。」

二次東渡

民國三年一月，復遊日本，時民黨人羣集於東京，設浩然廬，授黨人以兵法，常是時袁氏禁留日學生，學陸軍，景翼遂入浩然學社，同學皆一時失敗英雄，景翼因得偏交之，數月畢業，將歸國，因于右任介，謁見孫公中山，屬以陝事，且曰：「俟經濟裕時，多給數萬元供用。」景翼答曰：「數萬元無濟於事，我有精忠無不濟也。」孫公大笑，奇之。景翼乃偕馮毓東歸國，經滬，京，與劉守中山山西，前後計畫，多在此行。欲與續桐溪弓富魁武宗法等，締交策畫討袁事，時白狼入陝，謀乘機舉事，會亂平，未果，遂閉戶讀書習字技擊以爲樂。

降志辱身與師國與師

陸建章入陝，裁遣陝軍略盡，惟陳樹藩所部四混成旅，以破白狼功僅存。或邀景翼詣陳不合而歸，繼爲田維勤強邀入陳旅改遣營軍官連，與岳純峽田玉潔等相友善，先是樹藩聞景翼願爲學員，詫曰：「若曾充統帶，此豈所能堪耶，速自辨勿亂營規，使余難繩他人。」景翼對曰：「請察所安，以觀其後。」遂折節力學，兼行短步不少紊，其堅忍卓絕有非常人所能及者。陳深器景翼，後令代康振邦爲備補連長，旋擢爲游擊營長，駐富平。洪憲敗元，陸建章助逆尤力，是時各省市黨多失根據，羣集關中，謀由西北發難，出兵河南、直搗幽燕，建章知渭北爲民黨窟源地，遂虜陳兵仗親出巡以鎮攝之，又令其子承武，率其精銳，號模範團者，至富平，聲勢亦大，赫觀者震悚，景翼念陸氏不去，不足以寒其胆，乃商之武觀石，石象儀等，決議伴迎陸承武入縣署，密佈伏兵，夜半齊發，激戰兩日，盡滅其衆，生擒承武，建護國之師。建章沮喪，卑辭求和，衆欲推公爲司令。趨省城，景翼不可曰：「有旅長在，力讓陳樹藩爲都督。」陳令景翼爲右翼，疾趨臨潼，斷建章師路，薄西安東關，兵行神速，如風掃箒，建章褻魄迎降，不半月而事定，陳樹藩嘉景翼績而急景翼名，僅遷爲第一旅第二團團長以抑之，景翼乃防移商州，練兵於龍駒寨，稽整嚴肅，陝人所隨稱十大連者也。

樹藩國軍與遷爲革命應策

民國六年，國會非法被散，南遷嶺表，遂有護法之役，耿直等潛謀去陳，十月擊陳不中，敗退岐山鳳翔，陳令景翼率兵往討，景翼念助陳助耿皆非所願，蓋陳非救國者，欲會其將領而取之，未果，張義安知景翼意，又懇陳部營長嚴錫龍舉橫不法，遂于十二月舉兵夜襲巷戰二日，殲之，遂定二原。景翼馳至，樹陝西靖國軍幟，以爲西南援應，舉推景翼爲總司令，陳軍來圍，大破之，令張義安提師圍西安，陳督敗退，嬰城固守，求援於鎮嵩軍，入關，省城圍解，張義安陣亡，景翼痛失良將，調兵渡渭，謀保境，而陳督自將渡渭，攻關山鏖戰數月，景翼令岳推陵等禦之，敵卒不能越雷池一步，于右任問道來陝，景翼聯諸軍推于爲總司令，主持大計，而自任總指揮，會

餉麥秋，景翼念戎馬倥傯，民皆艱食，下令前方停戰，俾民收穫，陳軍亦感動不敢相逼，是時兩軍久相持戰線，南北互百餘里，崔村乘機竊發，民生塗炭，景翼以爲戚，單騎入固市，見姜宏讓商和議，爲所給，逮入西安，幽景翼于危樓中，景翼侃侃而談，以死自誓，意氣不少屈，陳念景翼破建章功，且重景翼爲人，不忍加害，但使人監之而已。景翼以其間潛問學，奉帝儒毛俊臣爲師，遍覽經史百家，旁及金石，規摹漢魏篆隸行草無體不工，積二年，所學大進，陳嘗欲縱景翼歸會以所部降，景翼弗許，乃令非勿幕行。民國九年秋，直皖戰起，始勸景翼行，約以率部東，甫抵三原，戰事平，乃一意整軍理財，振興教育，與民休息，軍餉雖竭蹶萬分，而學校林立，又捐款創建立誠中學校于其里，其知所先務如此。

委蛇北
洋國
之雄圖

民國十年夏，直軍入關，陳收退漢南，景翼開馮玉祥爲先鋒，佩其紀律嚴明，深願相結，乃助撫陳部餘衆，陝境以寧。由是信使往還，兵氣漸消。景翼念五年苦戰，以渭北八縣民力，養數萬之衆，禦九省之師，滿目瘡痍，深爲憫惻，乃毅然取消靖國軍，雖爲黨人疑，亦不爲意。恆曰：「凡事當求我心之所安，不忍重苦吾民，以要譽也。」于右任以大義相責，且去三原，景翼夜半至于家督，誓終扼閹乃受編爲晉編陝西陸軍第一師師長。十一年二月，直奉戰起，馮玉祥率師東行，景翼念民黨改革計畫，以首都起義爲最要，亦最難，欲達此目的，非伴附直系不能入虎穴以得虎子，且與馮交素深，義當往助，遂下令輕裝出潼關，將領或駭疑，未敢遽前，景翼曉以大勢，首先出發，水陸兼程，東下猶虞遲滯，焦灼至項湯聲嘶，未旬日前鋒已抵鄭州，值豫軍師長趙傑寶德全等，督兵攻鄭州，守兵第八混成旅力不能支，城將陷，飛彈雨集車站，玉祥迭電告急，景翼令鄧寶珊李紀才弓富魁諸將連戰破之，城圍遂解。十一年五月九日，景翼至鄭州，令岳維峻李雲龍等進攻近郊敵軍，士殊死戰，肉搏奮擊，連克多莊，八郎寨，金台子等處，俘獲甚衆，敵勢大挫。十日再戰，由鄂河攻上崗楊村姚莊等處堅壘，敵猶死抗，景翼出奇兵繞其後，敵大潰，追奔

遂北，連下開封，歸德，豫難大定，而縱輔戰事亦解。吳佩孚素服景翼之用兵，欲資以爲助，又憚其英武，出身民黨，不敢委以腹心，遂置諸保洛間，令防京漢中段，分兵駐正定順德彰德一帶，將士飢苦異常，直軍將領亦爲之不平。景翼委蛇曹吳間，略無怨意，由是見重。十一年冬，豫南匪患大熾，靳雲鵬剿之不能克，景翼命岳維峻助戰，而自駐鄭州，策畫事平，仍歸順德，日必親視操練，風雨間閭，兵士衣履垢敝，而精神振奮無懈容。

國見之
國民軍

十二年秋，賂選既成，景翼知亂之將至，與周旋，李仲三密論其事曰：「國家自此多事，吾輩當豫爲之備，不宜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逾年秋，齊燮元與兵攻浙，吳佩孚亦集諸道之師，以攻奉天，徵軍繁賦，全國騷然，景翼念大勢已急，不容躊躇再計，乃密囑李仲三劉守中張璧諸人往來南苑大名古北口等處，陰結馮玉

祥孫岳謀抗曹吳，欲乘機除之，以謝天下。中秋夕，洛陽動員令下，景翼立率全部出發至通州，按兵弗動，吳佩孚素懼景翼，疑其有他，一日數電，促景翼行，景翼以餉彈俱缺，尙待補充爲辭，遲遲弗進，吳不敢離北京，以重兵東行，檢閱守兵力弱，連戰皆北，而奉天士氣大振，吳不得已，遣使敦促景翼，乃留李雲龍一旅于通州，沿途分布，直抵喜峯口，至熱區之平泉前鋒，捷報至京，曹吳方復電嘉獎，而馮孫兩軍，已收北京，一夕事定，聯名通電主和，成立國民一二三軍，方議組織政府，而吳佩孚疾歸天津，令旅長潘鴻鈞等，率南來新勝之師，扼楊村，窺京師，人心大震，景翼令岳維峻率部趨唐山，攻兩側背，令旅長李紀才李雲龍爲左右翼，助第一軍攻敵於楊村，戰方殷，李紀才乘夜襲敵，生擒潘鴻鈞等，俘獲甚衆，敵軍盡覆，吳佩孚不支，始棄天津浮海南遁，直軍之在榆關深州者，先後爲奉軍及岳師俘虜一空，近畿烽息，乃與張馮孫共戴段祺瑞爲執政，而吳佩孚已遷迂道回洛陽，欲令餘燼乘隙北犯，中央重念豫事非景翼莫屬，乃任景翼督辦河南軍務善後事宜。景翼至彰德，與敵遇，連戰皆捷，直趨鄭州，時劉鎮華方遣怒王現圖河南扼黃河鐵橋，情勢巨測，景翼馳電詰責，怒王引退。

中州坐
鎮時
之展布

其年十二月十二日入關封職職，網羅各方人才，彙集全國名流，日謀所以刷新國事者，京漢道中，冠蓋相繼，爲前此所未有，對豫事首置副罪，以岳維峻爲副罪總司令，董治戎兵，此外澄清吏治，恢復自治，教育基金獨立，修汽路各要政，次第設施，而豫西亂作。劉鎮華傾全陝之師，以憨玉珉爲前驅，進逼鄭埠，首啓靈端，景翼初百計求全，冀免戰禍，勞心焦慮，至忘眠食，恐河洛血戰，終不能免，適劉慈所部相率潰降，浹辰，而豫西事定。

賡志
以效

景翼方汲汲資賑濟，肅清餘孽，午夜憂勞，不遑啓處，俄而右臂生疔，初延西醫療治，連割兩次，病勢日篤，景翼自分不起，豫留遺囑，諄諄以軍國爲念，語不及時。又電請中央以岳維峻代，對親友視疾者，嘆曰：「勞人思息，吾殆將逝矣。」未幾遂薨，年僅三十有四，賓客將吏來弔，莫不相顧失聲，於以見景翼之遺愛在人也。景翼平生敏履富貴，自視欲然。而局量恢宏，海涵地負。知人善任，推心置腹，將士皆樂爲效命。大計所關，當機立斷，其將略殆天授也，自奉儉約。歿無餘財，古今人殆難兼美，而志業未半，中道殞謝，尤爲天下所痛惜云。

民國郭希仁事略

豐采
性情

郭希仁，初名忠清，字時齋，後名希仁，陝潼縣田市鎮人。清癯沉默恂恂若書生，而心豪萬夫。其赴日本經關東，有詩云，「漢兒盡作倭兒種，延路皆呼買俾虛」其愛國之熱忱，已見乎詞矣。生平砥廉隅，寡言笑，設施宏大，動備禮法，一毫不以自私，亦一毫不以自矜，素冠布袍泊如也。

學行

希仁初入陝西高等學堂，從屠梅君遊學，己有志關洛之學，後歷練既深。其學以末學爲鵠，漢學爲輔，更以西學沐浴之，而大要歸於經世。當咸陽劉古愚講實學於味經書院時，希仁從受業，故益以康濟爲志。其於政法，頗重張文忠。晚年人多論其：「學兼漢宋，旁及科學，澹泊寧靜，學道有待，知明守定，學富品高，」時無異言。

鄭君後之
東源考索
與長語錄
局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鄉薦後，借邑人王敬如，赴日本考察政法學務；歸長譯議局，省垣政教，多所建白。會蒲令李某，忌校長常明鄉與學生有革命色彩，毀學窮治將與大獄。各校同憤起而響應，全省罷學，希仁購說渡奔救，如飢渴之在於己，紛解難排，至師生脫險上課乃止，蓋斯役即關係陝西革命之濬源也。

辛亥鼎
新
之
殊
勳

當辛亥改革時，希仁與井勿幕當內外策劃之人物，井以事前赴北山，留希仁與李元鼎等在省，事亟，希仁以新軍同志中惟張鳳翽有冷胆略能任事，推為統領。而張亦夙欽希仁學行，委以重任如左右臂，倉卒中，一切用人行政，多就取決。當是時新軍初發難，民兵應之，羣雄虎視，各樹旗幟不相下，而市鎮士彙難廁其間，黨會各首領，又意見複雜，時或至決裂，城內洶洶一日數驚，衣冠之士，皆相戒不敢出。希仁不避艱險，以全局安危自任，請於鳳翽，起用新舊紳耆，肅號令，戢姦宄，擇尤悍戾者戮之，於是材官厭張，徐統衝勒，而全秦善類良民，悉獲保全，希仁楮柱之力當辛亥革命之初，和議未成清帝未退，西安處革命基礎未固之際，考兵犯關，三至三陷，甘軍深入，醜威頗危，長安震驚，時論咸主率三秦健兒出武關奔武漢者。希仁獨奮然以關隴天下上游，一退則大事去矣，力主堅守，並敦請王敬如出任團練大使為民軍聲勢奠安地方，卒賴其從容運籌化險為夷，關隴定而蘭基固，清帝退而共和建，幹略獨奮，力挽狂瀾，城兵禁暴，關輔晏然，希仁之對國家對革命之功勳莫矣偉矣。

書生之
功
身
退

辛亥鼎革後，創夷未復，希仁與井勿幕等力主減政，徐謀建設。一時守舊者，詆希仁為駸難，實力者則薄為迂疏，疑謗紛乘，事多尼沮，先後所舉郭毓璋等，均不果用。希仁知不可留，遂稱病抽身去，初希仁慨清季積弊之深，舉凡地方軍民利病，悉心規劃，思一一革新而整理之，使其久安權輿，福國利民裨補必多，而卒不克行其志，此希仁之所深痛也。

歐洲各
國之
遊歷

希仁既去，遂遊歷歐洲德法瑞士荷蘭各國，所至之地舉凡政法學務，農田水利，旁及風俗習慣，無不悉心考察，歸國後，著有歐洲遊記，一時士林爭相閱讀。

華山
講學

遊歐歸國後，知袁氏盜國之謀甚悉，極力宣傳，旋聚徒講學於華山北麓之曹印侯墓旁。印侯者辛亥陝西敢死隊領袖也。一時四方有志之士，從之學者甚重。靖國軍中健將張養誠董鎮五等，皆其親手培植者也。帝制發生，希仁反抗益加厲，陝督陸建章附逆既力，搜捕益亟，希仁避地至華縣，先在教育會，後移鄉野，陸氏不得希仁，至火燒兩金屯以逼之，並以泄憤焉。當時之危，可想見其一斑矣。近十以來，凡游其門者，從事各界，多能砥厲舉行，潔身奉公，師道立，則善人多，流風餘韻足以潛化開輔士風多矣。

禁鴉片與水利辦林務

民國五年，出爲禁煙局坐辦，明年充水利分局局長，兼林務專員。

長教育
孔教
社會教育

尋長教育廳，兼水利林場如故，凡教育，水利農林皆研求有得，而綜覈名實，勇於爲義，苟事之有裨於世，不必首任所在，輒竭心力以圖之，以故歷任長教育時，孔教會，紅十字會，設音學研究所，國音傳習所，國語傳習所，通俗圖書館，條孔廟，遴選師資，審教規，推廣教務，擊莖奔走，日無暇晷，諸所措設，成效卓著。當長孔教會時，約同志從事講演，凡滬史大義，各國政法，與學福民諸大端，於稠人廣衆中，反復講演，以輔教育之不逮，雖至聲嘶不知疲。

病歿

希仁既認定講演爲喚醒同志之良法，與學福民爲救國之要收，長夏盛暑，鏗而不舍，操勞過度，寢以致病，中猶伏枕著述，終致不起，卒年四十三，時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也。悲夫，人之云亡，邦國殆瘁，豈絲劉鎮華敏其墓志有云：「鎮華與希仁交久，余痛希仁，余又爲人才消長憂也。」蓋實錄也。

清風
亮節

希仁任教育廳長時，適陳樹藩督陝，人以惡陳及希仁，希仁爲縣以自見曰「努力晚日惜春暉，關心晚節耐寒霜」，及靖國軍興，猶奔走於其間。十年後疾作，先生辭去本兼各職，而以廉俸三千餘元，捐助教育及慈善事業

著述

希仁生平著書頗多，版行者有春秋隨筆，說文部首，水利譚，從戎紀略，歐洲游記，平見等，嘗謂：「秦人之病，在審慎著述發表太過，吾輩應力矯而獎勵之，以收拋磚引玉之效。」嗚呼，所謂能傳於後者非歟？

結論

夫一介書生，手無寸鐵，挾其忠義奮發之氣，奔走諸將率間，危言曲譬，激其愛鄉之心，隱消無窮之患，而恬淡自居，未嘗以之矜祿，此非平生學道有得，知之明守之定，能善其始終如是哉。昔岳武穆謂：「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希仁以惻悔書生，心豪萬夫，生砥廉隅，不避艱險，此其所謂能自傳於後者也。其墓誌銘謂：「天門洞貫，地市驪旋，篤生郭子，風兮高卷，恫瘼在抱，道義是肩，苟舍今古，誘迪英賢，如何昊天，降澗不延，吾民奚託，吾道孰傳」即希仁生平之寫真也。

尤有足以勵士習而範人師者，爲病痼彌留之際，家人親友，環榻頻請以鴉片止癩，希仁奮然拒之曰：「余寧病痼而死，不以危國弱種，壞鄉害家，敗德喪檢之物，沾唇而生。」其有所不爲，即可見矣。

民國朱先照事略

家世與
年思想

朱先照，字漱芳，晚年改字佛光，陝西三原東鄉朱家灣人。自謂明秦王之後裔，幼時受太夫人侯氏之教，即以種族革命爲己任。年念餘，設塾城中，學生遍一邑。語及清季會胡諸人，則曰：「文章雖佳，題目看差」。

• 中式光緒癸巳科舉人。

西北革命種子之散布

甲午以後，外患日深，先照遂究心經世之學，謂中國改革，非科學經學並重不爲功。乃與耶教徒西方人氏相往還，復與孫君芷沅，發起設勵學齋，廣購科學書籍報紙，以勸導有志之士，而西北結社之風，自此開。新學知識亦由是日起。是時康派學說，風靡天下，先照乃著姚氏糾謬，並指斥其政治主張之錯誤。右康者疾之，復盡力與之爭。戊戌以後，自信益堅，而導信加厲，清廷官吏及地方人士，排擠益力，先照訖不爲動。及聞中國同盟會成立，見孫先生之演說，則勸學者加入，遵守盟約，待時而動，以響應於西北。對於保皇立憲諸說，尤排斥不遺餘力，隨時隨地，指斥其非，西北革命思潮，遂萌動矣。

民初之仕且教

辛亥起義，西北主持革命者多出先照門，陝西都督府辟爲顧問。先照仍以教授自給。嗣知袁氏將盜國，乃陰結同志，鼓吹救國，不稍懈，而伴以東方曼精自況。會袁氏常以命令代法律，先照則痛斥韓昌黎君者出令之說以諷刺學者。民五爲某中學教師，以氣衰失足，折其一股，愈後仍扶杖以行。

堅苦一貫之發皇革命

民七，陝西靖國軍起，先照時仍爲督署顧問。並教授省垣，鎮陳樹藩將爲北方爪牙，不可救藥，遂棄督署顧問而歸。及于右任領靖國軍總司令，與陳樹藩相對抗，駐紮二原，請其每日至總部講解經史，與政治，爲備肩輿，則不願乘。並任兩中學教授，每日扶曳藜杖，蹣跚出入，頗頓街衢間。課畢，則在街頭買一餅一粥，以了一餐。而所事則時刻不少誤，即風雨泥濘，亦不相避。某日，天大雨，于使人勸其少息，先照曰：「大雨此阻我乎？」其堅苦真摯之精神，當時軍人學者多被感動。靖國軍得爲長期危難之支持，及革命文化之傳播，實先照此種精神之所激勵也。常曰：「昔人遇父言慈，遇子言孝，我則遇人言革命而已。」又言：「半生踟躕關內，研究經學，未能與海內經師一遇。提倡革命數十年，未得一見孫中山先生。此願復何日償？今欲以垂暮之年，跋出關門，而關內外戰爭又不已，爲之奈何。」蓋其時年幾七十矣。

言論
及
風采

及于右任十一年出關，請其商遊，而先照逝矣。先照容貌奇古，氣宇軒昂。善談說，通內典，得當頭棒喝之訣。終其身從事於教育，爲人講解經史疑義，科學新知，革命原理，常數小時不少倦。遇聽者沉悶狎難領悟，則高唱大言，以快其心思耳目。而風發泉湧，談諧雜作，愈久而趣味愈永。故聞者莫不絕倒，所至莫不

喜悅。

學派
與
造詣

先照生平不喜著作，而好宣傳講解，每獲新知，輒手抄，編錄成帙，爲學生講論，窮日夜。講畢即隨手散去。少年時及見鄉先輩復齋，聞程朱之說，中年出吳登齊門下，以宋儒爲空疏，棄去，專致力於經學小學，以許鄭爲歸。於前清諸經師所述作，無不遍覽博涉，尤能記憶無遺旨。而於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尤多所致力。當時長安毛俊丞先生，亦以經術授學者，先照與爲昆弟交，故關內稱朱毛二大經師。讀書手抄筆記盈數尺，論古文辭不主張桐城，而獨喜姚鼐，以爲沉古。晚乃棄棄經史詞章，專心內典，與佛徒相往還。以爲談哲理者莫能出乎此，捨乎此不足與言哲理矣。其學問之大者如此，其細者可略也。

終老
下與
庸大典

先照卒於民國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壽七十有一。國民政府以先照之道德學問，爲西北泰斗，畢生致力革命，西北興起者多從之遊，乃令給治喪費二千元。門弟子發起公葬，購地數十畝，爲園於邑之南郊，以誌不忘云。

補遺

附李淳風事略後

後漢馬
鈞之製
作發明

蜀漢時有馬鈞者，陝西扶風人，巧思絕世。嘗作指南車，及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見諸葛連弩曰：「巧矣！未盡善矣，作之可令加五倍。」有七百戲於魏明帝者，能設而不能動，明帝以問馬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綵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宮行署，春磨門窺，變巧百端。

自黃帝作指南車，周公作歌器，已於四千年前，開不勞人畜，施機自運自便。雖其器法，並已絕傳，而馬鈞於四千餘年前，尙能追修改製，其創造之精神，固已超出於「藝成而下」之傳統思想矣。噫！詎非人傑也哉。

陝西鄉賢事略

正誤表

| 頁數 | 行數 | 錯誤 | 更正 |
|-----|----|----------|---------|
| 一 | 五 | 彰毅明著 | 彰明毅著 |
| 一 | 九 | 鄉賢者關無， | 鄉賢者無與， |
| 一 | 十一 | 伴綺 | 莊柯 |
| 一 | 十三 | 去年 | 去國 |
| 一 | 十四 | 探險 | 探險 |
| 二 | 四 | 博徵 | 博徵 |
| 二 | 十四 | 注國防 | 注重國防 |
| 三 | 一 | 論理 | 倫理 |
| 三 | 十六 | 尚書——詩 | 尚書，毛詩 |
| 四 | 一 | 徐島 | 徐遜 |
| 四 | 二 | 所。為 | 所為。 |
| 四 | 十 | 經之選之也 | 經之選也 |
| 四 | 十一 | 又係後周 | 又考後周 |
| 四 | 十二 | 留安石 | 款安石 |
| 四 | 十四 | 裴練之制 | 期練之制 |
| 四 | 十七 | 亦錄 | 六錄 |
| 五 | 四 | 專圖之師 | 專圖之師 |
| 五 | 十四 | 為子 | 為學 |
| 五 | 十五 | 博瞻 | 博瞻 |
| 五 | 十五 | 蔡嚴 | 裴嚴 |
| 六 | 十三 | 千金斐衣 | 千金方 |
| 七 | 四 | 玉海 | 玉海 |
| 七 | 五 | 李壽一 | 李壽 |
| 七 | 七 | 而後 | 而後 |
| 八 | 七 | 克什來爾 | 克什米爾 |
| 八 | 八 | 一偶 | 一隅 |
| 九 | 一 | 規三方 | 規規一方 |
| 九 | 二 | 稟詣， | 稟詣力， |
| 九 | 三 | 文化選野， | 文化，選野 |
| 九 | 九 | 重邱 | 重印 |
| 九 | 九 | 叢書刻 | 叢書 |
| 九 | 十二 | 道柄 | 道柄 |
| 九 | 十五 | 以去就爭則導 | 以去就爭則導 |
| 十一 | 三 | 而勇武 | 而以勇武 |
| 十一 | 六 | 其王降 | 降其王 |
| 十一 | 八 | 天下侯諸 | 天下諸侯 |
| 十二 | 六 | 屬請 | 屢請 |
| 十二 | 十四 | 纂輯 | 輯 |
| 十二 | 十六 | 足同增防 | 足增國防 |
| 十三 | 四 | 孝皇武 | 孝武 |
| 十三 | 六 | 夢也 | 夢見 |
| 十三 | 六 | 知此義 | 知此義 |
| 十四 | 八 | 克什來兒 | 克什米兒 |
| 十五 | 三 | 遺之 | 遺之 |
| 十五 | 四 | 置接 | 地接 |
| 十五 | 七 | 特柯 | 非柯 |
| 十五 | 三 | 廿與 | 乃廿與 |
| 十六 | 十六 | 八十萬 | 八十萬 |
| 十六 | 十七 | 聲權 | 聲權 |
| 十六 | 十七 | 蘇憲 | 蘇憲 |
| 十六 | 十四 | 或以行著 | 或以行著 |
| 十六 | 十六 | 出自家庭 | 出自家庭 |
| 十六 | 十三 | 賞識 | 賞識 |
| 十六 | 十四 | 賈遠經學 | 賈遠經學 |
| 十六 | 三 | 其行誼 | 其行誼 |
| 十六 | 十二 | 疑為 | 疑為 |
| 十六 | 三 | 家風衍遞 | 家風遞衍 |
| 四十七 | 十五 | 化陰 | 化陰 |
| 四十八 | 一 | 立功之——會乃習 | 立功之機會乃習 |
| 五十 | 十二 | 陝西縣 | 陝西商縣 |
| 五十一 | 四 | 面目 | 面目 |
| 五十一 | 六 | 汾陽王。 | 汾陽王。」 |
| 五十二 | 十四 | 晉曰兵 | 晉曰「兵 |
| 五十二 | 十五 | 荷西戎 | 荷西戎 |
| 五十五 | 六 | 以途初志， | 以途初志。」 |
| 五十五 | 六 | 廣平生 | 廣平生 |
| 六十一 | 九 | 馬考脫卸而出 | 馬考由此脫卸面 |
| 六十四 | 六 | 行於代 | 行於世 |
| 六十五 | 五 | 行於代 | 行於世 |
| 七十二 | 十 | 園閣 | 園閣 |
| 七十二 | 十一 | 斥奸 | 斥奸 |
| 七十六 | 五 | 吾， | 吳， |
| 七十二 | 十二 | 延安 | 延安 |
| 八十二 | 十五 | 犯， | 犯衆， |
| 八十二 | 十六 | 援兩鎮 | 授兩鎮 |
| 八十三 | 一 | 世宗從梁 | 世忠從梁 |
| 八十四 | 一 | 李附 | 李復之 |
| 八十四 | 一 | 萬人復之 | 萬人附之 |
| 八十六 | 十 | 江口之將灣 | 江口之江灣 |
| 八十八 | 十四 | 披其案 | 披其案 |
| 八十八 | 十七 | 求援 | 求援 |
| 八十九 | 二 | 揚武 | 揚武 |
| 八十九 | 三 | 賜功號 | 賜功巨號 |
| 九十 | 三 | 多曲循槍 | 多曲徇槍 |
| 九十一 | 五 | 俾逐世宗 | 俾逐世忠 |
| 九十一 | 十 | 女界中 | 女界中 |
| 九十一 | 十一 | 披荏萊 | 披荏萊 |
| 九十一 | 十一 | 仲有尼 | 有仲尼 |
| 九十一 | 十一 | 更趨困難 | 更趨困難 |
| 九十一 | 十一 | 廷議之案 | 廷議三案 |
| 九十一 | 十一 | 得疾跌坐 | 得疾跌坐 |
| 九十一 | 十一 | 逆竊服誅 | 逆竊服誅 |
| 九十一 | 十一 | 乃力！艱鉅 | 乃力在艱鉅 |
| 九十一 | 十一 | 倚重如此 | 倚重如此 |
| 九十一 | 十一 | 各匪紛乘，繞 | 各匪紛乘，繞 |
| 九十一 | 十一 | 而前後患。」 | 而前後患。」 |
| 九十一 | 十一 | 以飾 | 以飾 |
| 九十一 | 十一 | 賦額總匯 | 賦額總匯 |
| 九十一 | 十一 | 噫！ | 噫！ |
| 九十一 | 十一 | 兼運帷幄 | 兼運籌帷幄 |
| 九十一 | 十一 | 終不屈 | 終不屈 |
| 九十一 | 十一 | 嗚呼！此事豈 | 嗚呼！此事豈 |
| 九十一 | 十一 | 同奏 | 同奏 |
| 九十一 | 十一 | 以徇之 | 以徇之 |
| 九十一 | 十一 | 過目成誦值 | 過目成誦值 |
| 九十一 | 十一 | 回亂， | 回亂， |
| 九十一 | 十一 | 大吏及學使 | 大吏及學使 |
| 九十一 | 十一 | 刻案織九 | 刻案織九 |
| 九十一 | 十一 | 偉軀 | 偉軀 |
| 九十一 | 十一 | 視新法若仇， | 視新法若仇， |
| 九十一 | 十一 | 北望垂輿 | 北望垂輿 |
| 九十一 | 十一 | 經濟特科 | 經濟特科 |
| 九十一 | 十一 | 大府媚嫉， | 大府媚嫉， |
| 九十一 | 十一 | 誠平生， | 誠平生， |

78

74-80